

大戴禮記
春秋繁露

12

12

大戴禮記

十三卷

四部叢刊初編經部



1639776384

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無錫
孫氏小溍天藏明嘉趣堂本

535740

民國 38.6.16

右大戴禮十三卷總四十篇隋志所載亦十三卷而夏小正別爲卷唐志但云十三卷而無夏小正之別矣崇文總目則十卷而云三十五篇無諸本可正定也蓋自漢興得先儒所記禮書凡二百四篇戴德刪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又刪德之書爲四十九篇謂之小戴禮今立之學官者小戴書也然大戴篇始三十九終八十一當爲四十三篇中間缺者四篇而重出者一篇兩篇七其上不見者猶三十八篇復不能合於八十五篇之數豈但當爲八十一耶其缺者或既逸其不見者抑聖所取者也然哀公問投壺二篇與小戴書無甚異禮察篇與經解亦同曾子大孝篇與祭義相似則聖已取之篇豈其文無所刪者也勸學禮三本見於荀卿子至取舍之說及保傳則見於賈誼疏間與經子同者尚多有之按儒林傳德事孝宣嘗爲信都太傅聖則爲九江太守今德書乃題九江太守未知何所據也大抵漢儒所傳皆出於七十子之徒後之學者僅習小戴記不知大戴書多矣其探索陰陽窮析物理推本性命雜言禮樂

之辨器數之詳必有自來以是知聖門之學無不備也子家舊傳此書嘗得范太史家一本校之篇卷悉同其訛缺謬誤則不敢改益懼其寔久而傳又加舛也乃刊置建安郡齋庶可攷焉
淳熙乙未歲後九月穎川韓
元吉書

大戴禮記卷第一

漢九江太守戴德撰

主言第三十九

哀公問五義第四十

哀公問於孔子第四十一

禮三本第四十二

主言第三十九

孔子問居。曾子侍。孔子曰：參，今之君子惟士與大夫之言之間也。其至於君子之言者甚希矣。於乎！吾主言其不出而死乎？哀哉！曾子起曰：敢問何謂主言？孔子不應。曾子懼，肅然，握衣下席曰：弟子知其不孫也，得夫子之間也，難是以敢問也。孔子不應。曾子懼退，負序而立。孔子曰：參，女可語明主之道與？曾子曰：不敢以為足也。得夫子之間也，難是以敢問。孔子曰：吾語女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故非德不尊，非道不明。雖有國焉，不教不服，不可以取千里。里一本雖有博地衆民，不以其地治之，不可以作理。霸王是故。昔者明主內脩七教，外行三至。七教脩焉，可以守三；至行焉，可以征七。教不脩，雖守

不固。三至不行，雖征不服。是故明主之守也，必折衝乎千里之外，其征也，衽席之上，還師是故。內脩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主之道也。曾子曰：敢問不費不勞，可以為明乎？孔子愀然揚麋。麋一作眉曰：參，女以明主為勞乎？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政之不中，君之過也。政之既中，令之不行，職事者之罪也。明主奚為其勞也？昔者明主關譏而不征，市廛而不稅，稅十取一，使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入山澤，以時有禁而無征。一時入山澤以此六者，取財之路也。明主捨其四者而節其二者，明主焉取其費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順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諒，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一作上好德上惡貪則下耻爭，上強果則下廉耻，民皆有別則貞則正，亦不勞矣。此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教定是正矣。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是故君先立於仁，則大夫忠而士信，民敦工璞，商慤女懂，婦空，空七者，教之志也。七者布諸天下而不窳，內諸尋常

室而不塞是故聖人等之以禮立之以義行之以順而民弃惡也如灌曾子曰弟子則不足道則至矣孔子曰參姑止又有焉昔者明主之治民有法必別地以州之分屬而治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使有司日省如時考之歲誘賢焉則賢者親不肖懼使之哀鰥寡養孤獨恤貧窮誘孝悌選賢舉能此七者修則四海之內無刑民矣上之親下也如腹心則下之親上也如保子之見慈母也上下之相親如此然後令則從施則行因民既邇者說遠者來懷然後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十尋而索百步而堵三百步而里千步而井三井而甸烈三甸烈而距五十里而對百里而有都邑乃為畜積衣裘焉使處者恤行者有與亡是以蠻夷諸夏雖衣冠不同言語不合莫不來至朝覲於王故曰無市而民不乏無刑而民不違畢弋田獵之得不以盈宮室也徵歛於百姓非以充府庫也慢怛以補不足禮節以損有餘故曰多信而寡貌其禮可守其信可復其跡可履其於信也如四時春秋冬夏其博有萬民也如飢而食如

渴而飲下土之人信之夫暑熱凍寒遠若邇非道邇也及其明德也是以兵革不動而威用利不施而親此之謂明主之守也折衝乎千里之外此之謂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說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明主篤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也天下之士可得而臣也天下之民可得而用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昔者明王以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數既知其數又知其所在明主因天下之爵以尊天下之士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說天下之士說則天下之明譽興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故曰所謂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者也所謂天下之至知者能用天下之至和者也所謂天下之至明者能選天下之至良者也此三者咸通然後可以征是故仁者莫大於愛人知者莫大於知賢政者莫大於官賢有土之君修此三者則四海之內拱而俟然後可以征明主之所征必

道之所廢者也彼廢道而不行然後誅其君致其征弔其民而不奪其財也故曰明主之征也猶時雨也至則民說矣是故行施彌博得親彌衆此之謂衽席之上乎還師

哀公問五義第四十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欲論吾國之士與之爲政何如者取之孔子對曰生乎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爲非者不亦鮮乎哀公曰然則今夫章甫句屨紳帶而搢笏者此皆賢乎孔子曰否不必然今夫端衣玄裳冕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董斬衰蒲屨杖而歎粥者志不在於飲食故生乎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爲非者雖有不亦鮮乎哀公曰善何如則可謂庸人矣孔子對曰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而志不邑邑不能選賢人善士而託其身焉以爲已憂動行不知所務止立不知所定日選於物不知所貴從物而流不知所歸五鑿爲政心從而壞若此則可謂庸人矣哀公曰善何如則可謂士矣孔子對曰所謂士者雖不能盡道術必有所由焉雖不能

盡善盡美必有所處焉是故知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知行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由言不務多而務審其所謂知既知之行既由之言既順之若夫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若此則可謂士矣哀公曰善何如則可謂君子矣孔子對曰所謂君子者躬行忠信其心不買仁義在已而不害不知聞志廣博而色不伐思慮明達而辭不爭君子猶然如將可及也而不可及也如此可謂君子矣哀公曰善敢問何如謂賢人矣孔子對曰所謂賢人者好惡與民同情取舍與民同統行中矩繩而不傷於本言足法於天下而不害於其身躬爲匹夫而願富貴爲諸侯而無財如此則可謂賢人矣哀公曰善敢問何如可謂聖人矣孔子對曰所謂聖人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能測萬物之情性者也大道者所以變化而凝成萬物者也情性也者所以理然不然取舍者也故其事大配乎天地參乎日月雜於雲蜺惣要萬物穆穆純純其莫之能循若天之司莫之能職百姓淡然而不知其善若此則可謂聖人矣哀公曰善

孔子出哀公送之

哀公問於孔子第四十一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何足以知禮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丘聞之也民之所由生禮爲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明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爲尊敬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筭備其鼎俎設其豕腊修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則安其居處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色無厭淫德不倦荒怠教慢固民是盡忤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古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爲禮也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爲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

人道政爲大公曰敢問何謂爲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爲百姓何從公曰敢問爲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止則庶民從之矣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而聞乎孔子對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也大昏爲大大昏至矣大昏旣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與敬爲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社稷宗廟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以謂已重焉孔子遂有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爲政先禮禮者政之本與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

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

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配以及配君子行此三者則懷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國家順矣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

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

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

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為君子也是為成其親名也已孔子遂言曰古人為政愛人為

大不能愛人小不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身公曰

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公曰敢問君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

西東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開其久也是天道也無為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

也公曰寡人蠢愚冥煩子識之心也孔子蹴然

避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是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

禮三本第四十二

禮有三本天地者性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焉生無先祖焉出無

君師焉治三者偏亡無安之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宗事先祖而寵君師是禮之三本也王者

天太祖諸侯不敢懷大夫士有常宗所以別貴始德之本也郊止天子社止諸侯道及士大夫

一本有所以別尊卑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鉅

者鉅宜小者小也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有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

事二世待年而食者不得立宗廟所以別積厚者流澤光積薄者流澤卑亦如之大饗尚玄尊

俎生魚先大羹貴飲食之本也大饗尚玄尊而用酒食先黍稷而飯稻梁祭饗大羹而飽乎庶

羞貴本而親用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太一夫是謂大隆故尊之尚玄

酒也俎之生魚也豆之先大羹也利省之不卒也成事之俎不嘗也三侑之不食也一也大昏之未發齊也廟之未納尸也始卒之未小斂也大路車之素幟也郊之麻冕也喪服之先散帶一也三年之哭不文也清廟之歌一倡而三歎也縣一磬而尚拊搏朱弦而通越一也凡禮始於脫成於文終於隆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佚興其下復情以歸太一天地以合四時以洽日月以明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倡好惡以節喜怒以當以爲下則順以爲上則明萬變不亂貸之則喪

大戴禮記卷第一

大戴禮記卷第二

禮察第四十六

夏小正第四十七

禮察第四十六

孔子曰君子之道譬猶防與夫禮之塞亂之所從生也猶防之塞水之所從來也故以舊防爲無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繁矣聘射之禮廢則諸侯之行惡而盈溢之敗起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之禮衆矣凡人之知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禮者禁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用易見而禮之所爲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正堅如金石行此之信順如四時處此之功無私如天地爾豈顧不用哉然如曰禮云禮云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敬於微眇使民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此之謂也爲人主計者莫如安審取舍

取舍之極定於內安危之萌應於外也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然不可不察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而人之所行各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倍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之善者異或導之以德教或歐之以法令導之以德教者德教行而民康樂歐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哀戚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我以為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則如湯武能廣大其德久長其後行五百歲而不失秦王亦欲至是而不能持天下十餘年即大敗之此無佗故也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取舍之謂也然則爲人主師傅者不可以日夜明此問爲天下如何曰天下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而天下之情與器無以異在天子所置爾湯王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育被蠻貊四夷累子孫十餘世歷年久五六百歲此天

下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無一有而怨毒盈世民憎惡如仇讎既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夫用仁義禮樂爲天下者行五六百歲猶存用法令爲天下者十餘年即亡是非明教大驗乎人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子或言禮義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承般用秦事以觀之乎

夏小正第四十七

正月啓蟄言始發蟄也鴈北鄉先言鴈而後言鄉者何也見鴈而後數其鄉也鄉者何也鄉其居也鴈以北方爲居何以謂之爲居生且長焉爾九月遺鴻鴈先言遺而後言鴻鴈何也見遺而後數之則鴻鴈也何不謂南鄉也曰非其居也故不謂南鄉記鴻鴈之遺也如不記其鄉何也曰鴻不必當小正之遺者也雉震响震也者鳴也响也者鼓其翼也正月必雷雷不必聞惟雉爲必聞之何以謂之雷則雉震响相識以雷魚陟負冰陟升也負冰云者言解蟄也農緯厥耒緯束也束其耒云爾者用是見君之亦有耒

也初歲祭未始用暢也暢一作賜其用初云爾暢也者終歲之用祭也言是月之始用之也初者始也或曰祭韭也圃有韭圃也圃之燕者也時有俊風俊者大也大風南風也何大於南風也曰合米必於南風解冰必於南風生必於南風收必於南風故大之也寒曰滌凍塗滌也者變也變而煖也凍塗者凍下而浮上多也田鼠出田鼠者噉鼠也記時也農率均田率者循也均田者始除田也言農夫急除田也獺祭魚其必與之與疑一作謂獻何也曰非其類也祭也者得多也善其祭而後食之十月行祭獸謂之祭獺祭魚謂之獻何也行祭其類獺祭非其類故謂之獻大之也鷹則爲鳩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其殺之時也善變而之仁也故其言之也曰則盡其辭也鳩爲鷹變而之不仁也故不盡其辭也農及雪澤言雪澤之無高下也初服于公田古有公田焉者古言先服公田而後服其田也采芸爲廟采也鞠則見鞠者何也星名也鞠則見者歲再見爾初昏參中蓋記時也云斗柄縣在下言斗柄者所以著參之中也柳梯梯也者

發乎也梅杏棗桃則華棗桃山桃也緹編也者莎隨也緹也者其實也先言緹而後言編者何也緹先見者也何以謂之小正以著名也鷄桴粥粥也者相粥之時也或曰桴桴伏也粥養也二月往稷黍禱禱單也初俊羔助厥母粥俊也者大也粥也者養也言大羔能食草木而不食其母也羊羔非其子而後養之善養而記之也或曰憂有養祭祭也者用羔是時也不足喜樂喜羔之爲生也而記之與羊牛腹時也綏多女士綏安也冠子取婦之時也丁亥萬用入學丁亥者吉日也萬也者千戚舞也入學也者大學也謂今時大舍采也祭鮪祭不必記記鮪何也鮪之至有時美物也鮪者魚之先至者也而其至有時謹記其時榮黃菜色菜繁田胡繁田胡者繁母也繁萬勃也皆豆實也故記之昆小虫抵蜺昆者衆也田魂螺也者動也小蟲動也其先言動而後言蟲者何也萬物是動而後著括猶推也蜺蝥郊也爲祭醢也取之則必推之推之必不取取必推而不言取來降燕乃睥燕乙也降者下也言來者何也莫能見其始出也故

曰來降言乃睇何也睇者眇也眇者視可為室者也百鳥皆曰巢窠穴取與之室何也摻泥而就家人人內也剝鱗以為鼓也有鳴倉庚倉庚者商庚也商庚者長股也榮芒時有見梯始收有見梯而後始收是小正序也小正之序時也皆若是也梯者所為豆實

三月參則伏伏者非忘之辭也星無時而不見我有不見之時故曰伏去攝桑桑攝而記之急

桑也委一作萎楊楊則花而後記之韋羊羊有相還之時其類韋韋然記變爾或曰韋韋也穀則

鳴穀天蟻也須冰須冰者分冰以授大夫也采識識草也妾子始蠶先妾而後子何也曰事有

漸也言自卑事者始執養宮事執操也養長也祈麥實麥實者五穀之先見者故急祈而記之

也越有小旱越于也記是時恒有小旱田鼠化為鴛鴦鴛也變而之善故盡其辭也鴛為鼠變

而之不善故不盡其辭也拂桐芭拂也者拂也桐芭之時也或曰言桐芭始生貌拂拂然也鳴

鳩言始相命也先鳴而後鳩何也鳩者鳴而後知其鳩也

四月昴則見初昏南門正南門者星也歲再見壹正蓋大正所取法也鳴扎扎者寧縣也鳴而後知之故先鳴而後扎囿有見杏囿者山之燕者也鳴蟻蟻也者或曰屈造之屬也王蒼莠取茶茶也者以為君薦蔣也莠幽越有大旱記時爾執陟攻駒執也者始執駒也執駒也者離之去母也執而升之君也攻駒也者教之服車數舍之也

五月參則見參也者牧星也故盡其辭也浮游有般般衆也浮游般之時也浮游者渠略也朝

生而暮死稱有何也有見也鳩則鳴鳩者百鷄也鳴者相命也其不辜之時也是善之故盡其

辭也時有養白養長也一則在本一則在末故其記曰時養曰之也乃瓜乃者急瓜之辭也瓜

也者始食瓜也良蜩鳴良蜩也者五采具匱之興五日翕望乃伏其不言生而稱興何也不知

其生之時故曰興以其興也故言之興五日翕也望也者月之望也而伏去者不知其死也故

謂之伏五日也者十五日也翕也者合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啓灌藍蓼啓者別也陶而疏之

也灌者聚生者也記時也鳩爲鷹唐蝟鳴唐蝟
鳴者匿也初昏大火中大火者心也心中種黍
菽糜時也煮梅爲豆實也蓄蘭爲沐浴也菽糜
以在經中又言之時何也是食矩關而記之頒
馬分夫婦之駒也將間諸則或取離駒納之則
法也矩關一作短關
夫婦一作夫婦

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五月大火中六月斗柄
正在上用此見斗柄之不在當心也蓋當依依
尾也煮桃桃也者杙桃也杙桃也者山桃也煮
以爲豆實也鷹始擊始擊而言之何也諱煞之
辭也故擊去

七月莠藿葦未莠則不爲藿葦莠然後爲藿葦
故先言莠捭子肇肆肇始也肆遂也言其始遂
也其或曰肆殺也溼潦生萃溼下處也有溼然
後有潦有潦而後有萃草也爽死爽也者猶蹠
也萃莠萃也者有馬帚也漢案戶漢也案戶也
者直戶也言正南北也寒蟬鳴蟬也者蜩螗也
初昏織女正東鄉時有霖雨灌荼灌聚也荼藿
葦之莠爲蔣楮之也藿未秀爲葵葦未秀爲蘆
斗柄懸在下則旦

八月剥瓜畜瓜之時也玄校玄也者黑也校也
者若綠色然婦人未嫁者衣之剥棄剥也者取
也粟零零也者降也零而後取之故不言剥也
丹鳥羞白鳥丹鳥者謂丹良也白鳥者謂蚊蚋
也其謂之鳥也重其養者也有翼者爲鳥羞也
者進也不盡食也辰則伏辰也謂星也伏也者
入而不見也鹿人從者從群也鹿之養也離群
而善而之離而生非所知時也故記從不記離
君子之居幽也不言或曰人人從也者大者於
外小者於內率之也駕爲鼠參中則旦

九月內火內火也者大火大火也者心也遷鴻
鴈遷往也主夫出火主夫也者主以時縱火也
陟玄鳥蟄陟升也玄鳥者鷲也先言陟而後言
蟄何也陟而後蟄也熊罷貉貉馳馳則大若蟄
而榮鞠鞠草也鞠榮而樹麥時之急也王始表
者何也衣裘之時也辰繫于曰雀入于海爲蛤
蓋有矣非常入也

十月豺祭獸善其祭而後食之也初昏南門見
南門者星名也及此再見矣黑鳥浴者何也鳥
浴也者飛乍高乍下也時有養者長也若曰之

長也玄雉入于淮為蜺蜺者蒲蘆也織女正北鄉則具織女星名也

十有一月王狩狩者言王之時田冬獵為狩陳助革陳筋革者省兵甲也嗇人不從不從者弗行於時月也萬物不通墮麋角墮墜也曰冬至陽氣至始動諸向生皆蒙蒙符矣故麋角墮記時焉爾

十有二月鳴弋弋也者禽也先言鳴而後言弋者何也鳴而後知其弋也玄駒賁玄駒也者體也賁者何也走於地中也納外秣外秣也者本如知者也納者何也納之君也虞人入梁虞人官也梁者主設罟罟者也墮麋角蓋陽氣旦暗也故記之也

大戴禮記卷第二

大戴禮記卷第三

保傅第四十八

殷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凡三十世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非甚相遠也孔子曰性相近何殷周有道之

長而秦無道之暴暴卒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及生固舉之禮古即殷周時也使士負之古也有

司參夙興端冕見之南郊見之天也參職謂三正也冕過闕則下敬君典過廟則趨望廟則趨服之正

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武王崩成王十有三也而保保

其身體保謂安守之傅傳其德義傅猶師也師導之教順

此三公之職也今尚書說三公師召公為保相成王為左右也

故先儒論者多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大夫也謂之

張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記成

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也逐去邪人不

使見惡行於是比選天下端士孝悌閑博有道

術者以輔翼之使之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

乃目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視右視前後皆

正人夫習與正人居不能不正也猶生長於楚

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嗜必先受業乃得嘗

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乃得為之恐其懈惰故

誘孔子曰少成若性習貫之為常言人性本雖

之若天性自然也周書無善少教成

日習之為常自氣血始此躬周之所以長有常

道也師女亦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

小學師女亦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

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始恩

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始

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

而功不價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

等而始下不踰矣成王年十五亦入諸學觀禮

四學者東序警宗虞庠及四郊之學也春氣溫

養故上親夏物咸小大殊故上齒秋物成實故

貴德冬時物藏於地唯象帝入太學承師問道

於天半見也故尚爵也

退習而端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達其不及

則德智長而理道得矣此五義者既成於上則

百姓黎民化緝輯一作緝於下矣學成治就此躬周

之所以長有道也成王學並於正三公及太子

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司過之史有微

虧膳之宰太子齒於學有梗楚之威成王太子

有過史必書之史之義不得不書過不書過則

死過書而宰徹去膳夫膳宰之義不得不徹膳

不徹膳則死於是有進善之於竟置之於令進善

有諛諂之木竟之使書有敢諫之鼓使諫擊

聞也以自鼓史誦詩然諛與鼓聲誤也夜及謂字

誤工誦正諫詩以諷大夫諫足之義使於警吏

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攘雖勞能授也

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觀心施化故是躬周所

以長有道也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

月祭日東壇祭月西壇故所以明有別也教天

臣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中春舍菜

班學合聲天子所以明有孝也教天下行中驚

視學而送養老所以明有孝也教天下行中驚

和步中采茨一作趨中肆夏車亦應樂言節也

爾雅曰堂上謂之行門外謂之趨周禮及玉

曰行以肆夏趨以采茨此士步中采茨趨中肆

夏采茨朝廷之中奏肆夏與周禮文誤也

以明有度也饑也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

聞其聲不啗其肉故遠庖廚王纁曰九血氣所

以長恩且明有仁也皆先正食以禮列及者之

等徹以樂於飲食之間失度則史書之工誦之

三公進而讀之宰夫減其膳是天子不得為非

也失孝敬禮明堂之位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

道慎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

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

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充充者充天子之志也

常立於左是太公也言能忠誠有立黎廉而切

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弼弼者拂天子之過者

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博聞強記接給而善對

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於後

是史佚也按給謂應所問而給也史佚周太史

列諫於右顧名義也道者有疑則問故成王中

故或謂之疑充者輔善故或謂之輔故成王中

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而舉無

過事殷周之前以長久者其輔翼天子有此具

也及秦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尚者告得

也賈誼去所上者告許固非貴禮義也所尚者

刑罰也故趙高傳胡亥越高宦者秦車府令胡

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剗人則夷人三族也故

今日即位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為計

者謂之誣誣昔伊尹諫夏桀桀笑曰子為誣言

是也國該典其視殺人若艾草管然豈胡亥之性惡

哉彼其所以習導非其治故也鄙語曰不習為

吏如視已事觀前成事也古諺云前事之不忘

又曰前車覆後車誠夫殷周所以長久者其已

事可知也然如不能從是不法聖知也秦世所

以亟絕者其轍迹可見也然而不辭者是前車

覆而後車必覆也夫存亡之敗治亂之機其要

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天子天子之善在於早

諭教與選左右心未疑而先教諭則化易成也

心未疑謂未夫開於道術知義理之指則教之

有所知時也功也若夫服習積貫則左右已胡越之人生而

同聲嗜慾不異及其長而成俗也參數譯而不

能相通行雖有死不能相為者教習然也生而

其長者重譯而之不能使言語相通嗜慾不

異至於成俗其所行有死之可畏猶不相放

為者皆未習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

使之然也而左右正左右正則天子正矣天子正而天下

定矣孟子曰君正莫不正書曰一人有慶萬民

賴之此時務也是也天子不論先聖王之德不

知國君畜民之道不見禮義之正不察應事之

理不博古之典傳不開於威儀之數詩書禮樂

無經學業不法凡是其屬太師之任也天子無

恩於父母不惠於庶民無禮於大臣不中於制

獄作無無經於百官不衰於喪不敬於祭不信

於諸侯不誠於戎事不誠於賞罰不厚於德不

強於行賜與侈於近臣鄰愛於疏遠卑賤不能

懲忿室慾言不勝其情易曰不從大師之言凡

是之屬太傅之任也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

言語不序聲音不中律聲有準進退節度無禮

節度或為即席升降揖讓無容周旋俯仰視瞻無儀安

顧咳唾趨行不得或為走色不比順隱琴瑟隱祿也

按禮樂凡此其屬太保之任也天子宴瞻其學

小師與天子宴者也左右之習反其師左右所習之蒼遠

方諸侯不知文雅之辭應群臣左右不知已諾

之正簡聞小誦不傳不習凡此其屬少師之任

也天子居處出入不以禮冠帶衣服不以制御

器在側不以度縱上下雜采不以章或不於朱紫

忿怒說喜不以義賦與集讓不以節凡此其屬

少傅之任也天子宴私安如易自放樂而湛以

飲酒而醉食肉而餒性也飽而強強也飢而

憚憚也暑而喝寒而嗽寢而莫宥坐而莫侍行

而莫先莫後天子自為開門戶取玩好自執器

皿也顧環面也御器之不舉不藏凡此其屬

少保之任也號呼歌誣聲音不中律宴樂雅誦

送樂序輕用雅調也凡禮不同樂各有秩苟從

應天也國語曰吾非不知日月之時節不知先

王之諱與大國之忌周禮小史職曰若有不知

風雨雷電之青凡此其屬太史之任也易曰正

其本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故君子慎始

也說易說春秋之元詩之關睢禮之冠婚易之

乾物之始也皆慎始敬終元者氣之始也夫歸化

乾物之始也從麟春秋終也頌者詩之終也

吉禮體之終也未濟易之終也此其重始令終

當謹始而責終也素誠繁成謹為子孫娶妻嫁

女必擇孝悌世世有行義者如是則其子孫慈

孝不敢姪暴黨無不善三族輔之三族父族故

曰鳳凰生而有仁義之意虎狼生而有貪戾之

心兩者不等名以其母嗚呼戒之哉無養乳虎

將傷天下謂胎號故曰素成胎教之道書之玉

板藏之金匱置之宗廟以為後世戒斯王業隆

也當重而秘之故置青史氏之記曰史子古

於宗廟藏以金匱也

者胎教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宴室

宴室邦室也亦曰

側室自王后已下有子月梁女史皆以金環止

御王后比七月說宴夫人婦嬪即以三月就其

側室皆閉房而處也王后以下妻同之也

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升而御戶右

太史魯者

下大夫太宰膳夫也

宰因諱候之稱也樂為陽故在左飲食為陰故

所以辨比及三月者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

太師緼瑟而稱不習

謂逆序所求滋味者非正

味則太宰倚升而言曰不敢以待王太子

謂非

不時起憂傳太子生而泣太師吹銅曰聲中某

律管中太宰曰滋味上某

謂某然後

取於天

謂吳昊

下無取於墜

謂神州

中無取於

和鸞之聲是以非僻之心無自入也在衡為鸞

在軾為和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聲曰和和

則敬此御之節也上車以和鸞為節下車以珮

玉為度上有雙衡下有雙璜

衡平也半

中牙珙珠以納其間

納於銜珠也半

口珙或曰珙美玉珙石次玉行以采茨趨以肆

夏步環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

揖一

之然後玉鏘鳴也古之為路車也蓋圓以象天

二十八棟以象列星

以象月故仰則觀天文俯則察地理前視則睹

鸞和之聲側聽則觀四時之運

謂視輪也

車教之道也

妃任成王於身立而不政

而不倨雖怒而不詈胎教之謂也

大任孕文王

胎教也古者婦人孕子之禮發不側坐不邊

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諸侯而一天下猶此觀之王左右不可不練也
白虎通曰王者易姓而起必斤到太山報吉之
報天附深甫之厚以厚地明故增太山之高以
於天地若高者加高而廣者增厚矣尚書中
曰昔者聖王功成道洽符出乃封太山禮緯曰
刑法格靈世作頌聲於太山考績柴燎禪曰
梁甫冠石紀號英炳巖巖功平世教白虎通又
曰王始起日月尚促德化未宣獄訟未息近不
治遠不安故太平巡狩也案古授命之君夷吾
然亦行巡守封禪之事者諒有義也故管夷吾
記凡封禪之君七十二家至於三代唯夏禹殷
湯周成王而已其封山之禮要於岱嶽地之義
別其於衆山可因義取尚崇白虎通以禪禪者
為無窮之意亭亭者為德法審普凡封禪之禮
固於嶺霍及繼體之君獨大山之陰壇而祭天也
禪謂除地於梁甫之陰為壇以祭地也變壇為
禪也昔者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
殷亡闔廬以吳戰勝無敵夫差以見禽於越夫
內不納子胥之忠諫外結怨於諸侯文公以晉國
侯旣德罷百姓故終繼於勾踐也
霸而厲公以見殺於匠黎之宮厲公有驪陵之
及遊於匠黎氏之家為樂書中行偃劫威王以
而幽之諸侯百姓不哀救三月而死也
齊強於天下而簡公以弑於檀一有臺檀簡公
悼公之子齊侯王也威王陳敬仲之後田常之
六世孫田和之孫也田常弑簡公至和為齊侯
其孫號稱王穆公以顯名尊號二世以刺於望
大強於天下穆公以顯名尊號二世以刺於望
夷之宮穆公秦伯任好也德公之少子宣公之
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昔我穆公自岐地廣
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顯名尊號謂此也望

夷官在長陵西北長平觀東臨涇水作之以望
夷與二世常夢白虎鬻其左騁殺之心不樂乃
問占夢者卜言涇水為崇二世就望夷之宮而
祠焉趙高遂使其婿閻樂其所以君王同而功
跡不平等者所任異也王謂齊晉故成王處繼抱
之中朝諸侯周公用事也武靈王五十而弑沙
丘任李兌也武靈王前侯之子趙武王也舍其
有太子難李兌圍之於沙丘終餓於齊桓公得
沙官也沙丘今在趙郡鉅鹿之南也
管仲九合諸侯六乘車之會三屬一匡天下正
也謂陽穀之會再為義王陽穀與失管仲任堅
施四教於諸侯再為義王陽穀與失管仲任堅
刁狄牙身死不葬而為天下笑一人之身榮辱
具施焉者在所任也葬之為言藏也管仲死桓
桓公卒二子各欲立其所傳之公子而諸子並
爭國亂無主桓公屍在牀積六十七日十二月
乙亥其夜殯至九月而後葬矣故魏有公子無
忌而削地復得公子無忌信陵君也時魏地多
秦昭王卒三十年信陵君弟安釐王二十六年
國之兵攻秦而敗之復得其地趙得藺相如而
秦不敢出藺相如強秦是以秦人擲焉安陵任
又備秦王為趙王擊秦是以秦人擲焉安陵任
故曰趙有藺相如強秦是以秦人擲焉安陵任
周瞻而國人獨立諸記多為唐睢也賈子胎教
轉威魏而隱陵君獨以五十楚有申包胥而昭
望國存者周瞻唐睢敗於相昔而越在卓莽包
王反復昭王為唐睢敗於相昔而越在卓莽包

卒十萬敗吳師於笠有田單襄王得其國襄王
 闕之子章也初齊之敗楚使悼齒將兵救齊因相
 史去昔中齊三臣相聚求闕王之子欲立之
 告齊國曰既立在於昔也襄王五年而卒田單
 以即墨之師攻破燕迎襄王於首入臨淄齊故
 田單為安齊君由是觀之無賢佐俊仕而能成
 功立名安危繼絕者未之有也是以國不務大
 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臣得民心者
 民從之有賢佐者士歸之文王請除炮烙之刑
 而躬民從昔紂為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諸侯有
 王出牖里求以洛西之田湯去張網者之三百
 請除炮烙之刑紂乃許之湯常出田見野張網四面視曰自下
 而二垂至上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噫盡之矣乃
 去其三而而祝曰欲左吾網湯曰噫盡之矣乃
 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乃及禽獸於是朝商
 者三十國二垂謂天地之際言通感處越王不
 遠淮南子曰文王砥德修政二垂至越王不
 類舊家而吳人服蓋句以其前為慎於人也皆
 民心故同聲則異而相應意合則未見而相親
 賢者立於本朝而天下之豪相率而趨之也其從
 類也故詩有伐木之何以知其然也管仲者相
 公之讎也乾聘之役管仲鮑叔以為賢於已而
 進之相公七十言說乃聽遂使相公除仇讎之
 心而委之國政焉相公垂拱無事而朝諸侯鮑

叔之力也垂拱言無所管仲之所以北走相公
 而無自危之心者同聲於鮑也齊在衛靈公之
 時蘧伯玉賢而不用迷子瑕不肖而任事彌當
 為迷也因言賢者歿猶得士也史鮪患之數言蘧伯玉賢而不
 聽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言死於今治喪於
 北堂吾生不能進蘧伯玉而退迷子瑕是不能
 正君者死不當成禮而置屍於北堂於我足矣
 靈公往弔問其故其子以父言聞靈公造然失
 容造焉驚曰吾失矣立召蘧伯玉而貴之迷之
 召迷子瑕而退徙喪於堂成禮而後去衛國以
 治史鮪之力也成禮復夫生進賢而退不肖死
 且未止又以屍諫可謂忠不衰矣故論語曰紂
 殺王子比干而箕子被髮陽狂比干諫而死箕
 言愚也殺其身以彰君之惡名不忠也二者不
 可然且為之不祥莫大焉解衣被髮為狂而去
 之靈公殺泄冶而鄧元去陳以族從凡諸侯有
 功德者則命之立族使其子之以守宗廟鄧
 亦族自是之後殷升於周陳亡於楚以其殺比
 干與泄冶而失箕子與鄧元也紂以文王十三
 年為武王滅陳靈公魯宣九年年殺比干十三
 殺泄冶十一年而楚子熊渠燕昭王得郭隗
 而鄒衍樂毅以齊至昭王易王之子燕王平也

室於是修先君之怨為齊以求士也韓詩外傳

以有至者昭王欲修先君之怨為齊以求士也

韓詩外傳云於是舉兵而攻齊樓聞王於莒王

以魏齊至之於是舉兵而攻齊樓聞王於莒王

威王之孫宣王之齊齊師大敗樂毅為上將遂

入臨淄閔王出奔於衛衛不安去燕支地計衆

之師魯又不納焉遂去於莒也

不與齊均也然如所以能申意至於此者由得

士也支猶計也昭王曰派極知燕小力不足以

報也然得賢士以之共國以雪先耻孤之

願故無常安之國無宜治之民得賢者安存失

賢者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故韓詩外

傳曰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明鏡者所以察形也往古

者所以知今也詩云殷鑒不遠夫知惡古之危

亡不務襲迹於其所以安存則未有異於却走

而求及於前人也太公知之故與微子之後而

封比干之墓夫聖人之於當世存者乎其不失

可知也與微子之後封比干之墓於本紀樂

凡二章新別凡三千五百五十四字

大戴禮記卷第三

大戴禮記卷第四

曾子立事第四十九

曾子本孝第五十

曾子立孝第五十二

曾子事父母第五十三

曾子立事第四十九

曾子曰君子攻其惡計其求其過身其彊其所

不能去私欲從事於義可謂學矣君子愛日以

學及時以行難者弗辟易者弗從唯義所在日

旦就業夕而自省思以歿其身亦可謂守業矣

君子學必由其業故業必問必以其序問而不

決承間觀色而復之也雖白雖不說亦不彊爭也

雖不說未君子既學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

其不習也既習之患其無知也既知之患其不

能行也既能行之貴其能讓也貴不以已能君

子之學致此五者而已矣五者為患其不博不

讓君子博學而孱守之孱小欲微言而篤行之

行必先人言必後人君子欲君子終身守

此悒悒念也行無求數有名事無求數有成

數猶身言之後人揚之身行之後人東之非言

信則為人輔之非德君子終身守此憚憚憚憚

也君子不絕小不殄微也終亦行自微也不微

人人知之則願也人不知苟吾自知也君子終

身守此勿勿也勉勉猶君子禍之為患辱之為

畏見善恐不得與焉見不善者恐其及已也語

曰見善如不及是故君子疑以終身疑善之及

也君子見利思辱見惡思誦誦取嗜慾思耻念

怒思患故患惑者君子終身守此戰戰也君子

慮勝氣朝念勝則周身思而後動論而後行行

必思言之費其可言之必思復之於義言可信近

也思復之必思無悔言可復亦可謂慎矣人信

其言從之以行以言人信其行從之以復易曰

乾乾及復宜其類詩云宜爾室類宜其年樂只

君子萬壽無期亦可謂外內合矣君子疑則不言未問

則不言兩問則不行其難者君子患難除之財

色遠之流言滅之禍之所由生自熾熾也是故

君子夙絕之君子已善亦樂人之善也已能亦

樂人之能也已雖不能亦不以援人君子好人

之為善而弗趣也不促速也惡人之為不善而

弗疾也疾其過而不補也補謂飾其美而不伐

也顏淵曰願伐則不益補則不改矣君子不先

人以惡不疑人以不信謂不德不詐不說人之過

成人之美說解存往者在來者在猶朝有過夕

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君子義則有常

善則有隣德不見其一莫其二見其小冀其大

苟有德焉亦不求盈於人也言器君子不絕人

之歡不盡人之禮通飲食之饋序其歡也來者

不豫往者不慎也慎故於物來者無所使去之不謗

以義就之不賂往也亦可謂忠矣君子恭而不

難安而不舒遜而不諂寬而不縱惠而不儉直

而不徑徑行夷亦可謂知矣知一作君子入人

之國不稱其諱不犯其禁諱國禁不服華色之

服服法不稱懼惕之言故曰與其奢也寧儉與

其倨也寧句倨猶慢也可言而不信寧無言也

君子終日言不在尤之中小人一言終身為罪

君子亂言而弗殖夙絕神言弗致也惟力亂神

道遠日益去眾信弗主靈言弗與道遠日益積

謂命議所人言不信不和不台忠君子不唱流

言不折辭言不苟折不陳人以其所能言必有

主行必有法依前言行也親人必有方方猶常也多知而

無親無所親行博學而無方好多而無定者君子弗

與也君子多知而擇焉博學而算焉多言而慎

焉多言者謂時事須親也言雖多而皆慎焉博學而無行進給而不

讓好直而徑儉而好倥者君子不與也倥塞也言好直

即太徑為儉又夸而無耻彊而無憚好勇而忍

人者君子不與也亟達而無守亟數也數自好

名而無體無容忿怒而為惡不以為惡或足恭

而口聖而無常位者君子弗與也巧言令色能

小行而篤難於仁矣嗜酤酒好謳歌巷遊而鄉

居者乎吾無望焉耳無可望也尚書大傳曰古

唯六十以上遊飲也出入不時言語不序安

易而樂暴懼之而不恐說之而不聽雖有聖人

亦無若何矣臨事而不敬情於居喪而不哀祭

祀而不畏不畏其神朝廷而不恭則吾無由知之矣

三十四十之間而無藝即無藝矣五十而不以

善聞矣終可七十而無德雖有微過亦可以勉

矣言其過不大也其少不諷誦其壯不論議其老不教

誨亦可謂無業之人矣少稱不弟焉取也壯稱

無德焉辱也老稱無禮焉罪也過而不能改倦

也倦傾行而不能遂耻也謂不能慕善人而不

與焉辱也弗知而不問為固也固專說而不能

窮也喜怒異慮惑也不能行而言之誣也非其

事而居之矯也道言而飾其辭虛也謂道聽求

辭無益而厚受祿竊也好道煩言亂也殺人而

不戚為賊也人言不善而不違色順近於說其

言說古通以說其言殆於以身近之也殆危之

以身殆於以身近之殆於身之矣危周人言善

而色憊焉近於不說其言憊馬不悅於身不悅其言

殆於以身近之也近當字殆於以身近之殆於

身之矣故目者心之浮也言者行之指也作於

中則播於外也心見行於故曰以其見者占其

隱者謂心故曰聽其言也可以知其所好矣觀

說之流可以知其術也流謂部分術而復之可

以知其信矣觀其所愛親可以知其人矣臨懼

之而觀其不恐也怒之而觀其不愠也喜之而

觀其不誣也情亂也近諸色而觀其不踰也飲

食之而觀其有常也利之而觀其能讓也居哀

而觀貞也文王曰省其喪居約而觀其不營也

勿為能也色勿為不可能也無奈形也色也勿為

可能也心思勿為不可能也太上樂善太上德

者謂其心其次安之其次德之次者其下亦能

自疆謂其身不為太上謂五帝其次謂三王其

霸假仁者樂道其性也智者利道次者利愚者

從弱者畏不愚不弱執誣以疆亦可謂棄民矣

自執而太上不生惡無為過之意也其次而能夙絕之

也隨絕之其下復而能改也既為之復而不改

殞身覆家大者傾覆社稷是故君子出言以鄂

鄂鄂鄂辨厲也論語曰其行身以戰戰亦殆勉

於罪矣是故君子為小由為大也常思居由仕

也故曰父母為嚴君子孫為臣民也備則未為備也恒謙而勿

慮存焉不忘事父可以事君事兄可以事師長

使子猶使臣也使弟猶使承嗣也承嗣謂能取

朋友者亦能取所予從政者矣賜與其宮室亦

猶慶賞於國也忿怒其且妾亦猶用刑罰於萬

民也是故為善必自內始也內人怨之雖外人

亦不能立也大學曰欲治其國先齊其家居上位

海之內戰戰唯恐不能又治諸侯日且思其
四封之內戰戰唯恐失損之大夫士日且思其
官戰戰唯恐不能勝庶人日且思其事戰戰唯
恐刑罰之至也是故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福
唯人宜其慎也是以易有君子之於子也愛而
履虎之言詩有臨淵之誠君子之於子也愛而
勿面也於面使而勿貌也勞休之導之以道而
勿強也於面宮中雍雍外為肅肅兄弟悻悻朋友切
切切論語曰朋友切切遠者以貌近者以情友以
立其所能而遠其所不能苟無失其所守亦可
與終身矣

凡一千七百六十字

曾子本孝第五十

曾子曰忠者其孝之本與孝子不登高不履危

不命命不許之也臨不指凡居上不故不在尤之

中也孝子惡言死焉死且流言止焉美言興焉

故惡言不出於口煩言不及於已故孝子之事

親也居易以俟命處安易也道不興險行以徼

幸孝子游之暴人違之就其常也其出門而使

不以或為父母憂也憂於父母也險塗隘巷不

求先焉以愛其身以不敢忘其親也。身者親之敬孝子之使人也。不敢肆行不敢自尊也。父死三年不敢改父之道。故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又能事父之朋友又能率朋友以助敬也。父母也君子之孝也以正致諫。諫卿大夫士之孝也以德從命庶人之孝也以力惡食。改甘美任善不敢臣三德。謂三者之孝三德三老也故孝之於親也生則有義以輔之。於死則哀以莅焉祭則莅之。以敬如此而成於孝子也

曾子立孝第五十一

曾子曰君子立孝其忠之用禮之貴。有忠與禮故為人子而不能孝其父者不敢言人父不能畜其子者為人弟而不能承其兄者不敢言人兄不能順其弟者為人臣而不能事其君者不敢言人君不能使其臣者也。不可以已能而貴人之不能况以所能故與父言言畜子與子言言孝父與兄言言順弟與弟言言承兄與君言言使君且言言事君。士相見禮曰與君言言使君與大夫言言事君與老者言言使弟子與幼者言言孝父兄與衆言言慈祥與益君子之孝也忠愛以敬反是亂也盡力而有禮莊敬而安之微諫不倦聽

從而不懈。懽欣忠信咎故不生可謂孝矣。盡力無禮則小人也。豈小人之已哉致敬而不忠則不入也。是故禮以將其力敬以入其忠飲食移味。隨所欲也居處溫愉著心於此濟其志也。子曰可人也。吾任其過。善知其能不可人也。吾辭其罪。詩云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子之辭也。衛詩凱風七子自責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言不自舍也。在過之辭不耻其親君子之孝也。是故未有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之謂也。未有長而順下可知者弟弟之謂也。孝經曰以孝事君則忠未有治而能仕可知者先脩之謂也。故曰孝子善事君弟弟善事長君子一孝一悌可謂知終矣。

凡三章新例凡三百二十四字

曾子大孝第五十二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不辱其下能養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謂孝乎。公明儀曾子弟子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凡言於事親未意則先而奉參直養者也。安能為孝乎。身者親之遺軀

也。行親之遺體，敢不敬乎？故居處不莊，非孝也。

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災及乎身。

作親，敢不敬乎？故烹熟鮮，一作香嘗而進之非

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者，國人皆稱願焉。曰

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民之本教曰孝。孝經曰夫

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其行之曰養。謂致衣食養可能

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將也安可能也。

父為難，父可能也。卒為難，父母既歿，慎一作行

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也。卒也夫仁者

仁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忠者，中此者也。信者

信此者也。禮者，體此者也。行者，行此者也。彊者

彊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夫孝者，天

下之大經也。夫孝置之而塞於天地，衡之而衡

於四海，置，獨立也施諸後世，而無朝夕，言常推

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

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九夷八蠻七

四海放，猶至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

服，此之謂也。大雅文王有聲之六章也孝有三大，孝不匱，詩

孝子不匱，未中孝用勞，勞猶小孝用力，博施備

錫爾類也

物，可謂不匱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慈受忘

勞，可謂用力矣。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

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當柔聲下氣也父母既

歿，以哀祀之，加之如此，謂禮終矣。哀謂服之三年祀謂春秋

享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傷瘵數月不出，猶

有憂色，門弟子問曰：夫子傷足瘵矣，數月不出，

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吾

聞之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

養人，為大矣。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

孝矣。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也。不虧其體，可謂全

矣。故君子頃步之不敢忘也。謂當聲誤為頃，今子忘夫

孝之道矣。予是以有憂色。故君子一舉足不敢忘父

忘父母，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一舉足不敢忘父

母，故道而不徑，徑，不由也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

之遺體行殆也。殆，危也一出言不敢忘父母，是故

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及於已，然後不辱其身，

不憂其親，則可謂孝矣。草木以時伐焉，禽獸以

時殺焉，夫子曰：伐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

也。孔子

凡三章 新列凡六百五十五字

大戴禮記卷第五

曾子制言上第五十四

曾子制言中第五十五

曾子制言下第五十六

曾子疾病第五十七

曾子天圓第五十八

曾子制言上第五十四

曾子曰夫行也者行禮之謂也夫禮貴者敬焉

老者孝焉幼者慈焉少者友焉賤者惠焉此禮

也行之則行也立之則義也今之所謂行者犯

其上危其下衡道而彊立之衡橫也天下無道故

若且自也天下有道則有司之所求也言為法或所叔誅也

故君子不貴興道之士而貴有耻之士也若由

富貴興道者與貧賤吾恐其或失也或猶也若由

貧賤興道者與富貴吾恐其贏驕也夫有耻之

士富而不以道則耻之貧而不以道則恥之弟

子無曰不我知也鄙夫鄙婦相會于廡陰可謂

密矣明日則或揚其言矣中庸曰莫見於隱莫顯於微故君子慎其

也故士執仁與義而明行之未篤故也胡為其

莫之聞也殺六畜不當及親吾信之矣凡終有其時禮也

使民不時失國吾信之矣蓬生麻中不扶自直

白沙在泥與之皆黑古說云言扶是故人之相

與也譬如舟車然相濟逢也已先則援之彼先

則推之是故人非人不濟馬非馬不走土非土

不高水非水不沫君子之為弟也行則為人負

分重合輕班白不任弟途於道路也無席則寢其趾寢猶坐也言

使之為夫人則否無禮也近市無賈無賈在田

無野廬也行無據守直道無所私苟若此則夫杖可

因篤焉言行如此則其所杖者皆可因厚焉富以苟不如貧以譽

貧則常也義不可無生以辱不如死以榮見危致命辱可

避避之而已矣及其不可避也君子視死若歸

不苟也父母之讎不與同生禮曰父之讎弗與同

免也兄弟之讎不與聚國禮曰昆弟之讎與同

不為也朋友之讎不與聚鄉禮曰朋友之讎與同

人之讎不與聚隣族入者謂良賈深藏如虛君

子有盛教如無言珍寶深藏若虛弟子問於魯

子曰夫士何如則可以為達矣曾子曰不能則

學疑則問欲行則比賢雖有險道循行達矣今

之弟子病下人不知事賢恥不知而又不問好

於人而不欲作則其知不足是以惑聞惑聞終

其世而已矣是謂窮民也曾子問弟子或將之
賢曰吾無知焉曾子曰何必然往矣有知焉謂
之友曰友無知焉謂之主且客之且夫君子執
仁立志先行後言千里之外皆為兄弟故曰君
弟也苟是之不為則雖汝親庸孰能親汝乎用
也孰

凡三章新別凡五百七十字

曾子制言中第五十五

曾子曰君子進則能達退則能靜豈貴其能達
哉貴其有功也豈貴其能靜哉貴其能守也夫
進退之何功退之何守問君子進退是故君子
其功守如何故君子進則能益上之
譽而損下之憂謂其功也不得志不安貴位不博厚
祿負耜而行道凍餓而守仁謂其守也則君子
之義也其功守之義有知之則願也莫之知苟
吾自知也吾不仁其人雖獨也吾弗親也不人而
不足友也故周公曰不如我者吾不與處損我
者我與我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我亦吾所與處
者必賢於我故君子不假貴而取寵荷求寵愛也不
比譽而取食以不校名譽直行而取禮行正則禮也比
說而取交一作友可言事人有說我則願也莫我說

苟吾自說也說讀為悅字故君子無悒悒於貧無勿
勿於賤無憚憚於不聞憚憚憂也布衣不完蔬食
不飽蓬戶穴牖日孜孜一作上仁知我吾無訢
訢不知我吾無悒悒是以君子直言直行不宛
言而取富不屈行而取位畏之見逐智之見殺
固不難拙身而為不仁宛言而為不智則君子
弗為也小人在朝多逐害於仁智者君子雖
子之人不枉言行而讓其祿也君子雖
言不受必忠曰道雖行不受必忠曰仁言行於
君之前實善而君不納然雖諫不受必忠曰智
猶忠誠勉行可謂仁道也雖諫不受必忠曰智
而詳之天下無道循道而行衡塗而償衡橫也
償償也手足不揜四支不被手足節四支說者申慤慤
耳詩去行有死人尚或瑾之則此非士之罪也
有士者之羞也是故一作君子天下之為仁則
則以仁為富也天下之為貴則以仁為尊也君子以仁為尊天下之
為富何為富則仁為富也天下之為貴何為貴
則仁為貴也昔者舜疋夫也土地之厚則得而
有之人徒之衆則得而使之舜唯以得之也是
故君子將說富貴必勉於仁也昔者伯夷叔齊
死於溝澮之間其仁成名於天下夫二子者居
河濟之間非有土地之厚貨粟之富也伯夷叔
齊孤竹

君之子初無父母後交讓國遂言為文章行為
遠北海之濱而終死於首陽 喪綴於天下是故君子思仁義晝則忘食夜則
忘寐日且就業夕而自省以復其身亦可謂守
業矣

凡四百八十字

曾子制言下第五十六

曾子曰天下有道則君子訥然以交同天下無
道則衡言不革不衡平也言諸侯不聽則不干其
土聽而不賢則不踐其朝是以君子不犯禁而
入入境及郊問禁請命不通患而出危色師敗不
免則秉德之士不調矣故君子不調富貴以為
已說不乘貧賤以居已尊凡行不義則吾不事
不仁則吾不長奉相仁義則吾與之聚羣嚮爾
相助 寇盜則吾與慮國有道則窾若入焉詩云
巽風鬱彼 國無道則窾若出焉如大鳥奮而如此
之謂義夫有世義者哉曰義仁者殆恭者不入
若危也仁者危之 慎者不見使正直者則過於
恭者又不受也 刑弗違則殆於罪過近是故君子錯在高山之
上深澤之污聚橡栗藜藿而食之藜藿生耕稼
以老十室之邑是故昔者禹見耕者五耦而武

過十室之邑則下為秉德之士存焉不倫

曾子疾病第五十七

曾子疾病疾困曾元抑首曾華抱足元華曾子
曰微乎吾無夫顏氏之言吾何以語汝哉然而
君子之務盡有之矣夫華繁而實寡者天也言
多而行寡者人也鷹鷂以山為卑而曾巢其上
魚鼈鼃鼉以淵為淺而鑿穴其中卒其所以得
之者餌也生之厚動是故君子苟無以利害
義則辱何由至哉親戚不悅不敢外交近者不
親不敢求遠小者不審不敢言大故人之生也
百歲之中有疾病焉者老幼焉故君子思其不
復者而先施焉親戚既歿雖欲孝誰為孝年既
耆艾雖欲弟誰為弟故孝有不及弟有不時其
此之謂與言不遠身言之主也行不遠身行之
本也言有主行有本謂之有聞矣知身是言行
矣君子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聞則廣大
矣高明廣大不在於他在加之志而已矣與君
子游苾乎如入蘭芷之室入而不聞則與之化
矣與小人游貸乎如入鮑魚之次久而不聞則
與之化矣韓嬰曰經鮑魚是故君子慎其所去

就與君子游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如日之

加益而不自知也與小人游如履薄冰每履而下幾何

而不自知也乎哉吾不見好學盛而不衰者矣吾不見

好教如食疾子矣言求見好教人吾不見日

省而月考之其友者矣吾不見孜孜而與來而

改者矣謂擇善而改非也

曾子天圓第五十八

單居離問於曾子曰天貞而地方者誠有之乎

曾子曰離而聞之云乎而猶汝也汝單居離曰

第子不察此以敢問也曾子曰天之所生上首

地之所生下首因繫之天地上首之謂負下首

之謂方因謂天地為方圓也周髀曰方屬地圓

中規地之方不中矩白虎通曰天圓地其如誠

道曰圓地諱也其道曰方一曰圓謂水也

天圓而地方則是四角之不掄也且來吾語汝

參聾聞之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道曰方

形方曰幽而圓曰明方者陰義而圓者陽明者

吐氣者也是故外景景古通以為影字幽者含

氣者也是故內景內景者陰故火曰外景而金

水內景金質陰也吐氣者施而含氣者化施化體生是

以陽施而陰化也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

靈神者品物之本也神為魂靈為魄魂魄陰陽

也魂氣上升於天為神魄體魄下也而禮樂仁義之

祖也樂義近禮故陰陽為祖也而善否治亂所

興作也陰陽之氣各靜其所則靜矣偏則風謂

負勝則風交則電自仲春至仲秋陰

則雨偏則風而和則雨此謂一時也陽氣勝則

散為雨露陰氣勝則凝為霜雪陽之專氣為雷

陰之專氣為靈靈電者一氣之化也陽氣在雨

陰氣薄之不相入轉而為電陰氣在雨則凝為

雪陽氣薄之不相入散而為霧故春秋穀梁說

曰電者陰會陽之象毛蟲毛而後生羽蟲羽而

後生毛羽之蟲陽氣之所生也介蟲介而後生

鱗蟲鱗而後生介鱗之蟲陰氣之所生也言陰

生者樂也唯人為倮倮而後生也倮倮謂無毛陰

陽之精也凡人受陰陽純粹之精有生之貴也毛

蟲之精者曰麟羽蟲之精者曰鳳介蟲之精者

曰龜鱗蟲之精者曰龍倮蟲之精者曰聖人龍

鱗鳳所龍非風不舉龜非火不兆此皆陰陽之

謂四靈龍為陰風火茲四者所以役聖人之也

謂為是故聖人為天地主為山川主為鬼神主

為宗廟主鬼神百祥也回外說聖人慎守日月

之數以察星辰之行以序四時之順逆謂之曆

審十二月分數於昏日定辰宿截十二管以宗之中見與伏以驗時節之應否截八卦之高以

八音之上下清濁謂之律也八音八風之高下清濁而律配律居陰而治陽因地氣曆居陽而治

金石絲竹也律居陰而治陽律以治時其間不容髮

陰因天律曆迭相治也律以候氣其間不容髮

其致聖人立五禮以為民望五禮其別三十六

一也生民之紀在焉制五衰以別親疏和五聲之樂以導民氣以治

也合五味之調以察民情利也正五色之位成

五穀之名五穀黍稷序五牲之先後貴賤五牲

黍大雞先後諸侯之祭牛曰太牢天子之大

四時所尚也諸侯之祭牛曰太牢夫亦太牢

大牢天子之牲角握諸侯角尺大夫索牛也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

天子之士士之祭牲特豕曰饋食不言時性其亦少牢也無祿者稷饋庶人無常牲稷饋者無口

相反也無祿者稷饋庶人無常牲稷饋者無口

無口者厭也宗廟曰芻豢牛羊曰芻豢山川曰犧

拴色純曰犧禮宗曰牲宗廟言豢山川用牲立

之也山川謂岳瀆也列編專是有五牲此之

謂品物之本禮樂之祖舍否治亂之所由興作也

大戴禮記卷第六

武王踐阼第五十九

衛將軍文子第六十

武王踐阼第五十九

武王踐阼三日既王之後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

藏之約行之行萬世可以為子孫常者乎惡猶也言於何有約言而行之諸大夫對曰未得聞

也然後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存

平意亦忽不可得見與言忽然謂師尚父曰在

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

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端正也王下堂南

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

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

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

凡事不強則枉凡事不能自強去弗敬則不正

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行可以為子

孫常者此言之謂也問先帝之道庶聞要且且

聞之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

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仁得之以仁守之以

謂創基之君子百姓謂子孫無咎譽者於十

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謂止於其身也王閔書之言暢若恐懼退而為戒書託於物也於席

之四端為銘焉於机為銘焉於鑑為銘焉於盥盤為銘焉於楹為銘焉於杖為銘焉於帶為銘焉於履屨為銘焉於觴豆為銘焉於戶為銘焉

於牖為銘焉於劔為銘焉於弓為銘焉於矛為銘焉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安危前右端

之銘曰無行可悔當恭敬朝夕故也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言雖反側之間後右

端之銘曰所監不遠視邇所代周監不遠近也机之銘曰皇皇惟敬口生咥咥耻也言為君子樂

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日知所亡學者之功溺於海無大人之楹之

銘曰母曰胡殘其禍將然母曰胡害其禍將大母曰胡傷其禍將長夫為室者惟其極君杖之

銘曰惡乎危於忿竟惡於何也忿者危之道怒銘曰惡乎失道於嗜慾依道而行惡乎相忘於富

貴言身杖相資也因失道相忘乃嗜慾安樂之戒也帶之銘曰火滅修

容慎戒必恭恭則壽雖夜解息其容不可以也履履之銘曰慎之勞勞則富福論慎履亦財不

杖食自杖戒之慎慎則逃無求醉飽戶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懃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

懃弗及而曰我杖之乎志識也投立不能功其之銘曰隨天時地之財也敬祀皇天敬以

先時而敬蕭劍之銘曰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誅也弓之銘曰屈伸之義

廢興之行無忘自過言得矛之銘曰造矛造矛少間弗忍終身之羞重言造矛見造矛之不易

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身蓋以君子於我

凡三百六十五字貽厥孫謀以燕翼

衛將軍文子第六十子武王之詩也

衛將軍文子文子衛為問於子贛曰子贛曰

吾聞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詩論語曰先進

也後進於禮世道者孝悌說之以義而觀諸躬

成之以文德蓋受教者七十有餘人言能受教者謂七十

也二子聞之孰為賢也子貢對辭以不知文子曰

吾子學焉何謂不知也子貢對曰賢人無妄知

賢則難故君子曰智莫難於知人此以難也書曰

知人則哲惟文子曰若夫知賢人莫不難吾子

帝其難之親游焉是敢問也子貢對曰夫子之門人蓋三

就焉謂大成次賜有逮及焉有未及焉不得辯

知也未及者為先就夫子而或止或退未得及

也已見也或以子貢逮夫子之後有新來者文子曰吾子之所及請問其行也子貢對曰

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

淵之行也顏回魯人孔子說之以詩詩云媚茲

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孝思惟則大雅下武

媚茲一人謂御于天子而蒙寵愛應侯順德達

國君能成其德孝思惟則此文在前章兼以說

之故連言也故國一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

名以御于天子以申之於諸侯受爵在貧如客

言安使其臣如藉藉借也如不遷怒不探怨不

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冉雍魯人孔子曰有土

君子有眾使也有刑用也然後怒匹夫之怒惟

以亡其身使舉也夫子因其性不好怒故說詩

行不畏強禦不侮矜寡其言曰性其言惟陳其

都其富哉能備治其鄰也任其戎是仲由之

行也仲由衛人也字子路夫子未知以文也其

也勇詩去受小共大共為作共一下國恂蒙何天之

寵傳奏其勇夫強乎武哉殷頌長發之五章也

恂信也言下國信蒙其富詩為駭寵或文不勝

古有二文或以義賦寵傳又為駭寵

其質恭老恤孤不忘賓旅好學省物而不斂是

冉求之行物猶事也事省則不斂也冉求孔子

因而語之曰好學則智恤孤則惠恭老則近禮

克篤恭以天下其稱之也宜為國老宜為國之

節也是公西赤之行也公西赤魯人孔子曰禮

儀三百可勉能也禮經三百可威儀三千則難

也能躬行三千之威儀則公西赤問曰何謂也

孔子曰貌以擯禮禮以擯辭是之謂也禮待貌

得禮而發言貌所以主人主言行比聞之以成

擯贊三千之儀也公西赤聞之以成家語去衆孔子之語人也曰

當賓客之事則通矣謂門人曰二三子欲學賓

客之禮者於赤也滿而不滿實如虛通之如不

及先生難之云先生者猶難之亦不學其貌竟

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其橋大人也高橋

之也常以皓皓是以眉壽皓皓虛曠無長生

父視是曾參之行也曾參魯之南武城人也字

尹應其命也孔子曰孝德之始也天道曰至

天地之德者皆以無私為能也動而樂死者天

德也安而待化者地德也故天之德有廣狹矣

自餘禮義忠信已下皆為人德因事則為礼厚

其行則弟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

參也中夫四德者矣哉以此稱之也業功不伐

貴位不善不侮可侮不佚可佚不侮可侮者不

至不赦無告者夫民之窮無所告是顛孫之行也

顛孫師陳人孔子言之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

也子張字也孔子言之以其仁為大也學以深致

其不弊百姓者則仁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

也厲以斷性嚴厲而能斷決七十篇說于夏也

送迎必勤上友下交銀手如斷是上商之行也

上商衛人字子夏為魏文侯師銀廉鏹也如斷

言便能子張曰子夏之門人洒掃應對進退出

入則孔子曰詩去式夷式已無小人殆小雅出

也而商也其可謂不險也言其鄰貴之不喜

賤之不怒苟於民利矣惟在上思利民春秋左傳

於其事上也以佐其下也是澹臺滅明之行

也澹臺滅明東魯之東武孔子曰獨貴獨富君

子耻之夫也中之矣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是

故不忘是言偃之行也言偃魯人也字子

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訊欲給則豫當

是如偃也得之矣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其聞之

詩也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南

縚魯人也夫子信其仁以為異姓為以兄之子

字子容夫子信其仁以為異姓為以兄之子

曰以為異事言味異之士似妄也自見孔子

入戶未嘗越履凡在於室甲者之履皆陳於

來過人不履影不越人之履不履人開齋不殺

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

高柴齊人也字子羔為邾宰孔子曰高柴執親之喪則難能

也開齋不殺則天道也方長不折則怨也怨則

仁也湯恭以怨是以日躋也此事於葛恭也教

頌曰聖此賜之所親睹也吾子有命而訊賜則

不足以知賢文子曰吾聞之也國有道則賢人

興焉中人用焉百姓歸焉若吾子之語審茂則

一諸侯之相也亦未逢明君也茂盛也子貢既

與衛將軍文子言適魯見孔子曰衛將軍問二

三子之行於賜也不一而三賜也辭不獲命以

所見者對矣見其行也未知中否請嘗以告請嘗以告對者告

也孔子曰言之子貢以其質告孔子既聞之笑

曰賜汝偉為知人賜質由實也偉為知人言大為知人也再言賜者善之

子貢對曰賜也焉能知人此賜之所親覩也孔

子曰是女所親也吾語女耳之所未聞目之所

未見思之所未至智之所未及者乎言未至者未及也為

其德廣子貢曰賜得則願聞之也孔子曰不克

不思不念舊惡蓋伯夷叔齊之行也克好勝人

人也論語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布也晉平公問於祁僎曰羊

舌大夫晉國之良大夫也其行如何平公博公

也祁僎祁午也羊舌勝羊舌職之父祁僎對辭曰不知也公曰吾

聞女少長乎其女其聞知之言居處之同祁者桓為相也

僎對曰其幼也恭而遜恥而不使其過宿也其

為侯大夫也悉善而謙其端也主於善其為公

車尉也信而好直其功也公車尉公行也詩至云味異於公行也

於其為和容也溫良而好禮博聞而時出其志

也和容主賓客也公曰嚮者問女女何曰弗知也祁僎

對曰每位改變未知所止是以不知蓋羊舌大

夫之行也畏天而敬人服義而行信孝乎父而

恭於兄弟從善而數往蓋趙文子之行也晉大夫趙

武其事君也不敢愛其死於難也然亦不亡其

身不義也謀其身不遺其友君陳則進不陳則

行而退陳為陳其德教蓋隨武子之行也晉大夫也出

隨隨荒會名也其為人之淵泉也多聞而難誕

也不內辭足以沒世國家有道其言足以生國

家無道其默足以容蓋桐提伯華之行也晉大夫

於桐提也邑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枯之中能自

括聲直也孔子曰隱直已而不直人以含存亡汲

汲蓋遽伯玉之行也衛大夫孝子慈幼允德稟

義約貨去怨蓋柳下惠之行也魯士師展禽也

也其言曰君雖不量於臣臣不可以不量於其

君是故君擇臣而使之臣擇君而事之有道順

君無道橫命晏平仲之行也齊大夫德恭而行

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在尤之外貧而樂也蓋

老萊子之行也楚人易行以俟天命居下位

而不援其上觀於四方也不忘其親苟思其親

不盡其樂以不能學為已終身之憂蓋介山子

推之行也晉大夫介之推也離騷曰火滋曰

封介山封而為之禁輒号火德之

大戴禮記卷第六

大戴禮記卷第七

五帝德第六十二

帝繫第六十三

勸學第六十四

五帝德第六十二

宰我問於孔子曰昔者子聞諸榮伊令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者人邪抑非人邪何以至於三百年乎孔子曰子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可勝觀邪夫黃帝尚矣女何以爲先生難言之宰我曰上世之傳隱微之說卒業之辨闇昏忽之意非君子之道也則子之問也固矣孔子曰黃帝少典之子也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慧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治五氣設五量撫萬民度四方教能羆貌豹虎以與赤帝戰于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行其志黃帝黼黻衣大帶黼裳乘龍展雲以順天地之紀幽明之故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穀少木故教化淳鳥獸昆虫曆離日月星辰極畷土石金玉勞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宰我

請問帝顓頊孔子曰五帝用記三王用度女欲一日辨聞古昔之說蹀故子也宰我曰昔者子也聞諸夫子曰小子無有宿問孔子曰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曰高陽洪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養材以任地履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民潔誠以祭祀乘龍而至四海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濟于流沙東至于蟠木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祇勵宰我曰請問帝嚳孔子曰玄囂之孫蟾極之子也曰高辛生而神靈自言其名博施利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愚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勸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動也時其服也士春夏乘龍秋冬乘馬黃黼黻衣執中而獲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順宰我曰請問帝堯孔子曰高辛之子也曰放勳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豫黃黼黻衣丹車白馬伯夷主禮龍憂教舞舉舜彭祖而任之四時先民治之流共工于

幽州以變北狄放驩堯于崇山以變南蠻殺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其言不貳其德不回四海之內舟輿所至莫不說夷宰我曰請問帝舜孔子曰蟠牛之孫瞽叟之子也曰重華好學孝友聞于四海陶家事親寬裕溫良教敦而知時畏天而知時畏天而愛民恤遠而親親承受大命依于倪皇敷明通知為天下王使禹敷土主明山川以利於民使后稷播種務勤嘉穀以作飲食羲和掌曆劭授民時便益行人以辟山菜伯夷主禮以節天下夔作樂以歌籥舞和以鍾鼓皋陶作士忠信疏通知民之情契作司徒教民孝友敬政率經其言不惑其德不慝舉賢而天下平南撫交吐大一作教鮮支渠庚氏寇北山戎發息慎東長鳥夷羽民舜之少也惡顛勞苦二十以孝聞平天下三十在位嗣帝所五十乃死葬于蒼梧之野宰我曰請問禹孔子曰高陽之孫鯀之子也曰文命敏給克濟其德不回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為律身為度稱以上士臺壘穆穆為綱為紀巡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為神主為民父母左

准繩右規矩履四時據四海平九州戴九天明耳目治天下舉臯陶與益以贊其身舉于文以征不享不道無道之民四海之內舟車所至莫不賓服孔子曰予大者如說民說至矣予也非其人也宰我曰予也不足誠也劭承命矣他日宰我以語人有為道諸夫子之所孔子曰吾欲以顏色取人於滅明邪改之吾欲以語言取人於予邪改之吾欲以容貌取人於師邪改之宰我聞之懼不敢見

帝繫第六十三

少典產軒轅是為黃帝黃帝產玄囂玄囂產蟠極蟠極產高辛是為帝嚳帝嚳產放勳是為帝堯黃帝產昌意昌意產高陽是為帝顓頊顓頊產窮蟬窮蟬產敬康敬康產句芒句芒產蟠牛蟠牛產瞽叟瞽叟產重華是為帝舜及象產敖顓頊產鯀鯀產文命是為禹黃帝居軒轅之丘娶于西陵氏之子謂之嫫祖氏產青陽及昌意青陽降居泝水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于蜀山氏蜀山氏之子謂之昌濮氏產顓頊顓頊娶于滕氏滕氏奔之子謂之女祿氏產老童老童娶

于竭水氏竭水氏之子謂之高綱氏產重黎及吳回吳回氏產陸終陸終氏娶于鬼方氏鬼方氏之妹謂之女贖氏產六子孕而不粥三年啓其左脅六人出焉其一曰樊是爲昆吾其二曰惠連是爲叅胡其三曰籛是爲彭祖其四曰萊言是爲云郇人其五曰安是爲曹姓其六曰季連是爲芊姓季連產付祖氏付祖氏產內熊九世至于渠婁繇出自熊渠有子三人其孟之名爲無康爲句亶王其中之名爲紅爲鄂王其季之名爲疵爲戚章王昆吾者衛氏也叅胡者韓氏也彭祖者彭氏也云郇人者鄭氏也曹姓者邾氏也季連者楚氏也帝嚳十其妃嚳之子而皆有天下上妃有郇氏之女也曰姜嫄氏產后稷次妃有娥氏之女也曰簡狄氏產棄次妃曰陳隆氏產帝堯次妃曰陟訾氏產帝摯帝堯娶于散宜氏之子謂之女皇氏帝舜娶于帝堯之子謂之女匭氏繇娶于有莘氏有莘氏之子謂之女志氏產文命禹娶于塗山氏塗山氏之子謂之女禱氏產啓

勸學第六十四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矣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水則爲冰而寒於水木直而中繩輮而爲輪其曲中規枯暴不復挺者輮使之然也是故不升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道不知學問之大也于越戎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者教使之然也是故木從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知日叅已焉故知明則行無過詩云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神莫大於化道福莫長於死咎孔子曰吾嘗終日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吾嘗跂而望之不如升高而博見也升高而招非臂之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非聲加疾也而聞者著假車馬者非利足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海君子之性非異也而善假於物也南方有鳥名曰蜃鳩以羽爲巢編之以髮繫之葦苕風至若折于死外破巢非不宥也所繫者然也西方有木名曰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西臨百仞之水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蘭氏之根懷氏之苞漸之滌夫君子不近

庶人不服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是故君子
靖居恭學修身致志處必擇鄉游必就士所以
防僻邪而通中正也物類之徒必有所由榮辱
之來各象其德肉腐出蟲魚枯生蠹殆教亡身
禍災乃作強自取折柔自取束邪穢在身怨之
所構布薪若一火就燥平地若一水就濕草木
疇生禽獸羣居物各從其類也是故一作正鵠
張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樹成蔭而
鳥息焉醯酸而蚋聚焉故言有召禍行有招辱
君子慎其所立焉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
川蛟龍生焉積善成德神明自傳聖心備矣是
故不積跬步無以致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
海騏驥一蹶不能千里駑馬無極功在不舍棧
而舍之朽木不知楔而不舍金石可鏤夫蠖無
爪牙之利筋脉之強上食晞土下飲黃泉者用
心一也蟹二螯八足非地鉏之穴而無所寄託
者用心躁也是故無憤憤之志者無昭昭之明
無絲絲之事者無赫赫之功行跂塗者不至事
兩君者不容目不能兩視而明耳不能兩聽而
聰騰蛇無足而騰鼯鼠五伎而窮詩云鳴鳩在

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
若結兮君子其結於一也昔者鞞巴鼓瑟而沉
魚出聽伯牙鼓瑟而六馬仰秣夫聲無細而不
聞行無隱而不形玉居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岸
不枯爲善而不積乎豈有不至哉孔子曰野哉
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飾不飾無貌
無貌不敬不敬無禮無禮不立夫遠而有光者
飾也近而逾明者學也譬之如溱邪水潦瀾焉
莞蒲生焉從上觀之誰知其非源泉也珠者陰
之陽也故勝火玉者陽之陰也故勝水其化如
神故天子藏珠玉諸侯藏金石大夫畜犬馬百
姓藏布帛不然則強者能守之知者能秉之賤
其所貴而貴其所賤不然矜寡孤獨不得焉子
貢曰君子見大川必觀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
子比德焉偏與之而無私似德所及者生所不
及者死似仁其流行痺下倨句皆循其理似義
其赴百仞之谿不疑似勇淺者流行深淵不測
似智弱約危通似察受惡不讓似貞苞裹不清
似入鮮潔以出以善化必出量必平似正盈不
求概似厲折必以東西似意是以見大川必觀

大戴禮記卷第八

子張問入官第六十五

盛德第六十六

明堂第六十七

子張問入官第六十五

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孔子曰安身取譽為難也

子張曰安身取譽如何孔子曰有善勿專自納

於教不能勿措未若家語為勿怠也進或

勿發失言勿踣聲誤為措勿進嫌其倦也

勿發失言勿踣為邪途以成之不善辭勿遂

勿發失言勿踣勿為邪途以成之君子入官自行

此六路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上六者可以

也且夫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距諫者慮之所

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墮怠者時之所

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餘則有餘專

者事之所以不成也歷者獄之所由生也歷歷

君子入官除七路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七

亦致亡故君子南面臨官大城而公治之大城

之道也故君子南面臨官大城而公治之列國

無公精知而略行之精知者當先是二路合是

而無求其報焉而民情可得也能合是六路之

路之利害施焉而不故臨之無抗民之志勝之

求報則民情不失矣勝謂民之辭恒言無

無犯民之言辭謂短量之無狡民之辭恒言無

也養之無擾於時愛之勿寬於刑言此則身安

譽至而民自得也故君子南面臨官所見邇故

明不可弊也言所見先求於近者中庸曰舜其

所求邇故不勞而得也言所求自近始故詩云

所以治者約故不用衆而譽至也法象在內故

不遠言內有法象則源泉不竭故天下積也積

歸素而木不寡短長人得其量量而用之以泉

也故治而不乱故六者貫乎心藏乎志志者心

形乎色發乎聲言若此則身安而譽至而民

自得也故君子南面臨官不治則乱至民錯乱

至則争争之至又反於乱乱反是故寬裕以容

其民慈愛以優柔之而民自得也已故躬行者

政之始也身行調悅者情之道也言調說者治

善政行易則民不怨先王善政能躬行言調悅

則民不辨法謂不爭也周禮曰仁在身則民顯

以佚之也財利之生微矣貪以不得善政必簡

矣初聞善政苟以乱之善言必聽矣聞善言乱

詳以失之後政不行規諫日至煩以不聽矣日

老夫灌灌子驕驕也小言之善者在所日開行之善者在

所能為之善者在其能躬行記聽而失之則無

益於言故上者民之儀也倫理也言是羣臣

適臣便辟者群臣僕之倫也羣僕之綱理也

故儀不正則民失誓表弊則百姓亂適臣便辟

不正廉而群臣服汗矣誓勅也服事也汗故不

可不慎乎三倫矣故君子修身反道察說而適

道之服存焉修身當本於道而省是故夫工女

必自擇絲麻良工必自擇齋林毀折人齋於職

材家語為賢君良上必自擇左右始故佚諸取

人勞於治事勞於取人佚於治事郭象曰主上

而於用也故君子欲譽則謹其所便便所習欲名則

謹於左右故上者辟如緣木者務高而畏下者

滋甚言在民上者譬若此淮南子曰君六馬之

離必於四面之衢衢道也民之離道必於上之佚

政也故上者尊嚴而絕百姓者卑賤而神孟子曰

為貴社稷次民而愛之則存惡之則亡也故君

子南面臨官貴而不驕富恭有本能圖本為身

謀其修業居久而譚譚諱也謂情邇暢而及乎

遠察一而閑于多一物治而萬物不乱者以身

為本者也故君子莅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達

諸民之情性為仁義禮智之等為喜怒哀惡之

生焉民有屬性者生之實情者人之欲詩云天

習謂性也故世舉則民親之世舉言治政均則民無

怨故君子莅民不臨以高不道以遠不責民之

所不能令臨之明王之成功則民嚴而不迎也

明王之民比屋可封苟欲齊道以數年之業則

民疾使成數年之疾則辟矣故古者冕而前旒

所以蔽明也統統塞耳所以弁聰也故水至清

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禮緯含文嘉以懸統垂

六感視聽則繹須之設兼此二事也統莊子為

紅黃也案此記典莊說及著詩之義則人君以

黃疏充耳謂充耳為欲名義幸然毛王徒以

故枉而直之使自得之民有邪枉教之使自得

自得優而柔之使自求之謂寬之揆而度之使自

索之謂量民之才民有小罪必以其善以赦其

過如死使之生其善也其善也若此而是以上

下親而不離故惠者政之始也政不正則不可

教也不習則民不可使也故君子欲言之見信

也者莫若先虛其內也謂內外欲政之速行也

者莫若以身先之也欲民之速服也者莫若以

道御之也故不先以身雖行必隣也鄰不以道
御之雖服必強矣故非忠信則無可以取親於
百姓矣此忠信寬於言行相顧也上無此內外
不相應則無可以取信者矣四者治民之統也
四者謂以身先及以道御之忠信及內外相應

九一千六十五字

盛德第六十六

聖王之盛德人民不疾六畜不疫五穀不災陰陽
順序故人諸侯無兵而正小民無刑而治蠻夷
物不害也順序故人不害也諸侯無兵而正小民無刑而治蠻夷
懷服國語曰先王古者天子常以季冬考德以
觀治乱得失辨其法凡德盛者治也德不盛者
乱也德盛者得之也德不盛者失之也是故君
子考德而天下之治乱得失可坐廟堂之上而
知也言不出戶庭而周知海內之善惡也德盛則修法德不盛則
節政法德法令法政而德不衰故曰王也王者往也民所
順生於明堂不飾故有天災則飾明堂也淮南
明堂之廟行明堂之令以調陰陽之凡民之為
氣而知四時之節以辟疾之災也亂法者生
奸邪竊盜歷法妄行者生於不足於不知足
足生於無度量也無度量則小者偷墮大者侈

靡而不知足倫苟且故有度量則民足民足則

無為奸邪竊盜歷法妄行者故有奸邪竊盜歷

法妄行之獄則飾度量也凡不孝生於不仁愛

也不仁愛生於喪祭之禮不明喪祭之禮所以

教仁愛也致愛故能致喪祭春秋祭祀之不絕

致思慕之心也孝經曰春秋祭祀以時思之也夫祭祀致饋養

之道也死且思慕饋養况於生而存乎故曰喪

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有不孝之獄則飾喪祭

之禮經解曰喪祭之禮廢則君臣凡弑上生於

義不明義者所以等貴賤明尊卑貴賤有序民

尊上敬長矣民尊上敬長而弑者寡有之也朝

聘之禮所以明義也故有弑獄則飾朝聘之禮

也經解曰朝聘之禮廢則君臣之義失凡鬪辨

生於相侵陵也相侵陵生於長幼無序而教以

敬讓也故有鬪辨之獄則飾鄉飲酒之禮也經

曰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煩

凡淫乱生於男女無

別夫婦無義婚禮享聘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

之義也享為享婦故有婦乱之獄則飾昏禮享

聘也經解曰婚姻之禮廢則夫故曰刑罰之所

從生有源不務塞其源而務刑殺之是為民設

陷以賊之也祭禮曰禮禁將然之刑罰之源生

於嗜慾好惡不節刑罰之所由故明堂天法也

有神無私勤施之法禮謂三千也唯

德也所以御民之嗜慾好惡以慎天法以成德

法也已其禮度則使之刑法者所以威不行

德法者也天道遠不責之德故季冬聽獄論刑

者所以正法也法正論為正德法而論也吏公

行之是故古者天子孟春論吏德行考羣臣能

理功能德法者為有德謂內外能行德法者為

有行謂能理德法者為有能謂能綜理之能

成德法者為有功謂內外成之故論吏而法行

事治而功成季冬正法孟春論吏治國之要也

刑則莫不應勸矣德法者御民之衝也吏者轡

也刑者筴也天子御者內史太史左右手也太史

內史皆宗伯之屬太史下大夫二人內史中大夫一人俱親王之官也書曰太史內史云內史

左史內史為右史焉古者以法為衝勸以官

為轡以刑為筴以人為手故御天下數百年而

不懈史當字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筴均馬

心故聽言不出於口刑不用而民治是以民德

美之夫民善其德必稱其人故今之人稱五帝

三王者依然若猶存者其法誠德法天其德誠

厚謂禮夫民思其德必稱其人朝夕祝之升聞

於皇天上帝歆焉故永其世而豐其年不能御

民者棄其德法譬猶御馬棄轡勒而專以筴御

馬馬必傷車必敗無德法而專以刑法御民

心走國必亡故淮南子曰舜無亡德法民心無

所法循迷惑失道謂上必以為亂無道謂苟以

為亂無道刑罰必不克又不成其無道上下俱

無道故今之稱惡者必比之於夏桀殷紂何也

曰法誠不德其德誠薄夫民惡之必朝夕祝之

升聞于皇天上帝不歆焉故水旱並興災害生

焉故曰德法者御民之本也古之御政以治天

下者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天道

故為道地理含藏故主德道德者包五宗伯之

官以成仁本為司馬之官以成聖聖通也夏氣

成禮不主智者已兼司馬九宗杜之設城郭故

以欽制司會冢宰之屬中大夫二人會計也立
天下之大計王制曰司馬以歲之成質於天子
故御四馬執六轡御天地與人與事者亦有

六政六政謂道德仁聖禮義也是故善御者正身同轡詩云

取長道遠行可以之急疾言皆從人心也可以御天地

與人事此四者聖人之所乘也四者天地與人與事是故

天子御者太史內史左右手也六官亦六轡也

天子三公合以執六官三公無官佐論道而已均五政齊

五法五法謂天子公論大夫士五法謂仁義禮智信以御四者故亦惟

其所引而之以之道則國治治典經以之德則

國安以之仁則國和禮典和以之聖則國平政典

平刑典以之義則國成刑典詰以之禮則國定射典

過而政之是不過也是故官屬不理分職不明

法政不一百事失紀曰乱也乱則飭冢宰地宜

不殖財物不審萬民飢寒教訓失道風俗淫僻
百姓流亡人民散敗曰危也危則飭司徒父子
不親長幼無序君臣上下相乖曰不和也不和
則飭宗伯賢能失官爵功勞失賞祿爵祿失則
士卒疾怨兵弱不用曰不平也不平則飭司馬

刑罰不中暴乱姦邪不勝曰不成也不成則飭
司寇百度不審立事失理財物失量曰貧也貧

則飭司空冢宰掌六典司徒掌十二教宗伯掌

職曰教職以安邦國以正萬民以均萬民以懷萬民

以服邦國以和邦國以正萬民以聚百物以事鬼神四職以詰

以養萬民以生百物以除盜賊六曰事職以富邦國

以詔其辭條九度量財物考之猶有其事故曰
御者同是車馬或以取千里或數百里者所進

退緩急異也治者同是法或以治或以乱者亦
所進退緩急異也

明堂第六十七
明堂者古有之也明堂之作其代未得而詳也

也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

二牖以茅蓋屋茅取其潔也上圓下方明堂者所以

明諸侯尊卑明堂非所以朝諸侯外水曰辟雍

夷北狄西戎各以其方列於水外明堂月令於

七五三六一八取此數以明其制也赤綴戶也白綴牖也綴飾二九四

尺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上圓下方九室十二堂

室四戶戶二牖其官方三百步在近郊近郊三

十里淳平登說判堂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

之郊然內丙巳之地轉詩說明堂在南方七里

言方負及戶牖之數亦頓重或以為明堂者文

王之廟也明堂與文王之廟不為同處或說謬也朱章日生一葉

至十五日生十五葉十六日一葉落終而復始

也孝經授神契曰朱草生冀莢華黍禾成用生

者慈仁則生其形無周時德澤洽和蒿茂大以

記朔之狀蓋說不詳晏子春秋曰明堂之制下

為宮柱名為蒿宮也周禮司土職曰正朝

不入也木工之鑿示民知節也然或以為蒿為此

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屋路寢亦待朝在

南宮將視朝出其南門周禮司土職曰正朝

王南向王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膺大夫面

面北上王族故土虎土在路門之左右南面東上

大漢太右太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

士揖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次揖士旁三揖王

還揖門左揖門右太僕前

正視朝位王入內皆退也

大戴禮記卷第九

千乘第六十八

四代第六十九

虞戴德第七十

誥志第七十一

千乘第六十八

公曰千乘之國受命於天子通其四疆教其書

杜循其灌廟建其主設其四佐列其五官處其

朝市為仁如何子曰不仁國不化公曰何如之

謂仁子曰不淫於色子曰立妃設如太廟然乃

中治中治不相陵不相陵斯庶嬪遣遣則事上

靜靜斯潔信在中朝大夫必慎以恭出會謀事

必敬以慎言長幼小大必中度此國家之所以

崇也立子設宗杜宗杜先示威威明顯見辨爵

集德是以母弟官子咸有臣志莫敢援於外大

夫中婦私謁不行此所以使五官治執事政也

夫政以教百姓百姓齊以嘉善故蠱倭不生此

之謂良民國有道則民昌此國家之所以大遂

也卿設如大門大門顯美小大尊卑中度開明

閉幽內祿出災以順天道近者開焉遠者稽焉

大戴禮記卷第八

君發禁宰而行之以時通于地散布于小理天之災祥地寶豐省及民共饗其祿共任其災此國家之所以和也國有四輔輔卿也卿設如四體毋易事毋假名毋重食凡事尚賢進能使知事爵不世能之不愆凡民戴名以能食力以時成以事立此所以使民讓也民咸孝弟而安讓此以怨省而亂不作也此國之所以長也下無用則國家富上有義則國家治長有禮則民不爭立有神則國家敬兼而愛之則民無怨心以爲無命則民不偷昔者先王立此六者而樹之德此國家所以茂也誤其四佐而官之司徒典春以教民之不則時不若不令成長幼老疾孤寡以時通于四墮有闔而不通有煩而不治則民不樂生不利衣食凡民之藏貯以及山川之神明加于民者發國一作功謀齋戒必敬會時必節日歷巫祝執伎以守官俟命而作祈王年禱民命及畜穀蜚征庶虞草方春三月緩施生育動作百物於時有事享于皇祖皇考朝孤子八人以成春事司馬司夏以教士車甲凡士執伎論功脩四衛強股肱質射御才武聰慧治衆長卒

所以爲儀綴於國出可以爲率誘於軍旅四方諸侯之遊士國中賢餘秀興閱焉方夏三月養長秀蕃庶物於時有事享于皇祖皇考爵士之有慶者七人以成夏事司寇司秋以聽獄訟治民之煩亂執權變民中凡民之不刑崩本以要間作起不敬以欺惑懂愚作於財賄六畜五穀曰盜誘居室家有君子曰義子女專曰媮飭五兵及木石曰賊以中情出小曰間大曰講利辭以亂屬曰讒以財投長曰貸凡犯天子之禁陳刑制辟以追國民之不幸上教者夫是故一家三夫道行三人飲食哀樂平無獄方秋三月收斂以時於時有事嘗新于皇祖皇考食農夫九人以成秋事司空司冬以制度制地事準揆山林規表衍沃畜水行衰濯浸以節四時之事治地遠近以任民力以節民食太古食壯之食攻老之事公曰功事不少而餼糧不多乎子曰太古之民秀長以壽者食也在今之民羸醜以嗜者事也太古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各安其居樂其官室服事信上上下下交信地移民在今之出上治不平民治不和百姓不安其居不樂其官

老疾用財壯狡用力於茲民游薄事食食於茲民憂古者殷書爲成男成女名屬升于公門此以氣食得節作事得時勸有功夏服君事不及

暘冬服君事不及凍是故年穀不成天之飢饉

道無殫者在今之世男女屬散名不升于公門

此以氣食不節作事不成天之飢饉於時委民

不得以疾死是故立民之居必於中國之休地

因寒暑之和六畜育焉五穀宜焉辨輕重制剛

柔和五味以節食時事東辟之民曰夷精以僥

至于大遠有不火食者矣南辟之民曰蠻信以

朴至于大遠有不火食者矣西辟之民曰戎勁以

剛至于大遠有不火食者矣北辟之民曰狄肥

以戾至于大遠有不火食者矣及中國之民曰

五方之民有安民和味咸有實用利器知通之

信令之及量地度居邑有城郭立朝市地以度

邑以度民以觀安危距封後利先慮久固依固

可守爲奧可以能節四時之事霜露時降方冬

三月草木落庶虞藏五穀必入于倉於時有事

蒸于皇祖皇考息國老六人以成冬事民咸知

孤寡之必不未也咸知有大功之必進等也咸

知用勞力之必以時息也推而內之水火人也弗之顧矣而况有強適在前有君長正之者乎公曰善哉

四代第六十九

公曰四代之政刑論其明者可以爲法乎子曰

何哉四代之政刑皆可法也公曰以我行之其

可乎子曰否不可臣願君之立知而以觀聞也

四代之政刑君若用之則緩急將有所不節不

節君將約之約之卒將棄法棄法是無以爲國

家也公曰巧匠輔繩而斲胡爲其棄法也子曰

心未之度習未之狎此以數踰而棄法也夫規

矩準繩鈞衡此昔者先王之所以爲天下也小

以及大近以知遠今日行之可以知古可以察

今其此取水火金木土穀此謂六府廢一不可

進一不可民並用之今日行之可以知古可以

察今其此耶昔夏商之未興也伯夷謂此二帝

之眇公曰長國治民恒幹論政之大體以教民

辦歷大道以時地性興民之陽德以教民事上

服周室之典以順事天子脩政勤禮以交諸侯

大節無廢小眇其後乎子曰否不可後也詩云

東有開明於時雞三號以興庶虞庶虞動蜚征
作畜民執功百草咸淳地傾水流之是以天子
盛服朝日于東堂以教敬示威于天下也是以
祭祀昭有神明燕食昭有慈愛宗廟之事昭有
義率禮朝廷昭有五官無廢甲冑之戒昭果毅
以聽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
庶人曰死昭哀愛無失節是以父慈子孝兄
愛弟敬此昔先王之所先施於民也君而後此
則爲國家失本矣公曰善哉子寮教我子曰
鄉也君之言善執國之節也君先眇而後善中
倫以君子言可以知古可以察今矣然而興民
壹始公曰是非吾言也吾一聞於師也子吁焉
其色曰嘻君行道矣公曰道耶子曰道也公曰
吾未能知人未能取人子曰君何爲不觀器視
才公曰視可明乎子曰可以表儀公曰願學之
子曰平原大藪瞻其草之高豐茂者必有怪鳥
獸居之且草可財也如艾而夷之其地必宜五
穀高山多林必有怪虎豹蕃孕焉深淵大川必
有蛟龍焉民亦如之君寮之此可以見器見才
矣公曰吾猶未也子曰群然戚然頤然畢然踏

然柱然抽然首然僉然湛然淵然淑然齊
齊然節節然穆穆然皇皇然見才色修聲不視
聞怪物恪命不改志舌不更氣君見之舉也得
之取也有事事也事必與食食必與位無相越
踰昔虞舜天德嗣堯取相十有六人如此公曰
嘻美哉子道廣矣曰由德徑徑吾恐憚而不能
用也何以哉公曰請問圖德何尚子曰聖知之
華也知仁之實也仁信之器也信義之重也義
利之本也委利生孽公曰嘻言之至也道天地
以民輔之聖人何尚子曰有天德有地德有人
德此謂三德三德率行乃有陰陽陽曰德陰曰
刑公曰善哉再聞此矣陽德何出子曰陽德出
禮禮出刑刑出慮慮則節事於近而揚聲於遠
公曰善哉載事何以子曰德以監位位以充局
局以觀功效以養民民於此乎上公曰祿不可
後乎子曰食爲味味爲氣爲志發志爲言發言
定名名以出信信載義而行之祿不可後也公
曰所謂民與天地相參者何謂也子曰天道以
視地道以履人道以稽廢一曰失統恐不長饗
國公愀然其色子曰君藏玉惟慎用之雖慎敬

而勿愛民亦如之執事無貳五官有美喜無並
愛卑無加尊淺無測深小無招大此謂楣機楣
機賓薦不蒙昔舜徵薦此道於堯堯親用之不
亂上下公曰請問民德子曰無以爲也難行公
曰願學之幾必能子曰貪於味不讓妨於政願
富不父妨於政慕寵假貴妨於政治民惡衆妨
於政爲父不慈妨於政爲子不孝妨於政大縱
耳目妨於政好色失志妨於政好見小利妨於
政變從無節撓弱不立妨於政剛毅犯神妨於
政鬼神過節妨於政切勿與衆克勿與比依勿
與謀放勿與游微勿與事臣聞之弗慶非事君
也君聞之弗用以亂厥德臣將慶其簡者蓋人
有可知者焉貌色聲衆有美焉必有美質在其
中者矣貌色聲衆有惡焉必有惡質在其中者
矣此者伯夷之所後出也子曰伯夷建國建政
脩一作循國脩政公曰善哉

虞戴德第七十

公曰昔有虞戴德何以深慮何及高舉安取子
曰君以聞之唯丘無以更也君之聞如未成也
黃帝慕脩一作循之曰明法于天明開施教于民

行此以上明于天化也物必起是故民命而弗
改也公曰善哉以天教于民可以班乎子曰可
哉雖可而弗由此以上知所以行斧鉞也父之
於子天也君之於臣天也有子不事父有臣不
事君是非反天而行耶故有子不事父不順
有臣不事君必刃順天作刑地生庶物是故聖
人之教于民也率天如祖地能用民德是以高
舉不過天深慮不過地質知而好仁能用民力
此以三常之禮明而名不蹇禮失則壞名失則
憯是故上古不諱正天名也天子之官四通正
地事也天子御珽諸侯御荼大夫服笏正民德
也歛此三者而一舉之戴天履地以順民事天
子告朔於諸侯率天道而敬行之以示威於天
下也諸侯內貢於天子率名敷地實也是以不
至必誅諸侯相見卿爲分以其教士畢行使仁
守會朝于天子天子以歲二月爲壇于東郊建
五色設五兵具五味陳六律品奏五聲聽明教
置離抗大侯規鵠堅物九卿佐三公三公佐天
子天子踐位諸侯各以其屬就位乃升諸侯諸
侯之教士教士執弓挾矢揖讓而升履物以射

凡七百八十字

誥志第七十一

公曰誥志無荒以會民義齋戒必敬會時必節
犧牲必全齊盛必潔上下禋祀外內無失節其
可以省怨遠災乎子曰丘未知其可以省怨也
公曰然則何以事神子曰以禮會時夫民見其
禮則上下援援則樂樂斯毋憂以此怨省而亂
不作也夫禮會其四時四孟四季五牲五穀順
至必時其節也丘未知其可以爲遠災也公曰
然則爲此何以子曰知仁合則天地成天地成
則庶物時庶物時則民財敬一作欲民財敬以時
作時作則節事節事以動衆動衆則有極有極
以使民則勸勸則有功有功則無怨無怨則嗣
世久唯聖人是故政以勝衆非以陵衆衆以勝
事非以傷事事以靖民非以徵民故地廣而民
衆非以爲災長之祿也丘聞周太史曰政不率
天下不由人則凡事易壞而難成虞史伯夷曰
明孟也幽幼也明幽雌雄也雌雄迭興而順至
正之統也日歸于西起明于東月歸于東起明
于西虞夏之歷正建於孟春於時水泮發蟄百

其地心端色容正時以敷伎時有慶以地不時
有讓以地天下之有道也有天子存國之有道
也君得其正家之不亂也有仁父存是故聖人
之教于民也以其近而見者稽其遠而明者天
事曰明地事曰昌人事曰比兩以慶違此三者
謂之愚民愚民曰姦姦必誅是以天下平而國
家治民亦無貸居小不約居大則治衆則集寡
則繆祀則得福以征則服此唯官民之上德也
公曰三代之相授必更制典物道乎子曰否猷
德保保懌乎前以小繼大變民示也公曰善哉
子之察教我子曰丘於君唯無言言必盡於
他人則否公曰教他人則如何子曰否丘則不
能昔商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
之教庶人揚則抑抑則揚綴以德行不任以言
庶人以言猶以夏后氏之柎懷袍褐也行不越
境公曰善哉我則問政子事教我子曰君問已
然黃帝之制之大禮也公曰先聖之道斯爲
美乎子曰斯爲美雖有美者必偏屬於斯昭天
之福迎之以祥作地之福制之以昌興民之德
守之以長公曰善哉

草權與瑞雉無釋物乃歲俱生于東以順四時
卒于冬萬於時雞三號卒明載于青色撫十二
月節卒于丑日月成歲曆再閏以順天道此謂
歲虞汁月天曰作明日與維天是戴地曰作昌
曰與惟地是事人曰作樂曰與惟民是嬉民之
動能不遠厥事民之悲色不遠厥德此謂表裏
時合物之所生而蕃昌之道如此天生物地養
物物備興而時用常節曰聖人主祭於天曰天
子天子崩步于四川代于四山卒葬曰帝天作
仁地作富人作治樂治不倦財富時節是故聖
人嗣則治文王治以俟時湯治以伐亂禹治以
移衆衆服以立天下堯貴以樂治時舉舜舜治
以德使力在國統民如怒在家撫官而國安之
勿變勸之勿沮民咸廢惡如進良上誘善而行
罰百姓盡於仁而遂安之此古之明制之治天
下也仁者爲聖貴次力次美次射御次古之治
天下者必聖人聖人有國則日月不食星辰不
勃海不運河不滿溢川澤不竭山不崩解陵不
施川浴不處深淵不涸於時龍至不閉鳳降忘翼
驚獸忘攫爪鳥忘距蜂螿不螫嬰兒蜃蟹不食

天駒雉出服河出圖自上世以來莫不降仁國
冢之昌國家之臧信仁是故不賞不罰如民咸
盡力車不建戈遠邇咸服胤使來往地實畢極
無怨無惡率惟懿德此無空禮無空名賢人並
憂殘毒以時省舉良良舉善善恤民使仁日敷
仁賓也

大戴禮記卷第九

大戴禮記卷第十

文王官人第七十二

諸侯遷廟第七十三

諸侯鬯廟第七十四

文王官人第七十二

一本作觀人

王曰太師慎維深思內觀民務察度情倫謂視中觀

隱變官民能歷其才藝女維敬哉試以象位歷觀其才也

女何慎乎非倫倫理次也倫有七屬屬有九用

用有六微一曰觀誠二曰考志三曰視中四曰

觀色五曰觀隱六曰揆德其說在下王曰於乎女因

方以觀之富貴者觀其禮施也觀其禮及其施曲禮曰積而能

散貧窮者觀其有德守也觀其德與其守孔壁

寵者觀其不驕奢也隱約者觀其不懼懼也曲禮曰

曰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其少觀其恭敬好

學而能弟也其壯觀其潔廉務行而勝其私也

其老觀其意憲慎強其所不足而不踰也射擊

相之圖蓋觀者如者牆使公問之喪序點揚解

而語公問之喪揚解而語曰勿壯孝弟者蓋好

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

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解而語曰好學不能好

不在此位也蓋勤有存者父子之間觀其孝慈

也父慈子孝兄弟友弟鄉黨之間觀其信憚也信

和君惠臣忠也鄉黨之間觀其信憚也信

其出入觀其交友省其交友觀其任廉任以信

考之以觀其信挈之以觀其知示之難以觀其

勇煩之以觀其治淹之以利以觀其不貪藍之

以樂以觀其不寧藍猶喜也喜之以物以觀其不輕

怒之以觀其重醉之以觀其不失也縱之以觀

其常遠使之以觀其不貳迹之以觀其不倦探

取其志以觀其情考其陰陽以觀其誠陰陽位

覆其微言以觀其信曲省其行以觀其備成此

之謂觀誠也二曰方與之言以觀其志志躬如

深躬深也其氣寬以柔其色儉而不諂其禮

先人其言後人見其所不足曰日益者也言曰

如臨人以色高人以氣賢人以言防其不足敬

見伐其所能曰日損者也其貌直而不傷其言

正而不私不飾其美不隱其惡不防其過如日

食曰有質者也其貌固嘔其言工巧嘔以貌色

柔而飾其見物務其小微有浮淺之事則工飾

人苟飾其見物務其小微而務尚其小成

以故自說言以事曰無質者也喜怒以物而色

不作煩亂之而志不營營猶深道以利而心不

移道也者臨懾以威而氣不卑曰平心而固守

者也喜怒以物而變易知煩亂之而志不裕示

之以利而易移臨攝以威而易懾曰鄙心而勢

氣者也執之以物而邀驚決之以卒而度料引

之以卒然之事而能應時度焉不學而性辨曰有慮者也難投

以物事難說以言知一如不可以解也言因困

而不知其止無辨而自慎曰愚怒者也謂開營

之以物而不虞虞度也至則攻犯人以卒而懼

置義而不可遷臨之以貨色而不可營曰繫廉

而果敢者也果敢謂不真不懼也繫廉謂不營

易移以言存志不能守鋼已諾無斷言正慎謹

能自裁斷曰弱志者也順與之弗為喜非奪之弗為

怒沉靜而寡言多稽而儉貌也隋考曰質靜者也

辨言而不固行有道而先困自慎而不讓當如

強之曰始妬誣者也謂始妬徵清而能發為攻

度察而能盡曰治志者也華如誣巧言令色

足恭一也皆以無為有者也孔子曰巧言此之

為考志也考度三曰誠在其中此見於外此上

志其以其見占其隱察其陽以其細占其大據其

七其以其聲處其氣聽處其初氣主物與物在物

生有聲聲有剛有柔有濁有清有好有惡咸發

於聲也心氣華誕者其聲流散心氣順信者其

聲順節心氣鄙戾者其聲嘶醜心氣寬柔者其

聲溫好時當為聲誤為嘶春秋左傳曰聾目聾

身沉於信氣中易義氣時舒義者剛其氣亦智氣

簡備通簡勇氣壯直聽其聲處其氣考其所為觀

其所由察其所安以其前占其後以前行以其

見占其隱以其小占其大此之謂視中也四曰

民有五性喜怒哀懼憂也喜怒哀懼憂欲以其俱

見怒氣內畜雖欲隱之陽怒必見欲氣內畜雖

欲隱之陽欲必見懼氣內畜雖欲隱之陽懼必

見憂悲之氣內畜雖欲隱之陽憂必見五氣誠

于中發形于外民情不隱也喜色由然以生由

為油油然怒色拂然以侮欲色嘔然以偷偷苟

言推求懼色薄然以下憂悲之色曩然而靜玉

曰表容誠智必有難盡之色誠仁必有可尊之

色誠勇必有難懼之色誠忠必有可親之色誠

潔必有難污之色誠靜必有可信之色質色皓

然固以安偽色縵然亂以煩雖欲故之中色不

聽也子夏問曰孝子色難是以君子戒慎不失也於雖變可知之謂觀色也五曰生民有靈

陽言人含陰陽之氣生而人有多隱其情飾其

偽以賴於物以攻其名也有隱於仁質者有隱

於知理者有隱於文藝者有隱於廉勇者有隱

於忠孝者有隱於交友者如此者不可不察也

小施而好大得小讓而好大事言願以為質當

為聲誤誤也偽愛以為忠面寬而貌慈假節以示之

假節假人故其行以攻其名如此者隱於仁質

也故為是行推前惡忠府知物焉謂有詢義之

者則推援於人而待以為首成功少其所不足

忠府而形兒又如曉然也謂有先功者因首之有

足者因薄之許以為知慮誠不及佯為不言

內誠不足色示有餘故知以動人自順而不讓

及其所不知正也觀人之動錯辭而不遂莫知

因執為意而不推諱於人也錯辭而不遂莫知

其情本非其意故辭情不終詩如是者隱於知

理者也素動人以言為先偏習之及於象涉物

而不終務廣聞而不問則不對詳為不窮色示

有餘有道而自順用之物窮則為深深遠如此

者隱於文藝者也廉言以為氣苟作廉言以驕

厲持以為勇終恐以詐臨人如此者隱於廉

勇者也自事其親好以告人乞言勞醉醉言而

面於敬愛飾其見物故得其名名揚於外不誠

於內伐名以事其親戚以故取利要取如此故

白其名以私其身如此者隱於忠孝者也陰行

以取名陰陽竊謂比周以相譽交相譽比明知

賢可以徵與左右不同而交交必重已賢知其

與交必取其重已者也心說之而身不近之身近之而實

不至而懼忠不盡懼忠盡見於眾而貌克雖盡

及眾人之前猶相充事如此者隱於交友者也此之謂觀

隱也六曰言行不類終始相悖陰陽克易外內

不合雖有隱節見行曰非誠質者也隱節隱於

其言甚忠其行甚平其志無私施不在多靜而

寡類不好耻而安人曰有行心者也事變而能

治物善而能說浚窮而能達浚深錯身立方而

能遂曰廣知者也少言如行恭儉以讓有知而

不伐有施而不置不形於曰慎謙良者也微忽

之言久而可復謂微細幽間之行獨而不克

充好勝人也行其亡如其存為奉先君及曰順信者

也貴富雖尊恭儉而能施眾強嚴威有禮而不

驕曰有德者也隱約而不懼安樂而不奢勤勞

之不憂喜怒之如度晰日守也晰明也有喜怒之來能置量度

而明置方而不毀合不瓦廉絜而不戾立強而無

私曰經者也正靜以待命命期不召不至不問

不言言不過行行不過道曰沉靜者也忠愛以

事其親歡欣以敬之盡力而不面敬以安人以

名故不生焉曰忠孝者也合志如同方共其憂

而任其難行忠信而不相疑迷隱遠而不相舍

曰至友者也心色辭氣其入人甚俞甚俞言進無已

退工也故其與人甚巧其就人甚速其叛人

甚易曰位志者也位志者言其不一如爵位及人志也位有高卑人各有志

也飲食以親貨賄以交接利以合故得望譽征

利而依隱於物曰貪鄙者也妄當為聲誤為望行征也隱據也

質不斷辭不至言心既不能裁斷而辭又不及少其所不足謀

而不已曰偽詐者也言行亟變從容謬易安然反覆

好惡無常行身不類曰無誠志者也小知而不

大決小能而不成顛小物而不知大論亟變

而多私曰華誕者也規諫而不類道行而不平

曰巧名者也云能規諫而反不類言以道行復不平也故事阻者不夷嘶鬼者不仁恃禮祀而不自修也面譽者不忠飾貌者

不情隱節者不平隱節者亦謂六隱之等多私者不義揚

言者寡信此之謂揆德謂揆度於德也王曰太師女推

其往言以揆其來行聽其來言以省往行孔子曰始吾於人聽其言而信其行今觀其陽以考其陰吾於人聽其言而觀其行也

察其內以揆其外是故隱節者可知偽飾無情

者可辨質誠居善者可得忠惠守義者可見也

王曰於乎敬哉女何慎乎非心何慎乎非人言當內慎其心人有六徵六徵既成以觀九用九用外慎於人

既立一曰取平人而有慮者二曰取慈惠而有

理者三曰取直愨一作實而忠正者四曰取順直

而察聽者五曰取臨事而絜正者六曰取慎察

而絜廉者七曰取好巧一作謀而知務者八曰取

接給而廣中者接給謂應所問而勤廣中謂博於聞識也九曰取猛

毅而度斷者此之謂九用也平仁而有慮者使

是治國家而長百姓國諸侯家采邑慈惠而有理者使

是長鄉邑而治父子鄉邑公邑直愨而忠正者使

是莅百官而察善否於周禮慎直而察聽者使則治官

是長民之獄訟出納辭令則刑官臨事而絜正

者使是守內藏而治出入則天官慎察而絜廉

者使是分財臨貨主賞賜於周禮則司條司勳巧謀而知

務者使治壤地而長百工於周禮則遂接給而

廉中者使是治諸侯而待賓客於周禮則猛毅

而度斷者使是治軍事為邊境政官也因方

而用之此之謂官能也九用有衡乃任七屬一

曰國則任貴周禮曰長二曰鄉則任貞幹事曰

曰吏以泊三曰官則任長周禮曰大事聽其四

曰學則任師周禮曰師五曰族則任宗周禮曰

行六曰家則任王易曰家有嚴君七曰先則任

賢正月王親命七屬之人曰於平慎維深內觀

民務本慎在人女平心去私慎用六證六證論

辨九用以交一人一人文王予亦不私女廢朕

命亂我法罪致不赦三戒然後及論三戒之後

其罪有司課王親受而考之然後論成

凡十一章自王曰太師已上

諸侯遷廟第七十二

成廟將遷之新廟君前徙三日齋祝宗人及從

者皆齋謂親過高祖則毀廟以昭穆遷之春秋

廟之知焉鄭玄曰改塗可也范甯云納新神故

志云遷廟者更置其廟而移故主焉徙之日君

案此篇成廟之文與殺梁相傳也

玄服從者皆玄服周禮曰公之服自斃冕而

即如公之服自斃冕而下如孤之服自斃冕而下如侯之服

自玄冕而下如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士之服

緇衣素裳其於祭也君與夫人皆申其服祭統

日公袞冕於祭也君與夫人皆申其服祭統

及命婦助祭於君皆盡其服自祭於家咸降卒

等祭於已士弁而雜記曰大夫冕而祭於祭於

食禮曰王婦纓笄衣立於房中是也然鄭氏

頓既專國禮樂車服冕以祭於何獨抑其服也

王藻曰玄端以祭揮冕以朝孫炎云端當為冕

玄冕祭服之下也其祭先君亦揮冕矣孫說為

合衣則謂其夫為君則爵弁也君命屈狄與再等

之命則上公夫人乃禕衣珠鄭等改禕衣非也

又小公一命展衣者此展衣不命者則亦緣衣玄

云孤緇冕卿大夫玄冠何為易之又命小國之

卿及內子更同列國之卿派緇冕與鞠衣錯易

非且耶從至于廟廟之言群臣如朝位外如路門

之位君入立於阼階下西向有司如朝位內如門

從在左北面神主辭故在左神將遷再拜與祝

聲三曰孝嗣侯其敢以嘉幣告于皇考某侯言

以遷代不言國成廟將徙敢告卒不奠幣者禮

事廟君及祝再拜與祝曰請導君降立於階下

奉衣服者皆奉以從祝不言奉主而稱奉衣服

衣服奉衣服者降堂君及在位者皆辟也奉衣服者至碑君從有司皆以次從出廟門奉衣服者升車乃步君升車從者皆就車也

凡出入門及大溝渠祝下擯押車祝為左故至

于新廟筵于戶牖間始自外來樽於西序下四時

之祭在室筵中在堂筵序下是設樽樽恒於東方今惟布南面之度故置樽於西以因其便

脯醢陳于房中房曰右房也諸侯左右房也設洗當東榮南

北堂深記因卿士當言深有司皆先入如朝位祝導奉

衣服者乃入君從奉衣服者入門左門左在位者皆辟也奉衣服者升堂皆反位君從升奠衣

服于席上祝奠幣于几東君北向祝在左替者盥升適房薦脯醢君盥酌奠于薦西反位君及

祝再拜興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敢用嘉幣告子皇考某侯今月吉日可以徙于新廟敢告再拜

君就東廂西面祝就西廂東面西廂因其便也在位者皆反走辟如食間走疾趨也擯者舉手曰請

反位君反位祝從在左卿大夫及衆有司諸在位者皆反位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潔為而明薦之享詩云絜謂為君及祝再拜君反位東郊祝

徹反位西郊擯者曰遷廟事畢請就燕君出廟

門卿大夫有司執事者皆出廟門告事畢事謂

諸侯釁廟第七十三藏衣服飲幣乃曰擇日而祭焉所以

成廟釁之以羊廟新成而釁者草而神之祭君

玄服立于寢門內南向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玄

服以神事故亦同爵弁以宗人曰請令以釁某

廟君曰諾遂入雍人拭羊拭乃行入廟門碑南

北面同上宰夫攝主也雍人舉羊升屋自中

中屋南面封羊血流于前乃降門以雞有司當

門北面有司宰夫雍人割雞屋下當門郊室割

雞於室中有司亦北面也郊室門郊之室一曰

大戴禮記卷第十

大戴禮記卷第十一

小辨第七十四

用兵第七十五

少問第七十六

小辨第七十四

公曰寡人欲學小辨以觀於政其可乎小辨為

也子曰否不可杜稷之主愛日曾子曰君子愛

夜不曰不可得學有所學不可以辨是故昔者

先王學齊大道以觀於政天子學樂辨風別四

風制禮以行政政禁也諸侯學禮辨官政以行事

以尊事天子官政不備則大夫學德別義別制

矜行以事君矜也士學順學順成辨言以遂志

致命遂志致也庶人聽長辨禁農以行力辨禁農如

此猶恐不濟奈何其小辨乎公曰不辨則何以

為政子曰辨而不小夫小辨破言小言破義小

義破道道小不通通道必簡簡約也言約而有

簡能以是故循弦以觀於樂足以辨風矣爾雅以

觀於古足以辨言矣近也謂依於雅頌孔子

事父遠之事君多識為獸草木之名也傳言以象反舌皆至可謂

簡矣夫道不簡則不行不行則不樂易曰簡則

則有功有功則可大可大則賢人之業夫亦固十棋之變由不可

既也而况天下之言乎公於十棋之中變數尚

寡乎故至道曰微子之言吾嘗樂辨言子曰辨

言之樂不若治政之樂辨言之樂不下席治政

之樂皇於四海夫政善則民說民說則歸之如

流水親之如父母諸侯初入而後臣之安用辨

言公曰然則吾何學而可子曰禮樂而力忠信

其君其習可乎公曰多與我言忠信而不可以

入患備與我言忠信子曰母乃既明忠信之備

而口倦其君則不可而有謂言而不行明忠信之備

而又能行之則可立待也君朝而行忠信百官

承事忠滿於中而發於外刑於民而放於四海

天下其孰能患之言所推公曰請學忠信之備

子曰唯社稷之主實知忠信若丘也綴學之徒

安知忠信公曰非吾子問之而焉也焉問子三

辭將對公曰彊避謂避彊也一曰公以夫子

曰彊侍丘聞大道不隱言不可隱也丘言之君發之

於朝行之於國一國之人莫不知何一之彊辟

丘聞之忠有九知知忠必知中能內思知忠必

知恕能自盡知人知恕必知外內恕於度物也外知

必知德知德必知政知政必知官知官必知事
知事必知患知患必知備若動而無備患而弗
知死亡而弗知安與知忠信內思畢必曰知中
中以應實曰知恕內恕外度曰知外外內參意
曰知德以柔政曰知政正義辨方曰知官官治
物則曰知事事戒不虞曰知備毋患曰樂樂義
曰終於知事而越言知備者
因義言之足明於上也

用兵第七十五

公曰用兵者其由不祥乎善祥子曰胡為其不祥
也聖人之用兵也以禁殘止暴於天下也言非
利金

也聖人之用兵也以禁殘止暴於天下也言非
利金

也聖人之用兵也以禁殘止暴於天下也言非
利金

也聖人之用兵也以禁殘止暴於天下也言非
利金

也聖人之用兵也以禁殘止暴於天下也言非
利金

也聖人之用兵也以禁殘止暴於天下也言非
利金

由心在於利用兵鮮民之生矣不如死之久矣

以取免蓋逸詩也鮮民之生矣不如死之久矣

亦困於兵革之詩也校德不塞嗣武孫武子

塞亂而徒傳鐘武事於子孫者也聖人愛百姓

而憂海內及後世之人思其德必稱其仁故今

之道堯舜禹湯文武者猶威致王今若存夫民

思其德必稱其人朝夕祝之升聞皇天上神歆

焉故永其世而豐其年也夏祭商紂羸暴於天

下暴極不辜殺戮無罪詩云無罪無不祥于天

粒食之民布散厥親雖諸夏踈遠國老幼色是

與言踈遠老成而與幼色者若楚而暴慢是親

讒貸處穀千乘曰以射投法言法行處辟辟罪

歿替天道逆亂四時禮樂不行而幼風是御任

幼之人曆失制君臣昏亂攝提失方攝提與左

使專直恒指中氣尚鄒大無紀或深聲為鄰也

書中候曰攝提移居鄒大無紀或深聲為鄰也

不告朔於諸侯周禮太師職曰正歲告于邦國

也玉瑞不行王者所以等神諸侯力政不朝

由心在於利用兵鮮民之生矣不如死之久矣

以取免蓋逸詩也鮮民之生矣不如死之久矣

亦困於兵革之詩也校德不塞嗣武孫武子

塞亂而徒傳鐘武事於子孫者也聖人愛百姓

而憂海內及後世之人思其德必稱其仁故今

之道堯舜禹湯文武者猶威致王今若存夫民

思其德必稱其人朝夕祝之升聞皇天上神歆

焉故永其世而豐其年也夏祭商紂羸暴於天

下暴極不辜殺戮無罪詩云無罪無不祥于天

粒食之民布散厥親雖諸夏踈遠國老幼色是

與言踈遠老成而與幼色者若楚而暴慢是親

讒貸處穀千乘曰以射投法言法行處辟辟罪

歿替天道逆亂四時禮樂不行而幼風是御任

幼之人曆失制君臣昏亂攝提失方攝提與左

使專直恒指中氣尚鄒大無紀或深聲為鄰也

書中候曰攝提移居鄒大無紀或深聲為鄰也

不告朔於諸侯周禮太師職曰正歲告于邦國

也玉瑞不行王者所以等神諸侯力政不朝

四方九路為九夷又引爾雅其數不同及六於

是降之災水旱臻焉霜雪大滿甘露不降百草

傷厥身失墜天下夫天下之報殃於無德者必

與其民自我民明威也公懼焉曰在民上者可

以無懼乎哉

少間第七十六

公曰今日少間我請言情於子子愀焉變色遷

席而辭曰君不可以言情於臣臣請言情於君

君則不可公曰師之而不言情焉其私不同

言師禮事天子故不使言情子曰否臣事君而不

言情於君則不臣君而不言情於臣則不君有

臣而不臣猶可有君而不君民無所錯手足公

曰吾度其上下咸通之使上下權其輕重居之

謂事後及刑罰准民之色目既見之鼓民之聲耳既聞

之動民之德心既和之通民之欲兼而壹之

稱百姓之欲也愛民親賢而教不能民庶說乎子曰說

則說矣可以為家不可以為國公曰可以為家

胡為不可以為國國之民家之民也子曰國之

民誠家之民也然其名異不可同也同名同食

曰同等名位不同唯不同等民以知極周禮大

則民不越也故天子昭有神於天地之間以示

威於天下也下者事百神諸侯脩禮於封內以

事天子大夫修官守職以事其君士修四衛執

技論力以聽乎大夫四衛四方之職曲禮曰地

也庶人仰視天文俯視地理力時使以聽乎父

母孝經曰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此唯不同

等民以可治也公曰善哉上與下不同乎子曰

將以時同時不同言有可同也上謂之閑下謂之

多疾謂不正之政君謂閑民君時同於民布政也

施善也民時同於君服聽也上下相報而終於施

施恩遠大之謀將行重器先其輕者將符重器必先

緣近小治將行重器先其輕者將符重器必先

也先清而後濁者天地也陰陽也天政曰正地

政曰生人政曰辨苟本正則華英必得其節

以秀乎矣言專陽則正華英也此官民之道也

取終始公曰善哉請少復進焉子曰昔堯取人

民狀觀其容舜取人以色禹取人以言湯取人

以聲文王取人以度觀其此四代五王之取人

志度

志度

志度

以治天下如此四代據文距殷或曰文王取人以度四代謂兼之也公曰

嘻善之不同也唯歎惜之聲公謂五子曰何為王取人德有不同也子曰何為

其不同也公曰同乎子曰同公曰人狀可知乎

問四代以人狀得善之事子曰不可知也公曰五王取人各

有以舉之胡為人之不可知也子曰五王取人

比而視相而望五王取人各以已焉是以同狀

聖王通而虛已故於求人公曰以子相人何如

子曰否丘則不能五王取人如五王丘也傳聞

之以委於君丘則不能傳聞而已亦又不能

能偏謂也公曰我聞子之言始蒙矣自言子曰由君

居之成於純胡為其蒙也由用也言能居之則榮純何為其蒙也

雖古之治天下者豈生於異州哉昔虞舜以天

德嗣堯凡賢以天德文以地德禮備含文布功嘉曰躬授天而王周據地而王也

敬德制禮朔方幽都來服南撫交趾出入日月

莫不率俾使西王母來獻其白瑄粒食之民昭

然明視西王母神也其狀如人瑄所以候氣民漢明帝時於舜廟下得玉瑄一枚也

明教通于四海夏明教於海外肅慎北發渠搜北發北秋地名其地土迅足塵間武

也變鳥舜有禹代興禹卒受命乃遷邑姚姓于陳

配天脩德使力民明教通于四海海之外肅慎

北發渠搜互羗來服禹崩十有七世乃有末孫

桀即位桀不率先王之明德乃荒耽于酒淫泆

于樂德昏政亂作官高臺淮南子土桀為琬官理臺象筋玉柱也

汙池土察言洞地為池也以民為虐呈其粒

食之民昏焉幾亡乃有商履代興履湯名論語曰湯敢用玄

禮法以觀天子天子不說則嫌於死成湯怒成

湯卒受天命不忍天下粒食之民刈戮不得以

疾死故乃放移夏桀散亡其佐伐之於南巢放

乃遷姒姓于杞對夏后氏之後於夏官而去

順民心畜地作物配天制典慈民發厥明德

重屋之西堂於此命服禹功以脩舜緒為副于

天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民明教通于四海海之

外肅慎北發渠搜互羗來服成湯卒崩殷德小

破二十有二世乃有武丁即位開先祖之府取

其明法以為君臣上下之節殷民更眩近者說

遠者至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武丁小乙之子盤

發擢而脩德重典武丁年崩殷德大破九世乃

有末孫紂即位紂不率先王之明德乃上祖夏桀行荒耽于酒淫泆於樂德昏政亂作官室高臺謂傾官鹿汗池土察以爲民虐粒食之民忽然幾亡乃有周昌霸諸侯以佐之紂不說諸侯之聽於周昌別嫌於死乃退伐崇許魏以客事天子許魏不在五代蓋時小代也文王卒受天命作物配天制無用行三明明親尚賢民明教通于四海海之外肅慎比發渠搜玄羗來服君其志焉或僕將至也君哀公也言今周衰之甚有流之者將至也公曰大哉子之教我政也列五王之德煩煩如繁諸乎煩者也如繁者言如萬物之繁蕪也子曰君無譽臣臣之言未盡請盡臣之言君如財之曰於此有功匠焉非獨善言有利器焉言有先王有措扶焉謂服膺有解保言有禮度也有措扶焉謂服膺也以時令其藏必周密發如用之易曰藏器於身待時而發可以知古可以察今可以事親可以事君可用于生又用之死吉凶並與禍福相生言職其並與及相之義也卒反生福大德配天德以配福公愀然其色變容也曰難立哉子曰臣願君之立知如以間觀也觀君博聞以立知焉時天之氣用地之財以生殺於民之死不以立知焉可以教謂率極可以苟免也

曰我行之其可乎子曰唯此在君言行此君在君也君曰足臣恐其不足未足而君謂足則臣君曰不足實足可行而君曰不足舉其前必舉其後舉其則臣云足可謂可否也舉其前必舉其後舉其左必舉其右君既教矣安能無善君道之則公民應以善吁焉其色曰大哉子之教我制也政之豐也如木之成也子曰君知未成言未盡也凡草木根韋傷則枝葉必偏枯敗當字誤爲韋偏枯是爲不實穀亦如之君以爲君爲本上失政大及小人畜穀則傷及人公曰所謂失政者若夏商之謂乎子曰否若夏商者天奪之魄不生德焉言天地絕夏商之春秋左氏傳天奪其鬼有生之鬼公曰然則何以謂失政子曰所謂失政者疆蕪未虧言疆我與草木皆未易於常也人民未變鬼神未亡依附之水土未細謂陰陽相勝氣侵細糟者猶糟實者猶實精以論惡實以論善亦言善惡之物血者猶血酒者猶酒言尚賢其賢血者猶血酒者猶酒言尚賢其賢血者猶血酒者猶酒言尚賢其賢門此之謂失政也懼猶忍也言天下安然人物政非天是反人是反臣故曰君無言情於臣君無假人器君無假人名春秋左傳曰唯器與公曰莛哉

大戴禮記卷第十二

朝事第七十七 投壺第七十八

朝事第七十七

古者聖王明義以別貴賤以序尊卑以體上下然後民知尊君敬上而忠順之行備矣是故古者天子之官有典命官掌諸侯之儀大行人掌諸侯之儀以等其爵故貴賤有別尊卑有序上下有差也典命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以定其爵故貴賤有別尊卑有序上下有差也命上公九卿爲伯其國家宮室車旌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諸侯諸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旌衣服禮儀皆以七爲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旌衣服禮儀皆以五爲節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封也皆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旌衣服禮儀亦如之凡諸侯之適子省於天子攝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省則以皮帛繼子男公之孤四命以皮帛視小國之君其卿二命其大夫再命士一命其宮室車旌衣服禮儀各視其命之數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其宮室車

旌衣服禮儀各如其命之數禮大行人以九儀別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城國之禮而行其賓主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纁籍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旒樊纓九就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其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饗禮九獻食禮九舉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纁籍七寸冕服七章建常七旒樊纓七就貳車七乘介七人禮七牢其朝位賓主之間七十步饗禮七獻食禮七舉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諸子執穀璧五寸纁籍五寸冕服五章建常五旒樊纓五就貳車五乘介五人禮五牢其朝位賓主之間五十步饗禮五獻食禮五舉諸男執蒲璧其他皆如諸子之禮凡大國之孤執帛皮以繼小國之君諸侯之卿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大夫士皆如之天子之所以明章著此義者以朝聘之禮是故千里之內歲一見千里之外千五百里之內二歲一見千五百里之外二千里之內三歲一見二千里之外二千五百里之內四歲一見二千五百里之外三千里之內五歲一見三千里之外三千五百里之內六歲一見各執

其圭端服其服乘其輅建其旌旂施其樊纓從其貳車委積之以其牢禮之數所以明別義也然後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十藻籍尺有二寸摺大圭乘大輅建大常十有二旒樊纓十有再就貳車十有貳乘率諸侯而朝日東郊所以教尊尊也退而朝諸侯爲壇三成宮旁一門天子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所以別親疏外內也公侯伯子男各以其旂就其位諸公之國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國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及其將幣也公於上等所以別貴賤序尊卑也奠圭降拜升成拜明臣禮也奉國地所出重物而獻之明臣職也肉袒入門而右以聽事也明臣禮職臣事所以教臣也率而祀天於南郊配以先祖所以教民報德不忘本也率而享祀於太廟所以教孝也與之大射以考其習禮樂而觀其德行與之圖事以觀其能儼而禮之三饗三食三宴以與之習立禮樂是故一朝而近者三年遠者六年有德焉禮樂謂之益習德行謂之益修天子之

命爲之益行然後使諸侯世相朝交歲相問殷相聘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崇天子故曰朝聘之禮者所以正君臣之義也諸侯相朝之禮各執其圭端服其服乘其輅建其旌旂施其樊纓從其貳車委積之以其牢禮之數所以別義也介紹而相見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君使大夫迎于境卿勞于道君親郊勞致館及將幣拜迎於大門外而廟受北面拜既所以致敬也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也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正之具也君親致雍既還圭饗食致贈郊送所以相與習禮樂也諸侯相與習禮樂則德行修而不流也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二讓而後傳命三讓而後入門三揖而後至階二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君使士迎于境大夫郊勞君親拜迎大門之內而朝受北面拜既拜君之辱所以致敬讓也致敬讓者君子之所

以相接也故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也
卿爲上擯大夫爲丞擯君親醴賓私覲致饗餼
既還圭璋賄贈饗食燕所以明賓主君臣之義
也故天子之制諸侯交歲相問躬相聘相厲以
禮使者聘而誤主君不親饗食所以耻厲之也
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
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正之具也以
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輕財重禮之義
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作讓矣主國待客
出入五積既客於舍五牢之具陳於內米三十
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乘禽日五雙
羣介皆餼牢壹食再饗宴與時賜無數所以厚
重禮也古之用財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
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
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古
者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義以親諸侯
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比邦國之功夏
宗以陳天下之謀冬遇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
四方之禁躬同以施天下之政時聘以結諸侯
之好躬眺以成邦國之貳間問以論諸侯之志

歸賑以教諸侯之福賀慶以養諸侯之喜致會
以補諸侯之災天子之所撫諸侯者歲徧在三
歲徧眺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喻言語計辭令
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音聲十有一歲建瑞節
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修法則十有二歲天子
巡狩躬國是故諸侯上不敢侵陵下不敢暴小
民然後諸侯之國札喪則令賻補之凶荒則令
賙委之師役則令槁檜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
有禍災則令哀弔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及
其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
爲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欲犯令者爲一書其
禮俗政事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
凡此五物者每國別異之天子以周知天下之
政是故諸侯附於德服於義則天下太平古者
天子爲諸侯不行禮義不修法度不附於德不
服於義故使射人以射禮選其德行職方氏大
行人以其治國選其能功諸侯之得失治亂定
然後明九命之賞以勸之明九伐之法以震威
之尚猶有不附於德不服於義者則使掌交說
故諸侯莫不附於德服於義者此天子之所以

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政之法也

投壺第七十八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峭壺請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又重以樂敢辭主人曰枉矢峭壺不足辭也敢以請賓曰某賜旨酒嘉肴又重以樂敢固辭主人曰枉矢峭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對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避主人阼階上再拜送賓般還曰避以拜受矢進則兩楹間追反位揖賓就筵司射進度壺反位設中執八筭請于賓曰奏投壺之令曰順投爲入比投不釋筭勝飲不勝正爵既行請爲勝者立馬三馬既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之命弦者曰請奏狸首間若一太師曰諾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投人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筭曰賓黨於右主黨於左率投司射執餘筭曰右左率投請數二筭爲純一純以取一筭爲奇有勝則司射以奇筭告曰某黨賢於某黨賢若干純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舉手曰諸勝者之弟子爲不勝者酌酌者曰諾以酌皆請舉酒當飲皆跪

奉觚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司正曰正爵既行請爲勝者立馬各直其筭上一馬從二馬以慶

慶禮曰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賓主人皆曰諾正爵既行請徹馬周則復始既筭筭多少視其坐

矢八分堂上七扶堂中五扶庭下九扶筭長尺

二寸堂下司正司射庭長及冠士立者皆屬賓

黨樂人及童子使者皆屬主黨降揖其阼階及

樂事皆與射同節壺中置小豆爲其矢躍而去

也壺去席二矢半以柘若棘無去其皮大七分

曾孫侯氏今日泰射于一張侯參之曰今日泰

射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

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饗質參既設執旌

既載于侯既亢中獲既置壺脰修七寸口徑二

寸半壺高寸受計尺二五升

壺脰修五寸

弓既平張四侯且良決拾有常既順乃讓乃揖

乃讓乃隳其堂乃節其行既志乃張射夫命射

射者之聲御車之旌既獲卒莫凡雅二十六篇

共八篇可歌歌鹿鳴狸首鵲巢采芣采蘋伐檀

白駒騶虞八篇廢不可歌七篇商齊可歌也三

篇間歌史辟史義史見史童史謗史實拾聲獻
挾魯命弟子辭曰無荒無傲無倨立無踰言若
是者有常爵嗟爾不寧侯為爾不朝于王所故
亢而射女強食食爾曾孫侯氏百福

大戴禮記卷第十二

大戴禮記卷第十三

公符第七十九

本命第八十

易本命第八十一

公符第七十九

公符自為主迎賓揖升自阼立于席入堂深既

醴降自阼君尊故其降也其餘自為主者其降

也自西階以異不使就賓阼也其餘皆公同也為迎賓

等公玄端以皮弁皆鞞玄端緇布冠及玄冠之

之冠自諸侯達官而弊之可二服皆鞞也古者

田狩而食其肉衣其皮先以兩皮皆鞞以蔽其

前後及後世聖人易之以布帛猶存其蔽前不

不忘古尊袞服異其名曰鞞其制上廣一尺下

徑五寸有博二寸朝服素鞞玄端諸侯之服皮

常色皆公冠四加玄冕四當為三玄當饗之以

表也三獻之禮饗賓也上於賓無介於饗而贊冠者

禮於臣本無樂亦饗時也冠者成人代父始宜

孔子曰娶婦三日不舉樂思嗣親然則冠禮一

舉樂可也春秋左氏傳曰以金石之樂節之謂

之冠時也皆玄端同服其醴幣朱錦采四馬其慶
也其慶賓天子儼焉侯公太子與庶子其冠皆
自為主王侯自主之重言太子誤也家語其禮
與士同饗賓也皆同士冠禮記曰天子之元者

也成王冠周公使祝雍祝王雍太祝定左與王為祝辭於冠告焉

曰達而勿多也舜多則史少則不逮祝雍曰使王近於民

遠於年少則親而奮於時惠於財及時親賢使

能陛下離顯先帝之光耀韓明也以承皇天嘉祿

欽順仲夏之吉日以古者冠也遵並大道邪邪或當為

芬或聲字秉集萬福之休靈始加昭明之元服

之誤也弱也崇積文武之寵德文章

推遠稚免之幼志免猶帝肅勤高祖清廟高祖也六合之內靡不息陛

下永永與天無極凡一孝昭冠辭漢孝昭帝冠辭曰地

上天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禮運曰地

山庶物群生各得其所靡今靡古言覆維予一

人某敬拜皇天之祐古祝辭則云嗣王某或曰

薄薄之土承天之神薄旁薄也易曰興甘風雨

庶卉百穀莫不茂者既安且寧維予一人某敬

拜下土之靈維某年某月上日年謂太歲所在

地祝辭皆爾省文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

故曰下明之也作穆穆惟予一人某敬拜迎于郊以正月朔日

迎日於東郊古者帝王以正月朝聘幸有司迎

也事天

本命第八十

分於道謂之命道為冥化自然之道也人莫違

修促謂之命也孔形於一謂之性刑法象也凡

子曰死生有命性者資於未生之前發於既生之後原其為性

於此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象微味易曰

物化化窮數盡謂之死數盡者年也故命者性

之終也命初分於道則是生之始也分道則修

則必有終矣人生而不具者五目無見不能食

不能行不能言不能化三月而徹的也轉

然後能行三年暗合然後能言三月萬物一成

三年而天道大成數因之以變化也十有六情通然後能化陰窮

反陽陽窮反陰夏至陰消陽息辰故陰以陽化

陽以陰變故男以八月而生齒八歲而毀齒一

陰一陽然後成道易曰一陰一二八十六然後

情通然後其施行行道女七月生齒七歲而毀

二七十四然後其化成化道成陽施而陰合於

三也小節也男女合中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

而嫁合於五也中節也合於太古男五十而室

女三十而嫁備於三五合於八也合於八

也不言大節省文案周禮媒氏職曰令男三

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內則曰二十而冠三十而

有室二十五而嫁尚書大傳曰男三十而
 娶女二十而嫁書曰有婦在下曰奠婦喪服為
 夫之姑姊妹之長殯然則古者皆以二十三十
 為婚姻之年十六十四為嫁娶之期今有三十
 五十創非也故譙周六師言八者維剛也天地
 此說近漢初學者所鑿焉
 以發明故聖人以合陰陽之數也卦之數也天
 地以之明聖人以之合禮義者恩之主也冠婚
 除陽九六大衍之數也禮義者恩之主也冠婚
 朝聘喪祭賓主鄉飲酒軍旅此之謂九禮也君
 冠婚朝聘五也喪祭七也禮經三百禮經統威
 儀三千於禮也行机其文之變也禮動行九事
 儀三千於禮也行机其文之變也禮動行九事
 皆有其文每其文變也禮之象五行也其義四
 更不同也五行謂內外爵故以四舉有恩有義有
 時也與五服義宜也故以四舉有恩有義有
 節有權恩厚者其服重故為父斬衰三年以恩
 制者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
 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
 為君亦服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貴貴謂為大
 為太子三日而食食食三月而沐沐沐暮而練
 諸侯也諸侯也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喪不過三年其衰不補
 異於吉墳墓不坏同於丘陵除之日敲素琴有
 無飾也終因示民有終也以節制者也資於事父以事
 省家而愛同天無二日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治
 之也父在為母齊襄暮見無二尊也百官備百

制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謂天子言而後事
 行者扶而起謂士身自執事而後事行者面詔
 而已謂庶凡此以權利者也始死三日不怠三
 月不解暮悲號三年憂恩之教也東夷二連其
 者不絕聲不憊聖人因教以制節也祥禫之
 變男者任也子者孳也男子者言任天地之道
 如長萬物之義也故謂之丈夫丈夫者長也夫者
 扶也言長萬物也知可為者知不可為者知可
 言者知不可言者知可行者知不可行者是故
 審論而明其別謂之知所以正夫德者女者如
 也子者孳也女子者言如男子之教而長其義
 理者也故謂之婦人婦人仗於人也是故無專
 制之義有三從之道在家從父適人從夫夫死
 從子無所敢自遂也從其教令故令不出閨門事在
 饋食之間而已矣易曰無由遂在中饋詩云是
 故女及日乎閨門之內且速嫌不百里而奔喪
 言及日故事無獨為行無獨成之道叅知而後
 動可驗而後言宵夜行燭官事必量六畜蕃于
 官中謂之信也如此乃為所以正婦德也女有
 五不取逆家子不取亂家子不取亂也世有刑

人不取世有惡疾不取喪婦長子不取逆家子

者為其逆德也亂家子者為其刑人者為其非

於人也世有棄於天也喪婦長子者為其無所

受命也婦有七去不順父母去無子去淫去妬

去有惡疾去多言去竊盜去不順父母去為其

逆德也無子為其絕世也淫為其亂族也妬為

其亂家也有惡疾為其不可與共粢盛也口多

言為其離親詩云婦為長古惟厲之階盜竊為其反義也婦

有三不去有所取無所歸不去與更三年喪不

去前貧賤後富貴不去大罪有五逆天地者罪

及五世欺造次及誣文武者罪及四世非聖逆

人倫者罪及三世非孝者此皆誣鬼神者罪及

二世殺人者罪止其身周書曰大命故大罪有五

殺人為下

易本命第八十一

子曰夫易之生人禽獸萬物昆蟲各有以生日

渾元之始是曰太極是主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

卦易說卦曰太極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

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或奇或偶或

孔子曰聖人智通於大道應天一地二人三

化而不窮能測萬品之情也天一日之神日數十

三而九九八十一一主日天之神日數十

之故人十月而生萬類人八九七十二偶以承

奇用奇奇主辰辰方面辰主月月主馬月契天

於下故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升

豕以升主狗升之次以狗狗三月而生六九五

十四四主時時主豕豕知時詩云有豕豕豕

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主音音主獫狁故獫狁

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禽鹿鹿鹿角長

律故禽鹿六月而生也鹿鹿之屬皆以六月生

七星主虎虎炳文也故虎七月而生二九十八

主風風之大數風之蟲蟲有變見似故蟲八月

化也非類也其餘各以其類也謂理兎魚鼈之

者言亦有生鳥魚皆生于陰而屬於陽生於陰

而生也屬於陰者故鳥魚皆卵魚游于水鳥飛于

雲舞也故冬鷺雀入于海化而為蚶以同生于

形性也故冬鷺雀入于海化而為蚶以同生于

飲而不食不食三日而死介鱗夏食冬蟄魚蛇

之屬巽子者八竅而卯生者韓詩內傳曰鶴屬胎
 而異之者乎咀嚙者九竅而胎生異物志又
 曰理十有一種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
 董仲舒曰受於無角者膏疑者為膏而無前齒齒者
 齒感於後有羽者脂譯者為而無後齒齒感於
 不用前也書生者類父夜生者類母至陰至陽類其多
 也陽陽窮反陰之義凡地東西為緯南北為經山
 為積德川為積刑山積陽川積陰高者為生下
 者為死丘陵為壯谿谷為牝蟀蛤龜珠與月感
 虛月者大陰之情故龜蛤之屬因之以感新呂
 孝氏春秋曰日月望則舉始實月晦則蟀蛤虛
 於天則陰類消於淵也是故堅土之人肥虛土
 之人大肥者象地虛也堅實大沙土之人細沙土養
 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醜息土謂沃之田耗土
 惡故生人有好醜也周禮若司徒職曰山林之
 民毛而方川澤之民黑而津丘陵之民博而長
 墳衍之民皙而瘠原隰之民是故食水者善游
 豐肉而瘠此大辨五土之分是故食水者善游
 能寒魚鱉食土者無心而不息蚯蚓之屬不氣
 而聽蟋蟀無口而食木者多力而拂熊羆之屬
 鳴皆自然之性食草者善走而愚麋鹿食桑者有絲而蛾食肉
 者勇敢而捍虎狼之屬食穀者智惠而巧食氣者
 神明而壽王喬赤松之類也西不食者不死而

神甲於道者則故曰有羽之蟲三百六十而鳳
 神伸而帶存也故曰有羽之蟲三百六十而麒麟為之長
 鳳為之長有毛之蟲三百六十而麒麟為之長
 有甲之蟲三百六十而神龜為之長有鱗之蟲
 三百六十而蛟龍為之長保之蟲三百六十而
 聖人為之長此乾坤之美類禽獸萬物之數也
 三百六十乾坤之中央萬二故帝王好壞巢破
 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故帝王好壞巢破
 勿則鳳凰不翔焉好竭水搏魚則蛟龍不出焉
 好剝胎殺夭則麒麟不來焉好填谿塞谷則神
 龜不出焉故王者動必以道靜必以理動不以
 道靜不以理則自天而不壽詖孽數起神靈不
 見風雨不時暴風水旱並興人民夭死五穀不
 滋六畜不蕃息

大戴禮記卷第十三

嘉靖癸巳吳郡袁氏嘉趣堂重彫

春秋繁露

四部叢刊初編經部

上海商務印書館縮
印武英殿聚珍版本

六經道大而難知惟春秋聖人之志在焉自孔子沒莫不有傳名於傳者五家用於世統三而止耳其後傳世學散源迷而流分蓋公羊之學後有胡毋子都董仲舒治其說信動矣嘗爲武帝置對於篇又自著書以傳于後其微言至要蓋深於春秋者也然聖人之旨

在經經之失傳傳之失學故漢諸儒多病專門之見各務高師之言至窮智畢學或不出聖人大中之道使周公孔子之志既晦而隱焉董生之書視諸儒尤博極閑深也本傳稱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今其書十卷又總名繁露其是非請伺賢者辨之太原王君家藏此書常謂仲舒之學久鬱不發將以廣之天下就予求序因書其本末云慶曆七年二月大理評事四明樓郁書

卷一

。楚莊王第一

。玉杯第二

卷二

。竹林第三

卷三

。玉英第四

。精華第五

卷四

。王道第六

卷五

減國上第七

減國下第八

隨本消息第九

會盟要第十

。正貫第十一

。十指第十二

重政第十三

卷六

服制象第十四

二端第十五

符瑞第十六

俞序第十七

離合根第十八

立元神第十九

保位權第二十

卷七

考功名第二十一

通國身第二十二

三代改制第二十三

官制象天第二十四

堯舜湯武第二十五

服制第二十六

卷八

制度第二十七

爵國第二十八

仁義法第二十九

必仁且知第三十

卷九

身之養第三十一

對膠西王第三十二

觀德第三十三

奉本第三十四

卷十

深察名號第三十五

實性第三十六

諸侯第三十七

五行第三十八

闕文第三十九

闕文第四十

卷十一

爲人者第四十一

五行之義第四十二

陽尊陰卑第四十三

王道通三第四十四

天容第四十五

天辨在人第四十六

陰陽位第四十七

卷十二

陰陽終始第四十八

陰陽義第四十九

陰陽出人第五十

天道無二第五十一

煖煖孰多第五十二

基義第五十三

闕文第五十四

卷十三

四時之副第五十五

人副天數第五十六

同類相動第五十七

五行相勝第五十八

五行相生第五十九

五行逆順第六十

治水五行第六十一

卷十四

治亂五行第六十二

五行變救第六十三

五行五事第六十四

郊語第六十五

卷十五

郊義第六十六

郊祭第六十七

四祭第六十八

郊祀第六十九

順命第七十

郊祀對第七十一

卷十六

執贊第七十二

山川頌第七十三

求雨第七十四

止雨第七十五

祭義第七十六

循天之道第七十七

卷十七

天地之行第七十八

威德所生第七十九

如天之爲第八十

天地陰陽第八十一

天地施第八十二

臣等謹案春秋繁露十七卷漢董仲舒撰繁或

作蕃蓋古字相通其立名之義不可解中興館

閣書目謂繁露晁之所垂有聯貫之象春秋比

事屬辭立名或取諸此亦以意爲說也其書發

揮春秋之旨多主公羊而徃徃及陰陽五行考

仲舒本傳蕃露玉杯竹林皆所著書名而今本

玉杯竹林乃在此書之中故崇文總目頗疑之

而程大昌攻之尤力今觀其文雖未必全出仲

舒然中多根極理要之言非後人所能依託也

是書宋代已有四本多寡不同至樓鑰所校乃

爲定本鑰本原闕三篇明人重刻又闕第五十

五篇及第五十六篇首三百九十六字第七十

五篇中一百八十字第四十八篇中二十四字

又第三十五篇顛倒一頁遂不可讀其餘訛脫

不可勝乙蓋海內藏書之家不見完本三四百

年於茲矣今以永樂大典所存樓鑰本詳校其

異于他本者凡補一千一百餘字刪一百十餘

字改定一千八百二十餘字神明煥然頓還舊

觀雖曰習見之書實則絕無僅有之本也儻非

幸遇

聖朝右文稽古使已湮舊籍復發幽光則此十七卷

者終沈於蠹簡中矣茲豈非萬世一遇哉臣等

編校之餘爲是書幸且爲讀是書者幸也乾隆

三十八年十月恭校上

春秋繁露卷一

漢 董仲舒 撰

楚莊王第一

楚莊王殺陳夏徵舒春秋貶其文不予專討也靈王殺齊慶封而直稱楚子何也曰莊王之行賢而徵舒之罪重以賢君討重罪其於人心善若不貶孰知其非正經春秋常於其嫌得者見其不得也是故齊桓不予專地而封晉文不予致王而朝楚莊弗予專殺而討三者不得則諸侯之得殆原註恐案他本是不待貶作此矣此楚靈之所以稱子而討也春秋之辭多所況是文約而法明也問者曰不予諸侯之專封復見於陳蔡之滅不予諸侯之專討獨不復見慶封之殺何也曰春秋之用辭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今諸侯之不得專討固已明矣而慶封之罪未有所見也故稱楚子以霸討之著其罪之宜死以爲天下大禁曰人臣之行貶主之位亂國之臣雖不篡殺其罪皆宜死比於此其云爾也

春秋曰晉伐鮮虞奚惡乎晉而同夷狄也曰春秋尊禮而重信信重於地禮尊於身何以知其然也宋伯姬恐

原註恐不禮而死於火齊桓公疑信而虧其地春秋一作疑賢而舉之以爲天下法曰禮而信禮無不答施無不報

天之數也今我君臣同姓適女女無良心禮以不答有

恐畏我何其不夷狄也公子慶父之亂魯危殆亡而齊

桓安案他本安作公之於彼無親尙來憂我如何與同姓而殘

賊遇我詩云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彼先人

明發不寐有懷二人人皆有此心也今晉文不以其同

姓憂我而彊大厭我我心望焉故言之不好謂之晉而

已是婉辭也問者曰晉惡而不可親公往而不敢至乃

人情耳君子何恥而稱公有疾也曰惡無故自來君子

不恥內省不疚何憂何懼案他本何懼作於志是已矣今春秋恥

之者昭公有以取之也臣凌其君始於文而甚於昭公

受亂陵夷而無懼惕之心囂囂然輕詐妄討案他本討作對犯

大禮而取同姓接不義而重自輕也人之言曰國家治

則四鄰賀國家亂則四隣散是故季孫專其位而大國

莫之正出走八年死乃得歸身亡子危困之至也君子

不恥其困而恥其所以窮昭公雖逢此時苟不取同姓

詎至於是雖取同姓能用孔子自輔亦不至如是時難

而治簡行枉而無救是其所以窮也春秋分十二世以爲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於所見微其辭於所聞痛其禍於傳聞殺其恩與情俱也是故逐季氏而言又雩微其辭也子赤殺弗忍言日痛其禍也子般殺而書乙未殺其恩也屈伸之志詳畧之文皆應之吾以其近近而遠遠親親而疎疎也亦知其貴貴而賤賤重重而輕輕也有知其厚厚而薄薄善善而惡惡也有知其陽陽而陰陰白白而黑黑也百物皆有合偶偶之合之仇之匹之善矣案他本矣作也詩云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此之謂也然則春秋義之大者也得一端而博達之觀其是非可以得其正法視其溫辭可以知其塞怨是故於外道而不顯於內諱而不隱案此下他本有於尊亦然四於賢亦然此其別內外差賢不肖而等尊卑也義不訕上智不危身故遠者以義諱近者以智畏與義兼則世逾原註一作愈一近而言逾謹矣此定哀之所以微其辭

以故用則天下平不用則安其身春秋之道也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是故雖有巧手弗修規矩不能正方圓雖有察耳不吹六律不能定五音雖有知心不覽案他本覽覺先王不能平天下然則先王之遺道亦天下之規矩六律已故聖者法天賢者法聖此其大數也得大數而治失大數而亂此治亂之分也所聞天下無二道故聖人異治同理也古今通達故先賢傳其法於後世也春秋之於世事也善復古議易常欲其法先王也然而介以一言曰王者必改制自僻者得此以爲辭曰古苟可循先王之道何莫相因世迷是聞以疑正道而信邪言甚可患也答之曰人有聞諸侯之君射麋首之樂者於是自斷麋首縣而射之曰安在於樂也此聞其名而不知其實者也今所謂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變其理受命於天易姓更王非繼前王而王也若一因前制修故業而無有案他本脫有字所改是與繼前王而王者無以別受命之君天之所大顯也事父者承意事君者儀志事天亦然今天大顯己物襲所代而率與同則不顯不明非天志故必徙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者無他

焉不敢不順天志而明自顯也若其大綱人倫道理政
治教化習俗文義盡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
名無易道之實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乎言其主堯
之道而已此非不易之效與問者曰物改而天受顯矣
其必更作樂何也曰樂異乎是制爲應天改之樂爲應
人作之彼之所授命者必民之案他本無之字所同樂也是故
大改制於初所以明天命也更作樂於終所以見天功
也緣天下之所新樂而爲之文曲且以和政且以興德
天下未徧案他本徧作偏合和王者不虛作樂樂者盈於內而
動發於外者也應其治時制禮作樂以成之成者本末
質文皆以具矣是故作樂者必反天下之所始樂於己
以爲本舜時民樂其昭堯之業也故韶韶者昭也禹之
時民樂其三聖相繼故夏夏者大也湯之時民樂其救
之於患害也故護護者救也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
伐也故武武者伐也四者天下同樂之案同樂之三子他本作之同樂
一也其所同樂之端不可一也作樂之法必反本之所
樂所樂不同事樂安得不世異是故舜作韶而禹作夏
湯作護而文王作武四樂案他本殊名則各順其民始

樂於己也吾見其效矣詩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
于崇作邑于豐樂之風也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
是時紂爲無道諸侯大亂民樂文王之怒而詠歌之也
周人德已洽天下反本以爲樂謂之大武言民所始樂
者武也云爾故凡樂者作之於終而名之以始重本之
義也由此觀之正朔服色之改受命應天制禮作樂之
異人心之動也二者離而復合所爲一也

玉杯第二

春秋譏文公以喪娶難者曰喪之法

案之法二字他本作者月不過

三年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今按經文公乃四十一月乃

原註一娶娶時無喪出其法也矣何以謂之喪娶曰春

秋之論事案此下原本重一事字莫重乎志今娶必納幣納幣之

月在喪分故謂之喪娶也且文公以秋祫祭以冬納幣

皆失於大蚤春秋不譏其前而顧譏其後必以三年之

喪肌膚之情也雖從俗而不能終猶宜未平於心今全

無悼遠之志反思念娶事是春秋之所甚疾也故譏不

出三年於首而已譏以喪娶也不別先後賤其無人心

也緣此以論禮禮之所重者在其志志敬而節具則君

子予之知禮志和而音雅則君子予之知樂志哀而居約則君子予之知喪故曰非虛加之重志之謂也志為質物為文文著於質質不居文文安施質質文兩備然後其禮成文質偏行不得有我爾之名俱不能備而偏行之寧有質而無文雖弗予能禮尚少善之介葛盧來是也有文無質非直不予乃少惡之謂周公寔來是也然則春秋之序道也先質而後文右志而左物故曰案他朝云辭令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引而後之亦宜曰喪云喪云衣服云乎哉是故孔子立新王之道明其貴志以反和見其好誠以滅偽其有繼周之弊故若此也

春秋之法以人隨君以君隨天曰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一日不可無君而猶三年稱子者為君心之未當立也此非以人隨君耶孝子之心三年不當三年不當而踰年即位者與天數俱終始也此非以君隨天耶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義也
春秋論十二世之事人道浹而王道備法布二百四十

二年之中相為左右以成文采其居參錯非襲古也是故論春秋者合而通之緣而求之伍其比隅案他本隅作偶其類覽其緒屠其贅是以人道案他本道作心浹而王法立以為不然今天子踰年即位諸侯於封內三年稱子皆不在經也而操之與在經無以異非無其辨也有所見而經安受其贅也故能以比貫類以辨付贅者大得之矣人受命於天有善善惡惡之性可養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若形體之可肥臞而不可得革也是故雖有至賢能為君親含容其惡不能為君親令無惡書曰厥辟不辟去厥祗事親亦然皆忠孝之極也非至賢安能如是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耳文公不能服喪不時奉祭倒序以不三年案倒序以不三年他本作不以三年又以喪娶娶於大夫以卑宗廟亂其羣祖以逆先公小善無一而大惡四五故諸侯弗予命大夫弗為使是惡惡之徵不臣之效也出侮於外人奪於內無位之君也孔子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蓋自文公以來之謂也

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案以字他本誤作在惡服人也是故簡六藝以贍養之詩書序其志禮樂純其美易春秋明其

知六學皆大而各有所長詩道志故長於質禮制節故
長於文樂詠德故長於風書著功故長於事易本天地
故長於數春秋是非故長於治人能兼得其所長而不
能偏舉其詳也故人主大節則知闇大博則業厭二者
異失同貶其傷必至不可不察也是故善爲師者既美
其道有慎其行齋案齋他本時蚤晚任多少適疾徐造而
勿趨稽而勿苦省其所爲而成其所湛音故力不勞而
身大成此之謂聖化吾取之

春秋之好微與其貴志也春秋修本末之義達變故之
應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極者也是故君殺賊討則善
而書其誅若莫之討則君不書葬而賊不復見矣不書
葬以爲無臣子也賊不復見以其宜滅絕也今趙盾弑
君四年之後別牘案牘字原本他本俱誤作獨今據黃氏日鈔所引改正復見非
春秋之常辭也古今之學者異而問之曰是弑君何以
復見猶曰賊未討何以書葬何以書葬者不宜書葬也
而書葬何以復見者亦不宜復見也而復見二者同貫
不得不相若也盾之復見直以赴問而辨不親弑非不
當誅也則亦不得不謂悼公之書葬直以赴問而辨當

故案他本弑亦不當罪也若是則春秋之說亂矣豈可
法哉故貫比而論是非雖難悉得其義一也今誅盾無

傳弗誅無傳不交無傳以比言之法論也無比而處之
誣辭也今視其比皆不當死何以誅之春秋赴問數百

應問數千同留經中懽案他本撥比類以發其端卒無
妄言而得應於傳者今使外賊不可誅故皆復見而問

曰此復見何也言莫妄於是何以得應乎故吾以其得
應知其問之不妥以其問之不妥知盾之獄不可不察

也夫名爲弑父而實免罪者已有之矣亦有名爲弑君
而罪不誅者逆而罪案他本之不若徐而味之且吾語

盾有本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言物莫無鄰察視
其外可以見其內也今按盾事而觀其心愿而不刑合

而信之非篡弑之鄰也按盾辭號乎天苟內不誠安能
如是案他本故訓其終始無弑之志挂惡謀者過在

不遂去罪在不討賊而已臣之宜爲君案此下他討賊

也猶子之宜爲父嘗藥也子不嘗藥故加之弑父臣不
討賊故加之弑君其意一也所以示天下廢臣子之節
其惡之大若此也故盾之不討賊爲弑君也與子之不

嘗藥爲弑父無以異盾不宜誅以此參之間者曰夫謂

之弑而有不誅其論難知案他本非衆衆作董之所能

見也故赦子之罪以傳明之盾不誅無傳何也曰案他本脫

曰世亂義廢背上不臣篡弑覆君者多而有明大惡之

誅誰言其誅故晉趙盾楚公子比皆不誅之文而弗爲

傳弗欲明之心也問者曰人弑其君重案他本重作者卿在而

弗能討者案他本無者字非一國也靈公弑趙盾不在不在之

與在惡有薄厚春秋責在而不討賊者弗繫臣子爾也

責不在而不討賊者乃加弑焉何其責厚惡之薄薄惡

之厚也曰春秋之道視人所惑爲立說以大明之今趙

盾案他本脫盾字賢而不遂於理皆見其善莫知其罪故因其

所賢而加之大惡繫之重責使人湛思而自省悟以反

道曰吁臣君之大義父子之道乃至乎此此所由惡薄

而責之厚也他國不討賊者諸斗筭之民何足數哉弗

繫人數而已此所由惡厚而責薄也傳曰輕爲重重爲

輕非是之謂乎故公子比嫌可以立趙盾嫌無臣責許

止嫌無子罪春秋爲人不知惡而恬行不備也是故重

累責之以矯枉世而直之矯者不過其正弗能直知此

而義畢矣

春秋繁露卷二

漢 董 仲 舒 撰

竹林第三

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國為禮至邠之戰偏

然反之何也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今晉變而為夷

狄楚變案他本脫變字而為君子故移其辭以從其事夫莊王

之舍鄭有可貴之美晉人不知其善而欲擊之所救已

解如案他本如作而古而如二字通用挑與之戰此無善善之心而輕

救民之意也是以賤之而不使得與賢者為禮秦穆侮

蹇叔而大敗鄭文輕衆而喪師春秋之敬賢重民如是

是故戰攻侵伐雖數百起必一二書傷其害所重也問

者曰其書戰伐甚謹其惡戰伐無辭何也曰會同之事

大者主小戰伐之事後者主先苟不惡何為使起之者

居下是其惡戰伐之辭已且春秋之法凶年不修舊意

在無苦民爾苦民尚惡之况傷民乎傷民尚痛之况殺

民乎故曰凶年修舊則讖造邑則諱是害民之案他本無之字

小者惡之小也害民之大者惡之大也今戰伐之於民

其為害幾何攷意而觀指則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

任力驅民而殘案殘他本作賤賊之其所好案好他本作惡者設而勿

用仁義以服之也詩云矢其文德治此四國此春秋之

所善也夫德不足以親近而文不足以來遠而斷斷源

難者曰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惡詐擊而善偏

戰恥伐喪而榮復讎奈何以案他本無以字春秋為無義戰而

盡惡之也曰凡春秋之記災異也雖畝有數莖猶謂之

無麥苗也今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戰攻侵伐不可勝

數而復讎者有二焉是何以異於無麥苗之有數莖哉

不足以難之故謂之無義戰也以無義戰案他本脫戰字為不

可則無麥苗亦不可矣案他本矣作也以無麥苗為可則無義

戰亦可矣若春秋之於偏戰案戰他本作義也善其偏不善其

戰有以效其然也春秋愛人而戰者殺人君子奚說善

殺其所愛哉故春秋之於偏戰也案他本無也字猶其於諸夏

也引案引字原本作隱今從他本改正下同之魯則謂之外引之夷狄則

謂之內比之詐戰則謂之義比之不戰則謂之不義故

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謂善盟戰不如不戰然而有所

謂善戰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

於指非精心遠思者其孰能知之詩曰棠棣之華偏其
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由是觀之見其指者案他本無者字不任其辭不任其辭然後
可與適道矣

司馬子反為其君使廢君命與敵情從其所請與宋平
是內專政而外擅名也專政則輕君擅名則不臣而春
秋大之案大之他本作之大奚由哉曰為其有慘怛之恩不忍餓

一國之民使之相食推恩者遠之而大為仁者自然而
美今子反出己之心矜宋之民無計其間故大之也難
者曰春秋之法卿不憂諸侯政不在大夫子反為楚臣

而恤宋民是憂諸侯也不復其君而與敵平是政案他本無
政在大夫也古闕反梁之盟信案他本無信字在大夫而春秋

刺之為其奪君尊也平在大夫亦奪君尊而春秋大之
此所問也且春秋之義臣有惡君案君子他本作擅名美故忠
臣不顯諫欲其由君出也書曰爾有嘉謀嘉猷人告爾

君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此為
人臣之法也古之良大夫其事君皆若是今子反去君
近而不復莊王可見而不告皆以其解二國之難為不

得已也奈其奪君名美何此所惑也曰春秋之道固有
常有變變用於變常用於常各止案止他本作正其科非相妨
也今諸子所稱皆天下之常雷同之義案義他本作意也子反

之行一曲之變術疑作獨修之義也夫曰驚而體失其
容心驚而事有所忘人之情也通於驚之情者取其一
美不盡其失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此之謂也今子

反往視宋聞人相食大驚而哀之不意之至於此也是
以心駭目動而違常禮禮者庶於仁文質而成體者也
今使人相食大失其仁安著其禮方救其質奚恤其文

故曰當仁不讓此之謂也春秋之辭有所謂賤者夫有
賤乎賤者則亦有貴乎貴者矣今讓者春秋之所貴雖
然見人相食驚人相爨救之忘其讓案他本脫讓字君子之道

有貴於讓者也故說春秋者無以平定之常義疑變故
之大義則案義則他本作則義幾可論矣
春秋記天下之得失而見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無傳

而著不可不察也夫泰山之為大弗察弗見而况微眇
者乎故按春秋而適往事窮其端而視其故案故原得本作殺
志之君子有喜之人不可不慎也齊頃公親齊桓公之

孫國固廣大而地勢便利矣又得霸主之餘尊而志加

於諸侯以此之故難使會同而易使驕奢即位九年未

嘗肯一與會同之事有怒魯衛之志而從諸侯于清邱

斷道春往伐魯入其北郊顧返伐衛敗之新築當是時

也方乘案乘他本作求勝而志廣大國往聘慢而弗敬其使者

晉魯俱怒內悉其衆外得黨與衛曹四國相輔大困之

宰音友獲齊頃公斲音逢丑父深本頃公之所以大辱身

幾亡國為天下笑其端乃從懼魯勝衛起伐魯魯不敢

出擊衛大敗之因得案得他本作其氣而無敵國以興患也故

曰得志有喜不可不戒此其效也自是後頃公恐懼不

聽聲樂不飲酒食肉內愛百姓問疾弔喪外敬諸侯從

會與盟卒終其身家國安寧是福之本生於憂而禍起

於喜也嗚呼物之所由然其於人切近可不省耶

逢丑父殺其身以生其君何以不得為知權丑父欺晉

祭仲許宋俱枉正以存其君然而丑父之所案所他本為

難於祭仲祭仲見賢而丑父猶見非何也曰是非難別

者在此此其嫌疑相似而不同理者不可不察夫去位

而避兄弟者君子之所甚貴獲虜逃遁者君子之所甚

案他本賤祭仲措其君於人所甚貴以生其君故春秋

以為知權而賢之丑父措其君於人所甚賤以生其君

春秋以為不知權而簡之其俱枉正以存君相似也其

使君榮之與使君辱不同理故凡人之有為也前枉而

後義者謂之中權雖不能成春秋善之魯隱公鄭祭仲

是也前正而後有枉者謂之邪道雖能成之春秋不愛

齊頃公逢丑父是也夫冒大辱以生案生字原其情無

樂故賢人不為也而衆人疑焉春秋以為人之不知義

而疑也故示之以義曰國滅君死之正也正也者正於

天之為人性命也天之為人性命使行仁義而羞可恥

非若鳥獸然苟為生苟為利而已是故春秋推天施而

順人案人他理以至尊為不可以生於至辱大羞故獲

者絕之以至辱為亦案他本無亦字不可以加於至尊大位故

雖失位弗君也已反國復案他本無復字在位矣而春秋猶有

不君之辭况其淵然方獲而虜耶其於義也案他本無也字非

君定矣若非君則丑父何權矣故欺三軍為大罪於晉

其免頃公為辱宗廟於齊是以雖難而春秋不愛丑父

大義宜言於頃公曰君慢侮而怒諸侯是失禮大矣今

被大辱而弗能死是無恥也而復案復他本重罪請俱死

無辱宗廟無羞社稷如此雖陷其身尚有廉名當此之

時死賢於生故君子生以辱不如死以榮正是之謂也

由法論之則丑艾欺而不中權忠而不中義以為不然

復察春秋春秋之序辭也置王於春正之間非曰原註

豈上奉天施而下正人然後可以為王也云爾今善善

惡惡好榮憎辱非人能自生此天施之在人者也君子

以天施之在人者聽之則丑艾弗忠也天施之在人者

使人有廉恥者不生大辱大辱莫甚於去南面之位而

束獲為虜也曾子曰辱若可避避之而已及其不可避

君子視死如歸謂如頃公者也

春秋曰鄭伐許奚惡於鄭而夷狄之也曰衛侯速卒鄭

師侵之是伐喪也鄭與諸侯盟于蜀以盟而歸諸侯於

是鄭伐是叛盟也伐喪無義叛盟無信無信無義故大

惡之間者曰是君死其子未踰年有稱伯不子法辭其

罪何曰先王之制有大喪者三年不言居喪之義也今縱

不在事也詩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居喪之義也今縱

不能如是奈何其父卒未踰年即以喪舉兵也春秋以

薄恩且施失其子心故不復得稱子謂之鄭伯以辱之

也且其先君襄公伐喪叛盟得罪諸侯諸侯怒之未解

惡之未已繼其業者宜務善以覆之今又重之無故居

喪以伐人父伐人案原本無伐人二字今從他本喪子以喪伐人父

加不義於人子施失恩於親以犯中國是父負故惡於

前已起大惡於後諸侯果怒而憎之卒案他本而俱至

謀共擊之鄭乃恐懼去楚而成蠱牢之盟是也楚與中

國俠案他本而擊之鄭罷弊危亡終身愁幸吾本其端

無義而敗由輕心然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知

其為得失之大也故敬而慎之今鄭伯既案他本無子

恩又不執計一舉兵不當被患不窮自取之也是以生

不得稱子去其義也死不得書葬案他本見其窮案

本窮也曰有國者視此行案他本身不放義與事不寤

時其案他本何如此爾在時字上

春秋繁露卷三

漢董仲舒撰

玉英第四

謂一元者大始也知元年志者案他本無者字大人之所重小

人之所輕是故治國之端在正名名之正與五世五傳

之外美惡乃形可謂得一作目一其真矣非子路之所能

見非其位而卽之雖受之先君春秋危之宋繆公是也

非其位不受案此下他本復不受二字之先君而自卽之春秋危之

吳王僚是也雖然苟能行善得衆春秋弗危衛侯晉以

正書葬是也俱不宜立而宋繆受之先君而危衛宣弗

受先君而不危以此見得衆心之爲大安也故齊桓非

直弗受之先君也乃率宜弗爲君者而立罪亦重矣然

而知恐懼故案故他本作敬舉賢人而以自覆蓋知不肯要盟

以自湔浣也遂爲案他本脫爲字賢君而霸諸侯使齊桓被案

他本誤惡而無此美得免殺滅乃幸已何霸之有魯桓

忘其憂而禍逮其身齊桓憂其憂而立功名推而散之

凡人有憂而不知憂者凶有憂而深憂之者吉易曰復

自道何其咎此之謂也匹夫之反道以除咎尙難人主



之反道以除咎甚易詩云德輶如毛言其易也

公觀魚于棠何惡也凡人之性莫不善義然而不能義

者利敗之也故君子終日言不及利欲以勿言愧之而

已愧之以案以他本作則塞其源也夫處位動風化者徒言利

之名爾猶惡之况求利乎故天王使人求賻求金皆爲

大惡而書今案他本無今字誤衍一非字非直使人也親自求之是

爲甚惡譏何故言觀魚猶言觀社也皆諱案諱他本作爲大惡

之辭也

春秋有經禮有變禮爲如安性平心者經禮也至有於

性雖不安於心雖不平於道無以易之此變禮也是故

婚禮不稱主人經禮也辭窮無稱稱案他本脫一稱字主人變

禮也天子三年然後稱王經禮也有物故則未三年而

稱王變禮也婦人無出境之事經禮也母爲子娶婦案

本無婦字奔喪父母變禮也明乎經變之事然後知輕重之

分可與適權矣難者曰春秋事同者辭同此四者俱爲

變禮而或達於經或不達於經何也曰春秋理百物案

本理辨品類別嫌微修本末者也是故星墜謂之隕案

墜謂之雨其所發之處不同或降於天或發於地其辭

不可同也今四者俱為變禮也同而其所發亦不同或發於男或發於女其辭不可同也是或達於常或達於寢也

桓之志無王故不書王其志欲立故書即位書即位者

言其弑君兄也不書王者以言其背天子是故隱不言

正桓不言王者皆從其志以見其事也從賢之志以達

其義從不肖之志以著其惡由此觀之春秋之所善善

也所不善亦不善也不可不兩省也

經曰宋督案他本脫宋督二字弑其君與夷傳言莊公馮殺之不

可及於經何也曰非不可及於經其及之端眇不足以

類鉤案他本鈎作鈎之故難知也傳曰臧孫許與晉卻克同時

而聘乎齊按經無有豈不微哉不書其往而有避也今

此傳言莊公馮而於經不書亦有以避也是故不書聘

乎案他本無乎字齊避所羞也不書莊公馮殺避所善也是故

讓者春秋之所善宣公不與其子而與其弟其弟亦不

與子而反之兄子雖不中法皆有讓高不可棄也故君

子為之諱不居正之謂避其後也亂移之宋督以存善

志此亦春秋之義善無遺案他本遺誤作道也若直原註一作止書

其篡則宜繆之高滅而善之無所見矣案他本無矣字難者曰

為賢者諱皆言之為宣繆諱獨弗言何也曰不成於賢

也其為善不法不可取亦不可棄棄之則棄善志也取

之則害王法故不棄亦不載以意見之而已苟志於仁

無惡此之謂也

器從名地從主人之謂案謂他本作位制權之端焉不可不察

也夫權雖反經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

故雖死亡終弗為也公子目夷是也故諸侯父子兄弟

不宜立而立者案者字他本作也春秋視其國與宜立之君無

以異也此皆在可以然之域也至於郕取乎莒以之案

之二字他本作之以為同居目曰莒人滅郕此不在案他本不在然之域也故諸侯在不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大德大德

無踰閑者謂正經諸侯在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小德小

德出入可也權譎也尚歸之以奉鉅經耳故春秋之道

博而要詳而反一也公子目夷復其君終不與國祭仲

已與後改之晉荀息死而不德衛曼姑拒而弗內此四

臣事異而同心其義一也目夷之弗與重宗廟祭仲與

之亦重宗廟苟息死之貴先君之命曼姑拒之亦貴先

君之命也事雖相反所爲同俱爲重宗廟貴先君之命

耳難者曰公子目夷祭仲之所爲之案他本無之字者皆存之

事君善之可矣荀息曼姑非有此事也案他本無也字而所欲

恃者皆不宜立者何以得載乎義曰春秋之法君立不

義案義他本立不書大夫立則書書之者弗予大夫之得

立不宜立者也不書予君之得立之案他本無之字也君之立

不案立不二字原本誤作宜立者非也既立之大夫奉

之是也荀息曼姑之所得爲義也難紀季曰春秋之法

大夫不得用地又曰公案公他本作君子無去國之義又曰君

子不避外難紀季犯此三者何以爲賢賢臣固盜地以

下敵棄君以避患乎曰賢者不爲是是故託賢於紀季

以見季之弗爲也紀季弗爲而紀侯使之可知矣春秋

之書事時詭案詭他本誤作記其實以有避也其書人時易其

名以有諱也故詭晉文得志之實以代案代他本作伐諱避致

王也詭莒子號謂之人避隱公也易慶父之名謂之仲

孫變盛謂之成諱大惡也然則說春秋者入則詭辭隨

其委曲而後得之今紀季受命乎君而經書專無善一

名而文見賢此皆詭辭不可不察春秋之於所賢也固

順其志而一其辭章其義而衷其美今紀侯春秋之所

貴也是以聽其入齊之志而詭其服罪之辭也移之紀

季故告糴于齊者實莊公爲之而春秋詭其辭以予臧

孫辰以鄒入于齊者實紀侯爲之而春秋詭其辭以予

紀季所以詭之不同其實一也難者曰有國家者人欲

立之固盡不聽國滅君死之正也何賢乎紀侯曰齊將

復讎紀侯自知力不加而志距之故謂其弟曰我宗廟

之主不可以不死也案他本作汝以鄒往服罪於齊請

以立五廟使我先君歲時有所依歸率一國之衆以衛

九世案他本作代之主襄公逐之不去求之弗予上下同心

而俱死之案他本無之字故謂之大去春秋賢死義且得衆心

也故爲諱滅以爲之諱見其賢之也以其賢之也見其

中仁義也

精華第五

春秋慎辭謹於名倫等物者也是故小夷言伐而不得

言戰大夷言戰而不得言獲中國言獲而不得言執各

有辭也有小夷避大夷而不得言戰大夷避中國而不

得言獲中國避天子而不得言執名倫弗予嫌於相臣

之辭也是故小大不踰等貴賤如其倫義之正也

大雩者何旱祭也難者曰大旱雩祭而請兩大水鳴鼓

而攻社天地之所為陰陽之所起也或請焉或怒焉者

何曰大旱者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壓卑也固其義也

雖大甚拜請之而已無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

滅陽者卑勝尊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以賤傷貴者案他

者無字逆節也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而案他本芻之為其

不義也此亦春秋之為強禦也故變天地之位正陰陽

之序直行其道而不忘其難義之至也是故脅嚴社而

不為不敬靈出天王而不為不尊上辭父之命而不為

不承親絕母之屬而不為不孝慈案他本義矣案他本

夫案他本

難者曰春秋之法大夫無遂事又曰出境有可以安社

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又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

大夫也又曰案他本聞喪徐行而不反也夫既曰無遂

事矣又曰專之可也既曰進退在大夫矣又曰徐行不

反也若相悖然是何謂也曰四者各有所處得其處則

皆是也失其處則皆非也春秋固有常義又有應變無

遂事者謂平生安寧也專之可也者謂救案他本危除

患也進退在大夫者謂將案他本率用兵也徐行不

反者謂不以親害尊不以私妨公也此之謂將得其私

知其指故公子結受命往媵陳人之婦于鄆道生案道

字他本誤事從齊桓盟春秋弗非以為救莊公之危公

子遂受案他本命使京師道案道他本生事之晉春秋

非之以為是時僖公安寧無危而救故案他本有危而

不專救謂之不忠無危而壇生事是卑君也故此二臣

俱生事春秋有是有非其義然也

齊桓仗案仗他賢相之能用大國之資即位案位他本

五年不能致一諸侯於柯之盟見其大信一年而近國

之君畢至鄆幽之會是也其後二十年之間亦久矣尚

未能大合諸侯也至於救邢衛之事見存亡繼絕之義

而明年遠國之君畢至貫澤陽穀之會是也故曰親近

者不以言召遠者不以此其效也其後矜功振而自

足而不修德故楚人滅弦而志弗憂江黃伐陳而不往

救損人之國而執其大夫不救陳之患而責陳不離案

他本作納原本及黃不復安鄭案鄭他本而必欲迫案

原本誤作必今據他本改正之以兵功未良成而志已滿矣故曰管仲之器小哉此之謂也自是日衰九國叛矣

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

惡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論輕是故逢丑父當斮而轅濤

塗不宜執案執他本誤作直魯季子追慶父而吳季子釋闔廬

此四者罪同異論其本殊也俱欺三軍或死或不死俱

弑君或誅或不誅聽訟折獄可無審邪故折獄而是也

理益明教益行折獄而案他本無而字非也闇理迷衆與教相

妨教政之本也獄政之末也其事異域其用一也不可

不以相順故君子重之也

難晉事者曰春秋之法未踰年之君稱子蓋人心之正

也至里克殺奚齊避此正辭而稱君之子何也曰所聞

詩無達詁案詁他本誤作話易無達占案占字原本作吉當是占字誤筆他本作言亦

誤今據文義改正春秋無達辭從變從義而一以奉人仁人案他

本無錄其同姓之禍固宜易操晉春秋之同姓也驪姬

人字案他一謀而三君死之天下之所共痛也本其所為為之者

蔽于所欲得位而不見其難也春秋疾其所蔽故去其

位案位他本辭徒言君之子而已若謂奚齊曰嘻嘻為大

本作正

國君之子富貴足矣何以兄之位為欲居之以至此乎云爾錄所痛之辭也故痛之中有痛無罪而受其死者申生奚齊卓子是也惡之中有惡者己立之己殺之不得如他臣之弑君者齊公子商人是也故晉禍痛而齊禍重春秋傷痛而敦重是以奪晉子繼位之辭與齊子成君之號詳見之也

古之人有言曰不知來視諸往今春秋之為學也道往

而明來者也然而其辭體天之微故案他本無故字難知案他

之也弗能察寂原註一作蒙若無能察之無物不在是故為

春秋者得一端而多連之見一空原註空一作宜而博貫之則

天下盡矣魯僖公以亂卽位而知親任季子季子無恙

之時內無臣下之亂外無諸侯之患行之二十年國家

安寧季子卒之後魯不支鄰國之患直乞師楚耳僖公

之情非輒不肖而國衰益危者何也以無季子也以魯

人之若是也亦知他國之皆若是也以他國之皆若是

亦知天下之皆若是也案他本無也字此之謂連而貫之故天

下雖大古今雖久以是定矣以所任賢謂之主尊國安

所任非其人謂之主卑國危萬世必然無所疑也其在

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夫鼎折足者任非其人也覆公餗

者國家傾也是故任非其人而國家不傾者自古至今

未嘗聞也故吾按春秋而觀成敗乃切惛惛於前世之

興亡也任賢臣者國家之興也夫知不足以知賢無可

奈何案他本無何字矣知之不能任大者以死亡小者以亂危

其若是何耶以莊公不知季子賢耶安知病將死召而

授以國政以殤公為不知孔父賢耶安知孔父死已必

死趨而救之二主知皆足以知賢而不決不能任故魯

莊以危宋殤以弑使莊公早用季子而宋殤素任孔父

尚案向他本誤作甫將與鄰國豈直弑哉此吾所惛惛而悲者

也

春秋繁露卷四

漢 董 仲 舒 撰

王道第六

春秋何貴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道王道也

王者人之始也王正則元氣和順風雨時景星見黃龍

下王不正則上變天賊氣案他本無氣字並見五帝三王之治

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什一而稅教以愛使以忠敬長

老親親而尊尊不奪民時使民不過歲三日民家給人

足無怨望忿怒之患疆弱之難無讒案護他本作強賊妒疾之

人民修德而美好被髮銜哺而游不慕富貴恥惡不犯

父不哭子兄不哭弟毒蟲不螫猛獸不搏抵蟲案不觸他本誤作不觸蟲故天為之下甘露朱草生醴泉出風雨時

嘉禾興鳳凰麒麟遊於郊囿圉空虛晝衣裳而民不犯

四夷傳譯而朝民情至樸而不文郊天祀地秩山川以

時至封於泰山禪於梁父立明堂宗祀先帝以祖配天

天下諸侯各以其職來祭貢土地所有案所有二字他本誤作有所

先以入宗廟端冕盛服而後見先德恩之報奉元之應

也

桀紂皆聖王之後驕溢妄行侈官室廣苑囿窮五采之

變極飾材之工困野獸之足竭山澤之利食類惡之獸

奪民財食高雕文刻鏤之觀盡案盡他本金玉骨象之

工盛羽族之飾窮原註一作殺白黑之寔深刑妄殺以凌下

聽鄭衛之音充傾宮原註一作害之志靈案他本無靈字虎兕文采

之獸以希見之意賞佞賜讒以糟為邸以酒為池孤貧

不養殺聖賢而剖其心生燔人聞其臭剔婦孕見其化

斯朝涉之足察其拇原註一作勝一作脛殺梅伯以為醢刑鬼侯

之女取其環誅求無已天下空虛羣臣畏恐莫敢盡忠

紂愈自賢周發兵不期會於孟津之上者八百諸侯共

誅紂大亡天下春秋以為戒曰亳社災周衰天子微弱

諸侯力政大夫專國士專邑不能行度制法文之禮諸

侯背叛莫修貢聘奉獻天子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孽殺

其宗不能統理更相伐銜以廣地以強相脅不能制屬

強奄弱衆暴寡富使貧并兼無已臣下上僭不能禁止

日為之食星實如雨雨益沙鹿崩夏大雨水冬大雨雪

實石于宋五六鷓退飛實霜不殺草李梅實正月不雨

至於秋七月地震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晝晦彗星見

于東方孛于原註一作升大辰鸛鶴來巢春秋異之以此見

悖亂之徵孔子明得失差貴賤反王道之本譏天王以

致太平刺惡譏微不遺小大善無細而不舉惡無細而

不去進善誅惡絕諸本案他本無本字而已矣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刺不及事也天王伐

鄭譏親也會王世子譏微也祭公來逆王后譏失禮也

刺家父求車武氏毛伯求賻金王人救衛王師敗于賈

戎案賈戎地名本公羊傳也天王不養案他本無不養二字出居

于鄭殺母弟王室亂不能及外分為東西周無以先天

下召衛侯不能致遣子突征衛不能絕伐鄭不能從無

駭滅極不能誅諸侯得以大亂篡弑無已臣下上僭僭

僂天子諸侯彊者行威小國破滅晉至三侵周與天王

戰于賈戎而大敗之戎執凡伯于楚邱以歸諸侯本怨

隨惡發兵相破夷人宗廟社稷不能統理臣子強至弑

其君法度廢而不復用威武絕而不復行案他本無行字誤衍一復

字故鄭魯易地晉文再致天子齊桓會王世子擅封邢

衛杞橫行中國意欲王天下魯舞八佾北祭泰山郊天

祀地如天子之為以此之故弑君三十二亡國五十一

細惡不絕之所致也

春秋立義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諸山川不在封內不祭有天子在諸侯不得專地不得專封不得專執天

子之大夫不得舞天子之樂不得致天子之賦不得適天子之貴君親無將案他本脫而誅大夫不得世大

夫不得廢置君命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立夫人以適不以妾天子不臣母后之黨親迎案迎字原本他

本俱同據文義疑是近字之誤以來遠故案他本無未有不先近而致遠者也案他本無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

言自近者始也

諸侯案侯他本作夏來朝者得褒邾婁儀父稱字滕薛稱侯荆得人介葛盧得名內出言如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

王道之意也案他本無也字誅惡而不得遺細大諸侯不得為匹夫與師不得執天子之大夫執天子之案之字他本誤移在大夫

二字大夫與伐國同罪執凡伯言伐獻八佾諱八言六鄭魯易地諱易言假晉文再致天子諱致言狩桓公存

邢衛祀不見春秋內心予之行法絕而不予止亂之道也非諸侯所當為也春秋之義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

復讎非子也故誅趙盾賊不討者不書葬臣子之誅也

許世子止不嘗藥而誅為弑父楚公子比脅而立而不免於死齊桓晉文擅封致天子誅絕繼絕案絕他本作世存亡

侵伐會同常為本主曰桓公救中國攘夷狄卒服楚至為王者事晉文再致天子皆止不誅善其牧案牧他本作救諸

侯奉獻天子而復周室春秋予之為伯誅意不誅辭之謂也

魯隱之代桓立祭仲之出忽立突仇牧孔父荀息之死節公子目夷不與楚國此皆執權存國行正世之義守

惓惓之心春秋嘉氣義焉故皆見之復正之謂也夷狄邾婁人牟人葛人為其天王崩而相朝聘也此其誅也

殺世子母弟直稱君明失親親也魯季子之免罪吳季子之讓國明親親之恩也閻殺吳子餘祭見刑人之不

可近鄭伯髡頑卒于會諱殺痛疆臣專君君不得為善也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明君臣之義守國之正也

衛人立晉美得衆也君將不言率師重君之義也正月公在楚臣子思君無一日無君之意也誅受令恩衛孫

以正囹圄之平也言圍成甲午祠兵案祠兵本公羊傳他本從左傳作治

兵以別迫脅之罪誅意之法也作南門刻桷丹楹作雉

門及兩觀築三臺新延殿譏驕溢不恤下也故臧孫辰

請糴于齊孔子曰君子爲國必有三年之積一年不熟

乃請糴失君之職也誅犯始者省刑絕惡疾案他本始無疾字

也大夫盟於澶淵刺大夫之專政也諸侯會同賢爲主

賢賢也春秋紀纖芥之失反之王道追古貴信結言而

已不至用牲盟而後成約故曰齊侯徯侯胥命于蒲傳

曰古者不盟結言而退宋伯姬曰婦人夜出傅母不在

不下堂曰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桓公曰無貯粟無

郭谷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宋襄公曰不鼓不成列不

阨人莊王曰古者朽不穿皮不蠹則不出君子篤於禮

薄於利要其人不要其土告從不赦不祥彊不凌弱齊

頃公弔死視疾孔父正色而立於朝人莫過而致難乎

其君齊國佐不辱君命而尊齊侯此春秋之救文以質

也救文以質見天下諸侯所以失其國者亦有焉潞子

欲合中國之禮義離乎夷狄未合乎中國所以亡也吳

王夫差行彊於越臣人之王妾人之妻卒以自亡宗廟

夷案夷他本作失社稷滅其可痛也長王投死於戲豈不哀哉

晉靈行無禮處臺上彈琴臣枝解宰人而棄漏陽處父

之謀使陽處父死及患趙盾之諫欲殺之卒爲趙穿案

作盾他本誤所殺晉獻公行逆理殺世子申生以驪姬立奚

齊卓子皆殺死國大亂四世乃定幾爲秦所從驪姬起

也原註所下脫一楚昭王行無度殺伍子胥父兄蔡昭

公朝之因請其喪昭公不與吳王非之舉兵加楚大敗

之君舍乎君室大夫舍大夫室妻楚王之母貪暴之所

致也晉厲公行暴道殺無罪人一朝而殺大臣三人明

年臣下畏恐晉國殺之陳侯佗淫乎蔡蔡人殺之古者

諸侯出疆必具左右備案一字他本師以備不虞今蔡

侯恣以身出入民間案他本無至死閭里之庸甚非人

君之行也宋閔公矜婦人而心妒案而心他本與大夫

萬博萬案他本脫魯魯莊公曰天下諸侯宜爲君唯魯

侯兩閔公如其言曰此虜也爾虜焉知魯侯之美惡乎

至萬怒搏閔公絕脰此以與臣博之過也古者人君立

於陰大夫立於陽所以別位明貴賤今與臣相對而博

置婦人在側此君臣無別也故使萬稱他國卑閔公之

意閔公籍萬而身與之博下君自置有辱之婦人之虜

俱而矜案矜他本婦人獨得殺死之道也春秋曰大夫

不適君遠此逼案通他本也梁內役原註一作取民無已其民

不能堪使民比地為伍一家亡五家殺刑其民曰先亡

者封後亡者刑君者將使民以孝於父母順於長老守

邱墓承宗廟世世祀其先今求財不足行罰如將不勝

殺戮如屠原註一作從一仇讎其民魚爛而止案而止二字國他本作則亡

中盡空春秋曰梁亡亡者自亡也非人亡之也虞公貪

財不顧其難快耳說目受晉之璧屈產之乘假晉師道

還以自滅宗廟破毀社稷不祀身死不葬貪財之所致

也故春秋以此見物不空來寶不虛出自內出者無匹

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此其應也楚靈王行彊乎陳

蔡意廣以武不顧其行慮所美內罷其眾乾谿有物女

水盡則女見水滿則不見靈王舉發其國而役三年不

罷楚國大怨案怨他本有行暴意殺無罪臣成然楚國大

憊公子棄疾卒令靈王父子自殺而取其國虞不離津

澤農不去疇土而民相愛也此非盈意之過耶魯莊公

好宮室一年三起臺夫人內淫兩弟弟兄子父相殺國

絕莫繼為齊所存夫人淫之過也妃匹貴妾可不慎邪

此皆內自彊從心之敗已見自彊之敗尚有正諫而不

用卒皆取亡曹羈諫案諫他本其君案他本下有也字曰戎衆以

無義君無自適原註一作敵君不聽果死戎寇伍子胥諫吳

王以為越不可不取吳王不聽至死伍子胥還九年越

果大滅吳國秦穆公將襲鄭百里蹇叔諫曰千里而襲

人者未有不亡者也穆公不聽師果大敗殺中匹馬隻

輪無反者晉假道道案原本無下道字虞虞公許之宮之奇諫

曰昏亡齒寒虞虢之相救非相賜也君請勿許虞公不

聽後虞果亡於春秋明此存亡道可觀也觀乎亳社知

驕溢之罰觀乎許田知諸侯不得專封觀乎齊桓晉文

宋襄楚莊知任賢奉上之功觀乎魯隱祭仲叔武孔父

荀息仇牧吳季子公子目夷知忠臣之效觀乎楚公子

比知臣子之道效死之義觀乎潞子知無輔自詛之敗

觀乎公在楚知臣子之恩觀乎漏言知忠道之絕觀乎

獻案他本無獻字六羽知上下之差觀乎宋伯姬知貞婦之信

觀乎吳王夫差知彊凌弱觀乎晉獻公知逆理近色之

過觀乎楚昭王之伐蔡知無義之反觀乎晉厲之妄殺

無罪知行暴之報案報他本誤作暴觀乎陳佗宋閔知如案如他本

作淫之過觀乎虞公梁亡知貪財枉法之窮觀乎楚靈

知苦民之壞觀乎魯莊之起臺知驕奢淫泆之失觀乎

衛侯朔知不即召之罪觀乎執凡伯知犯上之法觀乎

晉卻缺之伐邾婁知臣下作福之誅觀乎公子翬知臣

窺原一君之意觀乎世卿知移權之敗故明王視於

冥冥聽於無聲天覆地載天下萬國莫敢不悉靖共職

受命者不示臣下以知之至也故道同則不能案他本無能字

相先情同則不能相使此其教也由此觀之未有去人

君之權能制其勢者也未有貴賤無差能全其案他本無其字

位者也故君子慎之

春秋繁露卷五

漢董仲舒撰

滅國上第七

王者民之所往君者不失其羣者也案他本無也字故能使萬

民往之而得天下之羣者無敵於天下失國之君三十

一亡國之君五十二小國德薄不朝聘大國不與諸侯

會聚孤特不相守獨居不同案同他本作成羣遭難莫之救所

以亡也非獨公侯大人如此生天地之間根本微者不

可遭大風疾雨立鏢消耗衛侯朔固事齊襄而天下患

之虞號并力晉獻難之晉趙盾一夫之士也無尺寸之

土無一介之衆也而靈公據霸王之餘尊而欲誅之窮

變極詐詐盡力竭禍大及身推盾之心載案載他本作戴小國

之位孰能亡之哉故伍子胥一夫之士也去楚干闔廬

遂得意於楚所托者誠是何可禦耶楚王髡托其國於

子玉得臣而天下畏之虞公托其國於宮之奇晉獻患

之及髡殺得臣天下輕之虞公不用宮之奇晉獻亡之

存亡之端不可不知也諸侯見加以兵逃遁奔走至于

滅亡而案他本脫通奔以下八字莫之救平生之素行可見也隱代

春秋繁露卷四

桓立所謂僅存耳使無駭帥師滅極內無諫臣外無諸侯之救載亦由是也宋蔡衛國伐之鄭因其力而取之此無以異於遺重寶於道而莫之守見者掇之也鄧穀失地而朝魯桓鄧穀失地不亦宜乎

滅國下第八

紀侯之所以滅者乃九世之讎也一旦之言危百世之嗣故曰大去衛人侵成鄭入成及齊師圍成三被大兵終滅莫之救所恃者安在齊桓公欲行霸道譚遂違命故滅而奔莒不事大而事小曹伯之所以戰死於位諸侯莫助憂者幽之會齊桓數合諸侯曹小未嘗來也魯大國幽之會莊公不往戎人乃窺兵於濟西由見魯孤獨而莫之救也此時大夫廢君命專救危者魯莊公二十七年齊桓為幽之案他本無之字會衛人不來其明年桓公怒而大敗之及伐山戎張旗陳獲以驕諸侯於是魯一年三築臺亂臣比案比他本三起於內夷狄之兵仍滅於外衛滅之端以失案他本無失字幽之會亂之本存親內蔽邢未嘗會齊桓也附晉又微晉侯獲於韓而背之准之會是也齊桓卒豎刁易牙之亂作邢與狄伐案伐他本誤作戎其

同姓取之其行如此雖爾親庸能親爾乎是君也其滅于同姓衛案衛他本誤作魏侯燬滅邢是也齊桓為幽之會衛不至桓怒而伐之狄滅之桓憂而立之魯莊為柯之盟劫汶陽魯絕案絕他本桓立之邢祀未嘗朝聘齊桓見其滅率諸侯而立之用心如此豈不霸哉故以憂天下與之

隨本消息第九

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西狩獲麟曰吾道窮吾道窮三年身隨而卒階此而觀天命成敗聖人知之有所不能救命矣夫先晉獻公之卒齊桓為葵邱之會再致其集先齊孝未卒案他本無卒字一年魯僖乞師取穀晉文之威天子再致先卒一年魯僖公之心分而事齊文公不事晉先齊侯潘卒一年文公如晉衛侯鄭伯皆不期來齊侯已卒諸侯果會晉大夫於新城魯昭公以事楚案楚他本之故晉人不入楚國疆而得意一年再會諸侯伐彊吳為齊誅亂臣遂滅厲魯得其威案威他本以滅郟其明年如案如他本晉無河上之難先晉昭之卒一年無難楚國內亂臣弒君諸侯會於平邱謀誅

楚亂臣昭公不得與盟案盟他本大夫見執吳大敗楚

之黨六國於雞父公如晉而大辱春秋為之諱而言有

疾由此觀之所行從不足恃所事者不可不慎此亦存

亡榮辱之要也先楚莊王之卒三年晉滅赤狄潞氏及

甲氏留吁先楚子審卒之三年鄭服蕭魚晉侯周卒一

年先楚子昭之卒年與陳蔡伐鄭而大克其明年楚屈

建會諸侯而張中國卒之三年諸夏之君朝於楚楚子

卷繼之四年而卒其國不為侵奪而顧隆盛疆大中國

不出年餘何也楚子昭蓋諸侯可者也天下之疾其君

者皆起想而乘之兵四五出常以衆擊少以專擊散義

之盡也先卒四五年案他本作四十五年誤中國內乖齊晉魯衛

之兵分守大國襲小案他本無小字諸夏再會陳儀齊不肯往

吳在其南而二君殺中國在其北而齊衛殺其君慶封

劫案劫他本誤作切君亂國石惡之徒聚而成羣衛衍據陳儀

而為護林父據戚而以案以他本作已畔宋公殺其世子魯大

饑中國之行亡國之跡也譬如於案他本無於字文宣之際中

國之君五年之中案之中他本誤作中之五君殺以晉靈之行使

一大夫立於蜚案蜚他本誤作飛林拱揖指搗諸侯莫敢不出

此猶濕之有拔也原註一作照之有汗

盟會要第十

至意雖難喻蓋聖人者貴除天下之患貴除天下之患

故春秋重而書天下之患偏矣以為本於見天下之所

以致患其意欲以除天下之案他本無之字患何謂哉天下者

無患然後性可善性可善然後清廉之化流清廉之化

流然後王道舉禮樂興其心在此矣傳曰諸侯相聚而

盟案盟他本誤作明君子修國曰此將率為也哉是以君子以

天下為憂也患乃至於弑君三十一亡國五十二細惡

不絕之所致也辭已喻矣故曰立義以明尊卑之分彊

幹弱枝以明大小之職別嫌疑之行以明正世之義采

摠托意以矯失案失他本誤作矣禮善無小而舉惡無小而

不去以純其美別賢不肖以明其尊親近以來遠因原

一作其國而容天下名倫案倫他本誤作何等物不失其理公

心以是非賞善誅惡而王澤洽始於除患正一而萬物

備故曰大矣哉其號案號他本誤作別兩言而管天下此之謂也

正貫第十一

春秋大義之所本耶六者之科六者之指之謂也然後

援天端布流物而貫通其理則事變散其辭矣故志得失之所從生而後差貴賤之所始矣論罪源深淺定法誅然後絕屬之分別矣立義定尊卑之序而後君臣之職明矣載定下之賢方表謙案謙他本作兼義之所在則見復正焉耳幽隱不相踰而近之則密矣而後萬物之應無窮者故可施其用於人而不悖其倫矣是以必明其統於施之宜故知其氣矣然後能食其志也知其聲矣而後能扶其精也知其行矣而後能遂其形案形他本作刑也知其物矣然後能別其情也故唱而民和之動而民隨之是知引其天性所好而歷其情之所憎者也如是則言雖約說原註一作德一必布矣事雖小功必大矣聲響盛化運於物散入於理德在天地神明休集並行而不竭盈於四海而頌聲案他本無聲字詠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乃是謂也故明於情案他本無情字性乃可與論為政不然雖勞無功夙夜是寤思慮惓心猶不能覩故天下案作不有非本作非者三示當中孔子之所謂非尚安知通哉

十指第十二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文天下之大事變之博無不有也雖然大畧之案他本無之字要有十指十指者事之所案他本無所繫也王化之由得流也舉事變見有重焉一指也見事變之所至者一指也因其所以至者而治之一指也論疆幹弱枝大本小末一指也別嫌疑異同類一指也論賢才之義別所長之能一指也親近來遠同民所欲一指也承周文而反之質一指也木生火火為夏天之端一指也切刺譏之所罰考變異之所加天案天他本作大之端一指也舉事變見有重焉則百姓安矣見事變之所至者則得案則得他本誤作得則失審矣因其所以至而治之則事之本正矣疆幹弱枝大本小末則君臣之分明矣別嫌疑異同類案類他本作異則是非著矣論賢才之義別所長之能則百官序矣承周文而反之質則化所務立矣親近來遠同民所欲則仁恩達矣木生火火為夏則陰陽四時之理相受而次矣切刺譏之所罰考異變之所加則天所欲為行矣統此案他本行矣下有切刺而舉之仁義之四字無統此二字而舉之仁往而義來德澤廣大衍溢於四海陰陽和調萬物靡不得其理矣說春秋者凡用是矣此其法也

重政第十三

惟聖人能屬萬物於一而繫之元也終原註一不及本

所從來而承之不能遂其功是以春秋變一謂之元元

猶原也其義以隨天地終始也故人唯有終始也而生

不必應四時之變故元者為萬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

安在之乃存乎天地之前案他本無前字故人雖生天氣及奉

天氣者不得與天元本天元命而共違其所為也故春

正月者承天地之所為也繼天之所為而終之也其道

相與共功持業安容言乃案乃他本天地之元天地之元

奚為於此惡施於人大其貫承意之理矣能說鳥獸之

類者非聖人所欲案他本無欲字說也聖人所欲說在於說仁

義而理之知其分科條別貫所附明其義之所審勿使

嫌疑是乃聖人之所貴而已矣不然傳於衆辭觀於衆

物說不急之言而以惑後進者君子之所甚惡也奚以

為哉聖人思慮不厭晝日繼之以夜然後萬物察者仁

義矣由此言之尚自為得之哉故曰於乎為人師者可

無慎耶夫案夫字下他本衍一之字義出於經經傳大本也棄營勞

心也苦志盡情頭白齒落尚不合自錄也哉人始生有

大命是其體也有變命案此下他本復有變命三字存其間者其政

難政也政不齊則人案他本無入字有忿怒之志若將施危

難之中而時有隨遭者神明之所接絕屬之符也亦有

變其間使之不齊如此不可不省之省之則重政之本

矣撮以為一進義誅惡絕之本而以其施此與湯武同

案他本無同字而有異湯武用之治仁案仁他本故春秋明得失

差貴賤本之天王之所失天下者使諸侯得以大亂之

說而後引而反之故曰博案博他本誤作傳而明切而深矣

春秋繁露卷五

春秋繁露卷六

漢 董 仲 舒 撰

服制像第十四

天地之生萬物也以養人故其可食案食他本作適者以養身

體其可威者以為容服禮案禮他本誤作體之所為興也劍之

在左青龍之象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鈞之在前赤

鳥之象也冠之在首元武之象也四者人之盛飾也夫

能通古今別然不然乃能服此也原註一作通古別今然後能服此也蓋

元武者貌之最嚴有威者也其像在右原註一作後其服反

居首武之至而不用矣聖人之案他本無之字所以超然雖欲

從之末由也已夫執介冑而後能拒敵者故非聖人之

所貴也君子顯之于服而勇武者消其志于貌也矣故

文德為貴而威武為下此天下之所以永全也于春秋

何以言之孔父義形於色而姦臣不敢容邪虞有宮之

奇而獻公為之不寐晉厲之彊中國以寢尸流血不已

故武王克殷裨冕而搢笏虎賁之士說劔安在勇猛必

任武殺然後威是以君子所服為上矣故望之儼然者

亦已至哉案哉他本作矣豈可不察乎

二端第十五

春秋至意有二端不本二端之所從起亦未可與論災

異也小大微著之分也夫覽求微細於無端之處誠知

小之為大也微之將為著也吉凶未形聖人所獨立也

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此之謂也故王者受命改正朔不

順數而往必迎來而受之者授受之義也故聖人能繫

心於微而致之著也是故春秋之道以無案無他本作元之深

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案原本無以王之政四字

正諸侯之位五者俱正而化大行然書曰蝕星隕有或

山崩地震夏大雨水冬大雨雪隕霜不殺草自正月不

雨至於秋七月有鸚鵡來巢春秋異之以此見悖亂之

徵是小者不得大微者不得著雖甚末原註一作其本末亦一

案他本無一字端孔子以此效之吾所以責微案他本無微字重始是

也因惡夫推災異之象于前然後圖安危禍亂于後者

非春秋之所甚貴案他本脫貴字也然而春秋舉之以為一端

者亦欲其省天譴而畏天威內動于心志外見于事情

修身審己明善心以反道者也豈非貴微重始慎終推

效者哉

符瑞第十六

有非力之所能致而自致者西狩獲麟受命之符是也

然後託乎春秋正不正之間而明改制之義一統乎天

子而加憂于天下之憂也務除案務除他本天下所患

案他本而欲以上通五帝下極三王以通百王之道而

隨天之終始博得失之效而攷案攷他本命象之為極理

以盡情性之宜則天容遂矣案矣他本百官同望異路一

之者在主率之者在相

俞序第十七

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原註一作深一正天端王公之位萬案

本萬字下民之所欲原註一作始一下明得失起賢才以待後

聖故引史記理往事正是非見案見他本王公史記十二

公之間皆衰世之事故門人惑孔子曰吾原註一無因

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為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

切明案他本故子貢問子公肩子言其切而為國家賢

案賢他本也其為切而至於殺君亡國奔走不得保社稷

其所以然是皆不明於道不覽於春秋也故衛子夏言

有國家者不可不學春秋不學春秋則無以見前後旁

側之危則不知國之大柄君之案之他本重任也故或魯

窮失國揜殺於位一朝至爾苟能述春秋之法致行其

道豈徒除禍哉乃堯舜之德也故世子曰功及子孫光

輝百案此下自世聖王之德起至故其所善止共三百

世聖王之德莫美於恕案恕他本故子先言春秋詳己

而畧人因其國而容天下春秋之道大得之則以王小

得之則以霸故曾子子石盛美齊侯安諸侯尊天子霸

王之道皆本於仁仁天心故次以天心愛人之大者莫

大於思患而豫防之故蔡得意於吳魯得意於齊而春

秋皆不告故次以言怨人不可邇案通他本敵國不可狎

攘竊之國不可使久親皆防患為民除患之意也不愛

民之漸乃至於死亡故言楚靈王晉厲公生弑於位不

仁之所致也故善宋襄公不厄人不由其道而勝不如

由其道而敗春秋貴之將以變習俗而成王化也故子

案他本夏言春秋重人諸譏皆本此或奢侈使人憤怨

或暴虐賊害人終皆禍及身故子池言魯莊築臺丹楹

刻桷晉厲之刑刻意者皆不得以壽終上奢侈刑又急

皆不內怨求備於人故次以春秋緣人情赦小過而傳

明之曰君子辭也孔子明得失見成敗疾時原註一世

之不仁失王道之體故緣人情案他本脫道之體故緣人情七字誤衍下文孔子

子曰吾因赦小過傳又明之曰君子辭案辭他本也孔子

曰吾因行事加吾王心焉假其位號以正人倫因其成

敗以明順逆故其所善案以上係校正錯簡則桓文行之而遂其

所惡則亂國行之終以敗故始言大惡殺君亡國終言

赦小過是亦始於麤糲終於精微教化流行德澤大洽

天下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少過矣亦譏二名之意

也

離合根第十八

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見其光高其位所以為

尊也下其施所以為仁也藏其形所以為神見其光所

以為明故位尊而施仁藏神而見光者天之行也故為

人主者法天之行是故內深藏所以為神外博觀所以

為明也任羣賢所以為受成乃不自勞於事所以為尊

也汎愛羣生不以喜怒賞罰所以為仁也故為人主者

以無為為道以不私為寶立無為之位而乘備具之官

案之官他本足不自動而相者導進口不自言而擯者

質辭心不自慮而羣臣效當故莫見其為之而功成矣

此人主所以法天之行也為人臣者法地之道暴其形

出其情以示人高下險易堅柔案與他本剛柔肥羸美

惡累原註一可就財也故其形宜不宜可得而財也為

人臣者比地貴信而悉見其情于主主亦得而財之故

王道威而不失為案為字下原本誤接世聖王之德云云三百五十八字乃係第十七篇餘

簡今已校正歸在前篇人臣常竭情悉力而見其短

一作長使主上得而器使之而猶地之竭竟其情也故

其形原註一宜可得而財也

立元神第十九

君人者國之元發言動作萬物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

之端也失之毫釐駟不及追故為人君者謹本詳始敬

小慎微志如死灰形如委衣安精養神寂寞無為休形

無見影揜聲無出響虛心下士觀來察往謀於眾賢考

求眾人得其心徧案徧他本見其情察其好惡以叅忠

佞考其往行驗之於今計其蓄積受於先賢釋其讎怨

視其所爭差其黨族所依為臬原註一據位治人用何

原註一為名原註一累日積久何功不成可以內察外

可以小占大必知其實是爲開闢君人者國之本也夫爲國其化莫大於崇本崇本案他本脫下則君化若神

崇本二字

則君化若神

不崇本則君無以兼人無以兼人雖峻刑重誅而民不從是所謂驅國而棄之者也忠孰甚焉何謂本曰天地人萬物之本也天生之地養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養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禮樂三者相爲手足合以成體不可一無也無孝悌則亡其所以生無衣食則亡其所以養無禮樂則亡其所以成也三者皆亡則民如麋鹿各從其欲家自爲俗父不能使子君不能使臣雖有城郭名曰虛邑如此者其君枕塊而僵莫之危而自危莫之喪而自亡是謂自然之罰自然之罰至案他本誤作裏裏襲石室分障險阻猶不能逃之也明主賢君必於其信是故肅慎三本郊祀致敬共案其他本誤作其事祖禰舉顯孝悌表異孝行所以奉天本也秉耒躬耕採桑親蠶墾草殖穀開闢以足衣食所以奉地本也立辟靡庠序修孝悌敬讓明以案明以二字他本作以明教化感以禮樂所以奉人本也三者皆奉則民如子弟不敢自專邦如父母不待恩而愛不須嚴而使雖野居露宿厚於宮室如是者其

君安枕而臥莫之助而自彊莫之綏而自安是謂自然之賞自然之賞至雖退讓委國而去百姓襁負其子隨而君之君亦不得離也故以德爲國者甘於飴蜜固於膠漆是以聖賢勉而崇本而不敢失也君人者國之證也不可先倡感而後應故居倡之位而不行倡之勢不居和之職而以和爲德常盡其下故能爲之上也

體國之道在於尊神尊者所以奉其政也神者所以就其化也故不尊不畏不神不化夫欲爲尊者在於任賢欲爲神者在於同心賢者備股肱則君尊嚴而國安同心相承則變化若神莫見其所爲而功德成是謂尊神也

天積衆精以自剛聖人積衆賢以自彊天序日月星辰以自光聖人序爵祿以自明天所以剛者非一精之力聖人所以彊者非一賢之德也故天道務盛其精聖人務衆其賢盛其精而壹其陽衆其賢而同其心壹其陽然後可以致其神同其心然後可以致其功是以建治之術貴得賢而同心爲人君者其要貴神神者不可得而視也不可得而聽也是故視而不見其形聽而不聞

其聲聲之不聞故莫得其響不見其形故莫得其影莫得其影則無以曲直也莫得其響則無以清濁也無以曲直則其功不可得而敗無以清濁則其名不可得而度也所謂不見其形者非不見其進止之形也言其所以進止不可得而見也所謂不聞其聲者非不聞其號令之聲也言其所以號令不可得而聞也不見不聞是謂冥昏能冥則明能昏則彰能冥能昏是謂神人君貴居冥而明其位處陰而向陽惡人見其情而欲知人之心是故為人君者執無源之慮行無端之事以不求奪以不問問吾以不求奪則我利矣彼以不出出案出出二字他彼情矣故終日問之彼不知其所對終日奪之彼不知其所出吾則以明而彼不知其所亡故人臣居陽而為陰人君居陰而為陽陰道尚形而露情陽道無端而貴

神

保位權第二十

民無所好君無以權也民無所惡君無以畏也無以權無以畏則君無以禁制也無以禁制則比肩齊勢而無

以為貴矣故聖人之治國也因天地之性情孔竅之所利以立尊卑之制以等原註一作異貴賤之差設官府爵祿利五味盛五色調五聲案聲他本音以誘其耳目自令清濁昭然殊體榮辱踴然相駁以感動其心務致民令有所好案好字下他本衍一必字有所好然後可得而勸也故設賞以勸之有所好必有所惡有所惡然後可得而畏也故設罰以畏之既有所勸又有所畏然後可得而制之者制其所好是以勸賞而不得多也制其所惡是以畏罰而不得案得他本可過也所好多則作福所惡過案過他本多則作威作威則君亡權天下相怨作福則君亡德天下相賊故聖人之制民使案民使二字他本使民之有欲不得過節使之敦朴不得無欲無欲有欲各得以足而君道得矣國之所以為國者德也君之所以為君者威也故德不可共威不可分德共則失恩威分則失權失權則君賤失恩則民散民散則國亂君賤則臣叛是故為人君者固守其德以附其民固執其權以正其臣聲有順逆必有清濁形有善惡必有曲直故聖人聞其聲則別其清濁見其形則異其曲直於濁之中必知其清於清之中必知

其濁於曲之中必見案見他本其直於直之中必見案見他本

知其曲於聲無細案無細二字他本而不取於形無小而

不舉不以著蔽微不以衆揜寡各應其事以致其報黑

白分明然後民知所去就民知所去就然後可以致治

是為象則原註一作副為人君者居無為之位行不言之教

寂而無聲靜而無形執一無端為國源泉因國以為身

因臣以為心以臣言為聲以臣事為形有聲必有響有

形必有影聲出於內響報於外形立於上影應於下響

有清濁影有曲直響所報非一聲也影所應非一形也

故為君虛心靜處聰聽其響明視其影案影他本以行賞

罰之象其行賞罰也響清則生清者榮響濁則生濁者

辱影正則生正者進影枉則生枉者細案學他本摩案學他本名考

質以參其實賞不空施案施他本罰不虛出是以羣臣分

職而治各敬而事爭進其功顯廣其名而人君得載其

中此自然致力之術案術他本也聖人由之故功出於

臣名歸於君也誤作樹

春秋繁露卷六

春秋繁露卷七

漢 董 仲 舒 撰

考功名第二十一

考績之法考其所積也天道積聚眾精以為光聖人積

聚眾善以為功故日月之明非一精之光也聖人致太

平非一善之功也明所從生不可為源善所從出不可

為端量勢立權因事制義故聖人之為天下與利也其

猶春氣之生草也各因其生小大而量其多少其為天

下除害也若川瀆之瀉於海也各順其勢傾側而制於

南北故異孔而同歸殊施而鈞德其趣於與利除害一

也是以與利之要在於致之不在於多少除害之要在

於去之不在於南北考績細陟計事除廢原註一作費有益

者謂之公無益者謂之煩案學他本摩案學他本名責實不得虛言

有功者賞有罪者罰功盛者賞顯罪多者罰重不能致

功雖有賢名不予之賞官職不廢雖有愚名不加之罰

賞罰用於實不用於名賢愚在於質不在於文故是非

不能混原註一作許喜怒不能傾姦軌不能弄原註一作算

萬物各得其真原註一作非則百官勸職爭進其功

考試之法大者緩小者急貴者舒而賤者促諸侯月試

其國州伯時試其部四試而一考天子歲試天下三試

而一考前後三考而緇陟命之曰計考試之法合其爵

祿并其秩積其日陳其實計功量罪以多除少以為名

定實先內弟案弟古第字他本誤作定之其先比二三分為上中

下以案以字他本誤移考進退然後外集通名曰進退

增減多少有率為第九分三三列之亦有上中下以為

一最五為中九為殿有餘歸之於中中而上者有得中

而下者有員得少者以一盆之至於四員多者以四減

之至於一皆逆行三三十二而成於計得滿計者緇陟

之次次每計各逐案逐他本作為逐其第以通來數初次再計次

次四計各不失故第而亦滿計緇陟之

初次再計謂上第二也次次四計謂上第三也九年為

一第二得九并去其六為置三第六六得等為置二并

中者得三盡去之并三三計得六并得一計得六此為

四計也絀者亦然

通國身第二十二

氣之清者為精人之清者為賢治身者以積精為寶治

國者以積賢為道身以心為本國以君為主精積於其

本則血氣相承受賢積於其主則上下相制使案此下他本覆

各得其所形體無所苦然後身可得而安也百官各得

其所然後國可得而守也夫欲致精者必虛靜其形欲

致賢者必卑謙其身形靜志虛者氣精之所趣也謙尊

自卑者仁賢之所事也故治身者務執虛靜以致精治

國者務盡卑謙以致賢能致精則合明而壽仁案他本無仁字

能致賢則德澤洽而國太平

三代改制質文第二十三

春秋曰王正月傳曰王者孰謂謂案下謂字他本誤文移在文王也下

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以謂之王

正月曰王者必受命而後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

禮樂一統於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繼仁通以己受之於

天也王者案他本無者字受命而王制此月以應變故作科以

奉天地故謂之王正月也王者改制作科奈何曰當十

二色歷各法而正色逆數三而復絀三之前曰五帝帝

迭首一色順數五帝相復禮樂各以其法象其宜順數

四而相復咸作國號遷官邑易官名制禮作樂故湯受命而正應天變夏作殷號時正曰統故親夏虞絀唐謂

之帝堯以神農為赤帝作官邑於下洛之陽名相官曰

尹一作名爵謂之帝舜軒轅曰黃帝推神農以為

九皇作官邑於豐名相官曰宰作武樂制文禮以奉天

武王受命作官邑於鄘制爵五等作象樂繼文以奉天

周公輔成王受命作官於洛陽成文武之制作汧樂以

奉天殷湯之後稱邑示天之變反命故天子命無常唯

命是德虞故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時王黑統正魯尚

黑絀夏親周故宋樂宜親招武故以虞錄親樂制宜商

合伯子男為一等然則其畧說奈何曰三正以黑統初

正日月朔於營室斗建寅天統氣始通化物物見萌達

其色黑故朝正服黑首服藻黑案黑他本正路輿質黑

馬黑大節緩幘尚黑旗黑大寶玉黑郊牲黑犧牲角卵

冠於阼昏禮逆於庭喪禮殯於東階之上祭黑牲薦尚

肝樂器黑質法不刑有懷任新產是月不殺聽案聽字

行一朔廢刑發德案發德他本具存二王之後也親赤

統故日分平明明朝正正白統奈何曰正白統者歷

正日月朔於虛斗建丑天統氣始蛻化物物始芽其色

白故朝正服白首服藻白正路輿質白馬白大節緩幘

尚白旗白大寶玉白郊牲白犧牲案牲他本角繭冠於堂

昏禮逆於堂喪事殯於楹柱之間祭牲白牲薦尚肺樂

器白質法不刑有身懷任是月不殺聽朔廢刑發德具

存二王之後也親黑統故日分鳴晨晨鳴朝正正赤統

奈何曰正赤統者大節緩幘尚赤旗赤大寶玉赤郊牲

騂犧牲角栗冠於房昏禮逆於戶喪禮殯於西階之上

祭牲騂牡薦尚心樂器赤質法不刑有身重懷藏以養

微是月不殺聽朔廢刑發德具存二王之後也親白統

故日分夜半夜半朝正改正之義奉元而起古之王者

受命而王改制稱號正月服色定然後如告天地及羣

神案神他本近遠祖禰然後布天下諸侯廟受以告社稷

宗廟山川然後感應一其司三統之變近夷遐方無有

生煞者獨中國然而三代改正必以三統天下曰三統

五端化四方之本也天始廢始施地必待中是故三代

必居中國法天奉本執端要以統天下朝諸侯也是以

冠參近夷以緩邇方各衣其服而朝所以明乎天統之

義也其謂統三正者曰正者正也統致其氣萬物皆應

而正統正其餘皆正凡歲之要在正月也法正之道正

本而未應正內而外應動作舉錯靡不變化隨從可謂

法正也故君子曰武王其以正月矣春秋曰杞伯來朝

王者之後稱公杞何以稱伯春秋上黜夏下存周以春

秋當行新王春秋當新王者奈何曰王者之法必正號

紂王謂之帝封其後以小國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後

以大國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客其朝故同時稱帝者

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瑞案瑞他本作端通三統也是故人之

王尚推神農為九皇而改號軒轅謂之皇帝因存帝顓

頊帝嚳帝堯之帝號紂虞而號舜曰帝舜錄五帝以小

國下存禹之後於杞存湯之後於宋以方百里爵號公

皆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先王客而朝春秋作新王之

事變周之制當正黑統而殷周為王者之後紂夏改號

禹謂之帝錄其後以小國故曰紂夏存周以春秋當新

王不以俟是侯弗同王者之後也稱子又稱伯何見

殊之小國也黃帝之先諡四帝之後諡何也曰帝號必

存五帝代案帝代他首天之色號至五而反周人之王

軒轅直首天黃案黃他本帝號故曰黃帝云帝號尊而諡卑

故四帝後諡也帝尊號也錄以小何曰遠者號尊而地

小近者號卑而地大親疎之義也故王者有不易者有

再而復者有三而復者有四而復者有五而復者有九

而復者明此通天地陰陽四時日月星辰山川人倫德

伴天地者稱皇帝天祐而子之號稱天子故聖王生則

稱天子崩遷則存為三王紂滅則為五帝下至附庸紂

為九皇下極其為民有一謂之三代故雖絕案絕他本誤作純

地廟位祝牲猶列於郊號宗於代宗故曰聲名魂魄施

於虛極壽無疆何謂再而復四而復春秋鄭忽何以名

春秋曰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何以為一曰周爵五等

春秋三等春秋何三等曰王者以制一商一夏一質一

文商質者主天夏文者主地春秋者主人故三等也主

天法商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仁樸案多仁樸他本作仁多樸故

立嗣予子篤母弟妾以子貴昏冠之禮字子以父別眇

夫婦對坐而食喪禮別葬祭禮先脤夫妻昭穆別位制

爵三等祿士二品制郊宮明堂員其屋高嚴侈員惟祭

器員玉厚九分白藻五絲衣制大上首服嚴員鸞輿尊蓋法天列象垂四鸞樂載鼓用錫儺儺案他本脫下儺字溢員

先血毛而後用聲正刑多隱親儻多諱封禪於尚位主地法夏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義節案義節他本作節義故立

嗣與孫薦世子妾不以子稱貴號昏冠之禮字子以母別眇夫婦同坐而食喪禮合葬案他本脫合葬二字衍一喪字祭禮案他

本無先享婦從夫為昭穆制爵五等祿士三品制郊宮明堂方其屋卑汚方祭器方玉厚八分白藻四絲衣制

大案大子他本誤作天下首服卑退鸞輿卑法地周象載垂二鸞樂設鼓用織施儺儺溢方先烹而後用聲正刑天法封

壇於下位主天法質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子篤母弟妾以子貴昏冠之禮字子以父別眇

夫婦對坐而食喪禮別葬祭禮案他本脫別葬祭禮四字又誤於嘉疏下衍夫

別葬祭禮五字先嘉疏夫婦昭穆別位制爵三等祿士二品制郊宮明堂內員外楹鄭康成儀禮注隋方曰篋賈疏云

狹而長也又算家有楹圓之楹其屋如倚靡員楹祭器楹術凡非正方正圓通謂之楹

玉原註厚七分白藻三絲衣長前衽首服員轉鸞輿尊蓋備天列象垂四鸞樂程鼓用羽籥儺儺溢楹先用

王聲而後烹原註正刑多隱親儻多敎封壇於左位主地法文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禮文故立嗣子孫

篤世子妾不以子稱貴號昏冠之禮字子以母別眇夫妻同坐而食喪禮合葬祭禮先和娣婦從夫為昭穆制

爵五等祿士三品制郊宮明堂內方外衡其屋習而案

他本衡祭器衡同作秩案秩他本作秩機玉厚六分白藻三絲衣長後衽服首原註習而垂流鸞輿卑備地周象載

垂二鸞樂縣鼓用萬儺儺溢衡先烹而後用樂正刑文公原註未詳案他本封壇於左位

四法修案修他本於所故祖於先帝故四法如四時然終而復始窮則反本四法之天施符受聖人王法則性命

形乎先祖大昭乎王君故天將授舜主天法商而王祖錫姓為姚氏至舜形體大上而員首而明有二童子性

長於天文純於孝慈天將授禹主地法夏而王祖錫姓為妣氏至於生發於背形體長足所疾行先案先字

作左隨以右勞左佚右也性長於行習地明水天將授湯主天法質而王祖錫姓為子氏謂契母吞元鳥卵生

契契先發於胸性長於人倫至湯體長專小足左扁而

右便勞右佚左也性長於天光質易純仁天將授文王
主地法文而王祖錫姓姬氏謂后稷母姜原履天之跡
而生后稷后稷長於邠土播田五穀至文王形體博長
有四乳而大足性長於地文勢故帝使禹臯論姓知殷
之德陽德也故以子為姓知周之德陰德也故以姬為
姓故殷王改文書始以男原註一作以男書子周王以女書姬故
天道各以其類動非聖人孰能明之

官制象天第二十四

王者制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
十人而列臣備矣吾聞聖王所取儀金天之太經三起
而成四轉而終官制亦然者此其儀與三人而為一選
儀於三月而為一時也四選而止儀於四時而終也三
公者王之所以自持也天以三成之王以三自持立成
數以為植而四重之其可以無失矣備天數以參事治
謹於道之意也此百二十臣者皆先王之所與直道而
行也是案他本無是字故天子自參以三公三公自參以九卿
九卿自參以三大夫三大夫自參以三十三人為選者
四重自三之道以治天下若天之四重自三之時以終

始歲也一陽而三者案者他本一作春非自三之時與而天四重
之其數同矣天有四時時三月王有案有他本作者四選選三
臣是故有孟有仲有季一時之情案情他本一作情也有上有下
有中一選之情案情他本一作情也三臣而為一選四選而止人
情盡矣人之材固有四選如天之時固有四變也聖人
為一選君子為一選善人為一選正人為一選由此而
下者不足選也四選之中各有節也是故天選四堤原
堪一作十二而人變盡矣盡人之變合之天唯聖人者能
之所以立王事也何謂天之大經三起而成日三日而
成規三旬而成月三月而成時三時而成功寒暑與和
三而成物日月與星三而成光天地與人三而成德由
此觀之三而一成天之大經也以此為天制是故禮三
讓而成一節官三人而成一選三公案三公二字他本誤作凡四為
一選三卿為一選三大夫為一選三士為一選凡四選
三臣應天之制凡四時之三月也是故其以三為選取
諸天之經其以四為制案原本作四時為制他本作時四為制據文義時字是衍文今
刪之取諸天之時其以十二臣為一條取諸歲之度其至
十條而止取之天端何謂天之端曰天有十端十端而

止矣案而止矣他本天爲一端地爲一端陰爲一端陽爲

一端火爲一端金爲一端木爲一端水爲一端土爲一

端人爲一端凡十端而畢天之數也天數畢於十王者

受十端於天而一條案他本夜之率案率他本每條一端

以十二時如天之每終一歲以十二月也十者天之數

也十二者歲之度也用歲之度條天之數十二而天數

畢是故終案故字他本誤十歲而案他本而用百二十

月條十端亦用百二十臣以率被案他本之皆合於天

其率三臣而成一慎故八十一元士爲二十七慎以持

二十七大夫二十七大夫爲九慎而持九卿九卿爲三

慎以持三公三公爲一慎以持天子天子積四十慎案

本脫以爲四選選十慎三臣皆天數也是故以四選率

之則選三十八三十四十二百二十人案人字他本誤亦

天數也以十端四選十端積四十慎慎三臣三案他本

四十二百二十人亦天數也以三公之勞率之則公四

十人三四十二百二十人亦天數也故散而名之爲百

二十臣選而實之爲十二長所以名之雖多莫若謂之

四選十二長然而分別率之皆有所合無不中天數者

也求天數之微莫若於人人之身有四肢每肢有三節

三四十二二節相持而形體立矣天有四時每一時

有三月三四十二二月相受而歲數終矣官有四選

每一選有三人三四十二二臣相參而事治行矣以

此見天之數人之形官之制相參相得也人之與天多

此類者而案他本皆微忽不可不察也天地之理分一

歲之變以爲四時四時亦天之四選已是故春者少陽

之選也夏者太陽之選也秋者少陰之選也冬者太陰

之選也四選之中各有孟仲季是選之中有選故一歲

之中有四時一時之中有三長天之節也人生於天而

體天之節故亦有大小厚薄之變案變他本人之氣也先

王因人之氣而分其寔以爲四選是故三公之位聖人

之選也三卿之位君子之選也三大夫之位善人之選

也三士之位正直之選也分人之寔以爲四選選立三

臣如天之分歲之寔以爲四時時有三節也天以四時

之選與十二節相和而成就歲王以四位之選與十二

相砥礪而致極道必極於其所至然後能得天地之美

也

堯舜不擅移湯武不專殺第二十五

堯舜何緣而得擅移天下哉孝經之語曰事父孝故事

天明事天與父同禮也今父有以重子子子不敢擅子

他人人心皆然則王者亦天之子也天以天下予堯舜

堯舜受命於天而王天下子猶安敢擅以所重受天案

字下他本者予他人也天有不以予堯舜漸案漸他本

奪之故明為子道則堯舜之私傳天下而擅移位也

無所疑也儒者以湯武為至案至他本賢大聖也以為全

道究義盡美者故列之堯舜之謂聖王如法則之今足

下以湯武為不義然則足下之所謂義者何世之王也

曰弗知弗知者以天下王為無義者邪其有義者而足

下不知邪則答之以神農應之曰神農氏之為天子與

天地俱起乎將有所伐乎神農氏有所伐可湯武有所

伐獨不可何也且天之生民非為王也而天立王以為

民也故其德足以安樂民者天子之其惡足以賊害民

者天奪之詩云殷士膚敏裸將于京侯服于周天命靡

常言天之無常予無常奪也故封太山之上禪梁父之

下易姓而王德如堯舜者七十二人王者天之所予也

其所伐皆天之所奪也今唯以湯武之伐桀紂為不義

則七十二王亦有伐也推足下之說將以七十二王為

皆不義也故夏無道而殷伐之殷無道而周伐之周無

道而秦伐之秦無道而漢伐之有道伐無道此天理也

所從來久矣寧能至湯武而然耶夫非湯武之伐桀紂

者亦將非秦之伐周非徒不知天理又不明人禮禮子

為父隱惡今使伐人者而信不義當為國諱之豈宜如

誹謗者此所謂一言而再過者也君也者掌令者也令

行而禁止也今桀紂令天下而不行禁天下而不止安

在其能臣天下也果不能臣天下何謂湯武弑

服制第二十六

率得十六萬國三分之則各度爵而制服量祿而用財

飲食有量衣服有制官室有度畜產人徒有數舟車甲

器有禁生則有軒冕之服位貴祿田宅之分死則有棺

槨絛衾殯襲之度雖有賢才美體無其爵不敢服其服

雖有富家多貲無其祿不敢用其財案財他本天子服有

文章夫人不得以燕饗公以廟將軍大夫不得以燕卿

以廟將軍大夫以朝案朝他本官吏以命士止於帶緣

散民不敢服雜采百工商賈不敢服狐貉刑餘戮民不
敢服絲元繡乘馬調之服制

春秋繁露卷八

漢 董 仲 舒 撰

度制第二十七 關註一名 調均篇

孔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均故有所積重則有所空虛矣
大富則驕大貧則憂憂則爲盜驕則爲暴此衆人之情
也聖者則於衆人之情見亂之所從生故其制人道而
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貴而不至於驕貧者足以養
生而不至於憂以此爲度而調均之是以財不匱案原
遺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今世棄其度制而各從其欲
欲無所窮而俗得自恣其勢無極大人病不足於上而
小民羸瘠於下則富者愈貪利而不肯爲義貧者日犯
禁而不可得止是世之所以難治也

孔子曰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
穧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
珍案珍他 本作修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詩曰采葑采菲無以
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以此防民猶忘義而爭利
以亡其身天不重與有角不得有上齒故已有大者不
得有小者天數也夫已有大者又兼小者天不能足案

春秋繁露卷七

他本誤作是之况人乎故明聖者象天所為為制度使諸有

大奉祿亦皆不得兼小利與民爭利業乃天理也凡百

亂之源皆出嫌疑纖微以漸寔稍長至於大聖人章其

疑者別其微者絕其纖者不得嫌以蚤防之聖人之道

衆隄防之類也謂之度制謂之禮節故貴賤有等衣服

有別朝廷有位鄉黨有序則民有所讓而民不敢爭所

以一之也書曰舉服有庸誰敢弗讓敢不敬應此之謂

也

凡衣裳之生也為蓋形煖身也然而染五采飾文章者

非以為益肌膚血氣之情也將以貴貴尊賢而明別上

下之倫使教亟行使化易成為治為之也若去其度制

使人人從其欲快其意以逐無窮是大亂人倫而靡斯

財用也失文采所遂生之意矣上下之倫不別其勢不

能相治故苦亂也嗜欲之物無限其數不能相足故苦

貧也今欲以亂為治以貧為富非反之制度不可古者

天子衣文諸侯不以燕大夫以祿亦不以燕庶人衣緡

此其大略也

爵國第二十八

春秋曰會宰周公又曰公會齊侯宋公鄭伯許男滕子

又曰初獻六羽傳曰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

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凡五等故周爵五等土案

他本作上三品文多而實少春秋三等合伯子男為一爵土

二品文少而實多案土二品文少而實多他本作上二等文多而實少春秋曰荆

傳曰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凡四等命曰附庸

三代共之然則其地列奈何曰天子邦圻千里公侯百

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

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春秋曰宰周公傳曰天子三

公祭伯來傳曰天子大夫宰渠伯糾傳曰下大夫石尙

傳曰天子之士也王人傳曰微者謂下士也凡五等春

秋曰作三軍傳曰何以書譏何譏爾古者上卿下卿上

士下士凡四等小國之大夫與次國下卿同次國大夫

與大國下卿同大國下大夫與天案天他本作王下士同二

十四等祿案祿字下他本有一等字八差有大功德者受大爵土功

德小者受小爵土大材者執大官位小材者受小官位

如其能宣治之至也故萬人者曰英千人者曰俊百人

者曰傑十人者曰豪豪傑俊英不相陵故治天下如視

諸學上其數何法以然曰天子分左右五等三百六十
三人法天一歲之數五時色之象也通佐十上卿案他本誤

移十字在上字下與下卿而二百二十人案二十他本作六十天庭之象

也倍諸侯之數也諸侯之外佐四等百二十人法四時

六甲之數也通佐五與下而六十人法日辰之數也佐

之必三三而相復何日時三月而成大辰三而成象諸

侯之爵或五何法天地之數也五官亦然案他本無下然字

則立置有司分指數奈何曰諸侯大國四軍古之制也

案他本無也字其一軍以奉公家也凡口軍三口者何曰大國

十六萬口而立口軍三何以言之曰以井田准數之方

里而一井一井而九百畝而立口方里八家一家百畝

以食五口上農夫耕百畝食九口次八人次七人次六

人次五人多寡相補率百畝而三口方里而二十四口

方里者十得二百四十口方十里為方里者百得二千

四百口方百里為方里者千得二萬四千口方千里為

方里者萬得二十四萬口案此條計法三分而除其一算恐多舛

城池郭邑屋室閭巷街路市官府園圃菱圃臺沼椽采

得良田方十里者六十六十與方里六十六定率得十

六萬口三分之則各五案他本脫五字萬三千三百三十口為

大口軍三此公侯也天子地方千里為方百里者百亦

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百里者六十六與方十里者六

十六定率得千六百萬口九分之各得百七十七萬七

千七百七十七口為京口軍九三京口軍以奉王家故

天子立一后一世夫人中左右夫人四姬三良人立一

世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二百四十三

下士有七上卿二十一下卿六十三元士百二十九下

士王后置一太傅太母三伯三丞二十夫人四姬三良

人各有師傅世子一人太傅三傅三率三少士入仕宿

衛天子者比下士下士者如上士之下數王后御衛者

上下御各五人二十夫人中左右夫人四姬上下御各

五人三良人各五人世子妃姬及士衛者如公侯之制

王后案后他本誤作侯傳上下史案史字他本誤作吏五人三伯案伯字他本誤

作上下史各五人少伯史各五人世子太傅上下史各

五人少傅亦各五人三率三下率亦案他本無亦字各五人三

公上下史各五人卿上下史各五人大夫上下史各五

人元士上下史各五人上下卿上下士之史上下亦各

五人卿大夫元士臣各三人故公侯方百里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十里者六十六與方里六十六定率得十六萬口三分之為大國口軍三而立大國一夫人一世婦左右婦三姬二良人立一世子三卿九大夫二十七上士八十一下士亦有五通大夫立上下士上卿位比天子之元士今八百石下卿六百石上士四百石下士三百石夫人一傅母三伯三丞世婦左右婦三姬二良人各有師保世子一上傅丞士宿衛公者比公者比上卿者有三人下卿六人比上下士者如上下之數夫人御衛者上下御各五人世婦左右婦上下御各五人二卿御各五人世子上傅上下史各五人丞史各五人三卿九大夫上士史各五人下士史各五人通大夫士上下史各五人卿臣二人此公侯之制也公侯賢者為州方伯錫斧鉞置虎賁百人故伯七十里七七四十九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十里者二十八與方十里者六十六定率得十萬九千二百一十二口為次國口軍三而立次國一夫人世婦左右婦三良人二孺子立一世子三卿九大夫二十七上士八十一下士與五通大夫五

上士十五下士其上卿位比大國之下卿今六百石下卿四百石上士三百石下士二百石夫人一傅母三伯三丞世婦左右婦三良人二御案御他本人各有師保世子一下士原註一傅士宿衛公者比上卿者三人下卿六人比上下士如上下案此下他本之數夫人御衛者上下士御各五人世婦左右婦上下御各五人二御各五人世子上傅上下史各五人丞史各五人三卿九大夫上下史各五人下士史各五人通大夫上下史各五人卿臣二人故子男方五十里五五二十五為方十里者六十六定率得四萬口為小國口軍三而立小國夫人世婦左右婦三良人二孺子立一世子三卿九大夫二十七上士八十一下士與五通大夫五上士十五下士其上卿比次國之下卿今四百石下卿三百石上士二百石下士百石夫人一傅母案母他本作氏三伯三丞世婦左右婦三良人一御案一御他本人各有師保世子一上下傅士宿衛公者比上卿者三人下卿六人御衛者上下御各五人世婦左右婦上下御各五人二御人各五人世子上傅上下史各五人三卿九大夫上下史

各五人土各五人通原註一作五大夫上下史亦各五人卿

臣三人此周制也春秋合伯子男為一等故附庸字者

地方三十里三三而九三分而除其一定得田方十里

者六十定率得一萬四千四百口為口師三而立一宗

婦二妾一世子宰丞案丞他本作承一士一秩士五人宰視

子男下卿今三百石宗婦有師保御者三人妾各二人

世子一傅士宿衛君者比上卿下卿一人上下各如其

數世子傅上下史各五人下良五稱名善者地方半字

君之地九半四分除其一得田方十里者三定率得七

千二百口一世子宰今二百石下四半三半二十五三

分除其一定得田方十里者一與方里者五十定得三

千六百口一世子宰今百石史五人宗婦案他本宗婦下有一士字

仕衛世子臣

仁義法第二十九

春秋之所治人與我也所以治人與我者仁與義也以

仁安人以義正我故仁之為言人也義之為言我也言

名以別矣仁之於人義之於我者不可不察也衆人不

察乃反以仁自裕而以義設人詭其處而逆其理鮮不

亂矣原註一作必亂是故人莫欲亂而大抵常亂凡以闡於人

我之分而不省仁義之所在也是故春秋為仁義法仁

之法在愛人不在愛我案愛我他本誤作我愛義之法在正我不

在正人我不自正雖能正人弗予為義人不被其愛案

他本雖厚自愛不予為仁昔者晉靈公殺膳宰以淑飲

食彈大夫以娛其意非不厚自愛也然而不得為淑人

者不愛人也質於愛民以下至於鳥獸昆蟲莫不愛不

愛奚足謂仁案不愛奚足謂仁他本作方足謂仁仁者愛人之名也鄴傳

案傳他本誤作得無大之之辭自為追原註一作近則善其所卸遠

也兵已加焉乃往救之則弗美未至豫備原註一作衛之則

美之善其救害之先也夫救蚤而先之則害無由起而

天下無害矣然則觀物之動而先覺其萌絕亂塞害於

將然而未行之時春秋之志也其明至案至他本智矣非堯

舜之智知禮之本孰能當此故救害而先知之明也公

之所恤遠而案而他本春秋美之詳其美恤遠之意則天

地之間然後快其仁矣非三王之德選賢之精孰能如

此是以知明先而案而他本厚遠遠而愈賢近而愈不肖者愛也故王者愛及四夷霸者愛及諸侯安者愛及

封內危者愛及旁側亡者愛及獨身獨身者雖立天子諸侯之位一夫之人耳無臣民原註一之用矣如此者

莫之亡而自亡也春秋不言伐梁者而言梁亡蓋愛獨

及其身者也故曰仁者愛人不在愛我此其法也義云

者非謂正人謂正我雖有亂世枉上莫不欲正人奚謂

義昔者楚靈王討陳蔡之賊齊桓公執袁濤塗之罪非

不能正人也然而春秋弗予不得為義者我不正也閻

廬能正楚案楚他本作陳蔡之難矣而春秋奪之義辭以其身

不正也路子之於諸侯無所能正春秋予之有義其身

正也趨利而也原註一無此四字故曰義在正我不在正人此

其法也夫我無之求諸人我有之而誹原註一諸人人

之所不能受也其理逆矣何可謂義義者謂案謂他本誤作得

宜在我者宜在我者而後可以稱義故言義者合我與

宜以為一言以此操之義之案他本無之字為言我也故曰有

為而得義者謂之自得有為而失義者謂之自失人好

義者謂之自好人不好義者謂之不自好以此參之義

我也明矣是義與仁殊仁謂往義謂來仁大遠義大近

愛在人謂之仁義在我謂之義仁主人義主我也故曰

仁者人也義者我也此之謂也君子求仁義之別以紀

人我之間然後辨乎內外之分而著於順逆之處也是

故內治反理以正身據社原註一作禮以勸福原註一作賜外治

推恩以廣施寬制以容眾孔子謂冉子曰案他本無曰字治民

者先富之而後加教語樊遲曰治身者先難後獲以此

之謂治身之與治民所先後者不同焉矣詩云飲之食

之教之誨之先飲食而後教誨謂治人也又曰坎坎伐

輻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先其事後其食謂之治身也春

秋刺上之過而矜下之苦小惡在外弗舉在我書而誹

原註一之凡此六者以仁治人義治我躬自厚而薄責

於外此之謂也且論已見之而人不察曰君子攻其惡

不攻人之惡不攻人之惡非仁之寬歟自攻其惡非義

之全歟此謂之仁造人義造我何以異乎故自稱其惡

謂之情稱人之惡謂之賊求諸已謂之厚求諸人謂之

薄自責以備謂之明責人以備謂之惑是故以自治之

節治人是居上不寬也以治人之度自治是為禮不敬

也為禮不敬則傷行而民弗尊居上不寬則傷厚而民

弗親弗親則弗信弗尊則弗敬二端之正侷案正侷他本作政誤

於上而僻行之則誅於下仁義之處可無論乎夫目不
視弗見心弗論不得雖有天下之至味弗嚼弗知其旨
也雖有聖人之至道弗論不知其義也

必仁且知第三十

莫近於仁莫急於智不仁而有勇力財原註一作材一能則狂

而操利兵也不智而辯慧復給則迷而乘良馬也故不

仁不智而有材能將以其材能以輔其邪狂之心而贊

其僻違之行適足以大其非而甚其惡耳其強足以覆

過其禦足以犯詐其慧足以惑愚其辯足以飾非其堅

足以斷辟其嚴足以拒諫此非無材能也其施之不當

而處之不義也有否心者不可藉便執案執他本一作執其質愚

者不與利器論之所謂不知人也者恐不知別此等也

仁而不知則愛而不別也知而不仁則知而不爲也故

仁者所以愛人類也智者所以除其害也

何謂仁仁者憺案憺他本一作憺恒愛人謹翕不爭好惡敦倫無

傷惡之心無隱忌之志無嫉妬之氣無感愁之欲無險

詖之事無僻違之行故其心舒原註一作倫一其志平其氣和

其欲節其事易其行道故能平易和理而無爭也如此

者謂之仁

何謂之知先言而後當凡人欲舍行爲皆以其知先規

而後爲之其規是者其所爲得其所事當其行遂其名

榮其身故利而無患福及子孫德加萬民湯武是也其

規非者其所爲不得其事其事案他本無下其事二字不當其行

不遂其名辱害及其身絕世無復殘類滅宗亡國是也

故曰莫急於知知者見禍福遠其知利害蚤物動而知

其化事興而知其歸見始而知其終言之而無敢謹立

之而不可廢取之而不可舍前後不相悖終始有類思

之而有復及之而不可厭其言寡而足約而喻簡而達

省而具少而不可益多而不可損其動中倫原註一作禮一其

言當務如是者謂之知

其大畧之類天地之物有不常之變者謂之異小者謂

之災災常先至而異乃隨之災者天之譴也異者天之

威也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詩云畏天之威殆此謂

也凡災異之本盡生於國家之失國家之失案他本脫下國家之

字失四乃始萌芽而天出災害以譴告之譴告之而不知

變乃見怪異以驚駭之驚駭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

春秋繁露卷九

漢 董仲舒 撰

身之養重於義第三十一

天之生人也使之案他本之作人生義與利利以養其體義以

養其心心不得義不能樂體不得利不能安義者心之

養也利者體之養也體莫貴於心故養莫重於義義之

養生人大於利案他本下有矣字奚案他本奚作何以知之今人大有

義而甚無利雖貧與賤尚容其行以自好而樂生原憲

曾閔之屬是也人甚有利而大無義雖甚富則羞辱大

惡惡深禍患重非立死其罪者即旋傷殃憂爾莫能以

樂生而終其身案他本脫身字刑戮折天之民是也夫人原註

民有義者雖貧能案他本能在離字上自樂也而大無案他本無字在

大字案他本而義者雖富莫能自存吾以此實義之養生人大於

利而案他本而厚於財也民不能知而常反之皆忘義

而徇利去理而走邪以賊其身而禍其家此非其自為

計不忠也則其知之所不能明也今握棗與錯金以示

嬰兒必取棗而不取金也握一斤金與千萬之案他本無之字

珠以示野人野人必取金而不取珠也故物之於人小

至以此見天意之仁而不欲陷案陷他本作害人也謹按災異

以見天意天意有欲也有不欲也所欲所不欲者人內

以自省宜有懲於心外以觀其事宜有驗於國故見天

意者之於災異也畏之而不惡也以爲天欲振吾過救

吾失故以此救我也春秋之法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

天災者謂幸國孔子曰天之所幸有爲不善而屢極且

莊王曰天不見災地不見孽則禱之於山川曰天其將

亡子耶不說吾過極吾罪也以此觀之天災之應過而

至也異之顯明可畏案畏他本誤作謂也此乃天之所欲救也

春秋之所獨幸也莊王所以禱而請也聖主賢君尙樂

受忠臣之諫而况受天譴也

者易知也其於大者難見也今利之於人小而義之於
人大者無怪民之皆趨利而不趨義也固其所聞也聖
人事明義以照耀其所聞故民不陷詩云示我顯德行
此之謂也先王顯德以示民民樂而歌之以爲詩說而
化之以爲俗故不令而自行不禁而自止從上之意不
待使之若自然矣故曰聖人天地動四時化者非有他
也其見義大故能動動故能化化故能大行化大行故
法不犯法不犯故刑不用刑案他本下不用則堯舜之
功德此大治之道也先聖傳授而復也故孔子曰誰能
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今不示顯德行民闇於義不
能照迷於道不能解因欲大嚴憚以必正之直殘賊案
本賊誤天民而薄主德耳其勢不行仲尼曰國有道雖
加刑無刑也案他本也字國無道雖殺之不可勝也其
所謂有道無道者示之以顯德行與不示爾

對膠西王越大夫不得爲仁第三十二

命令相曰大夫蠡大夫種大夫庸大夫學原註音澤大夫車

成越王與此五大夫謀伐吳遂滅之雪會稽之恥卒爲

霸王范蠡去之種死之寡人以此案他本以此二大夫

者爲皆賢孔子曰殷有三仁今以案他本越王之賢與
蠡種之能此三人者寡人亦以爲越有三仁其於君何

如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伏地再拜對

曰仲舒知禍而學淺不足以決之雖然主有問於臣臣

不敢不悉以對禮也臣仲舒聞昔者魯君問於柳下惠

曰我欲攻齊何如柳下惠對曰不可退而有憂色曰吾

聞之也謀伐國者不問於仁人也此何爲至於我但見

問而尚羞之而况乃與爲詐案他本爲詐作詐以伐吳乎其不

宜明矣以此觀之越本無一仁而安得三仁仁人者正

其道不謀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致無爲而習俗大化

可謂仁聖矣三王是也春秋之義貴信而賤詐詐人而

勝之雖有功君子弗爲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子

言羞稱五伯爲其詐以成功苟爲而已也故不足稱於

大君子之門五伯者比於他諸侯爲賢者比於仁案他

聖賢何賢之有譬猶玳瑁比於美玉也臣仲舒伏地再

拜以聞

觀德第三十三

天地者萬物之本先祖之所出也廣大無極其德昭明

歷年衆多永承無疆天出至明

一作明

衆之案他本類之作如類

也其伏無不炤也地出至晦星日爲明不敢闇君臣父子夫婦之道取之此大禮之終也臣子三年案他本年年

不敢當雖當之必稱先君必稱先人不敢貪至尊也百

禮之貴皆編於案他本於作之月月編於時時編於君君編於

天天之所棄天子弗祐桀紂是也天子之所誅絕臣子

弗得立蔡世子逢丑父是也王父父案他本無所絕子

孫不得屬魯莊公之原不得念母衛輒之辭父命是也

故受命而海內順之猶衆星之共北辰流水之宗滄海

也况生天地之間法太祖先人之容貌則其至德取象

衆名尊貴案他本是以聖人爲貴也泰伯至德之倅天

地也上帝爲之廢適案他本適易姓而子之讓其至德

海內懷歸之泰伯三讓而不敢就位伯邑考之羣心貳

自引而激順神明也至德以受命豪英高明之人輻輳

歸之高者列爲公侯下至卿大夫濟濟乎哉皆以德序

是故案他本吳魯同姓也鍾離之會不得序而稱君殊

魯而會之爲其夷狄之行也雞父之戰吳不得與中國

爲禮至於伯莒黃池之行變而反道乃爵而不殊召陵

之會魯君在是而不得爲主避齊桓也魯桓卽位十三

年齊宋衛燕舉師而東紀鄭與魯勦力而報之後其已

以魯不得徧避紀侯與鄭厲公也春秋常辭夷狄不得

與中國爲禮至邲之戰夷狄反背中國不得與夷狄爲

禮避楚莊也案他本避字邢衛魯之同姓也狄人滅之

春秋不爲案他本諱避齊桓也當其如此也唯德是親

其皆先其親是故周之子孫其親等也而文王最先四

時等也而春最先十二月等也而正月最先德等也則

先親親魯十二公等而定哀最尊衛俱諸夏也善稻案

俱夷狄也相之會獨先內之爲其與我同姓也吳

五有餘獨先諸夏曹晉俱諸夏也譏二名獨先及之盛

伯郟子俱當絕而獨不名爲其與我同姓兄弟也外出

者衆以母弟出獨大惡之爲其亡母背骨肉也滅人者

莫案他本絕衛侯燬滅同姓獨絕賤其本祖而忘先也

親等從近者始立適以長母以子貴先有母字甲戌己

丑陳侯鮑卒書所見也而不言其聞者隕石于宋五六

鷁退飛耳聞而案他本其記目見而書或徐或察案他本

察案他本

券皆以其先接於我者序之其於會朝聘之禮亦猶是諸侯與盟者衆矣而儀父獨漸進鄭僖公方來會我而道殺春秋致其意謂之如會潞子離狄而歸黨以得上春秋謂之子以領其意苞來首戴黃池踐土與操之會陳鄭案他本脫鄭字去我謂之逃歸鄭處案他本處作去而不來謂之乞盟陳侯後案他本後至謂之如會莒人疑我貶而稱人諸侯朝案他本朝魯者衆矣而滕薛獨稱侯州公化我奪爵而無號吳楚國先聘我者見賢曲棘與牽之戰先憂我者見賢案他本賢作尊

奉本第三十四

禮者繼天地體陰陽而慎至容序尊卑貴賤大小之位而差外內遠近新故案他本故作舊之級者也以德多爲象萬物以廣博衆多歷年久者爲象其在天而象天者莫大日月繼天地之光明莫不照也星莫大於太辰北斗常星北斗常星案他本脫下北部星三百衛星三千大火二十六星伐十三案他本三作六星北斗七星常星九辭二十八宿多者宿二十八九其猶著百莖而共一本龜千歲而人寶是以三代傳決疑焉其得地體者莫如山阜人

之得天案他本天得衆者莫如受命之天子下至公侯伯子男海內之心懸於天子疆內之民統於諸侯日月

食並吉凶不以其行有星弗于東方泰辰北斗入常星

不見地震梁山沙鹿崩宋衛陳鄭災王公大夫篡弑案他本下有春秋皆書以爲大異不言衆星之弗入實兩原

隰之襲崩一國之小民死亡不決疑於衆草木也唯田

邑之稱多者主名君將不言臣臣不言師王夷君獲不

言師敗孔子曰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則之者大也巍巍

乎其有成功也言其尊大以成功也齊桓晉文不尊周

室不能霸三代聖人不則天地不能至王自案他本自此

而觀之可以知天地之貴案他本貴矣夫流深者其水

不測尊至者其敬無窮是故天之所加雖爲災害猶承

而大之其歛無窮震夷伯之廟是也天無錯舛之災地

有震動之異天子所誅絕所敗師雖不中道而春秋者

不敢闕謹之也故師出者衆矣莫言還至師及齊師圍

邾邾降于齊師獨言還其君刳外不得已故可直言也

至於他師皆其君之適也而曰非師之罪是臣下案他本下

莫誤作之不爲君父受罪罪不臣子莫大焉夫至明者其

照無疆至晦者其闇無疆今春秋緣魯以言王義殺隱

桓以為遠祖宗定哀以為考妣至尊且案他本且作尙高至顯

且明其基壤之所加潤澤之所被條條無疆前是常數

十年鄰之幽人近其墓而高明大國齊宋離不原註一無不字

言會微國之君卒葬之禮錄而辭繁遠夷之君內而不

外當此之時魯無鄙疆請案他本無請字諸侯之伐哀者皆言

我邾婁庶其鼻我邾婁大夫其於我無以親以近之故

乃得顯明隱桓親春秋之先人也益師卒而不日于稷

之會不日言其亂以通外也黃池之會以兩伯之辭言

不以為外以近內也春秋襄公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

羊曰邾庶其者何邾婁大夫也二十三年邾卑我來奔

杜注卑我是庶其之黨同有竊邑叛君之罪公羊作卑

我邾婁大夫也殺梁作異我 案以上七十九字據

文義乃舊時繁露注原本他本俱誤作正文今校正

春秋繁露卷九

春秋繁露卷十

漢 董 仲 舒 撰

深察名號第三十五

治天下之端在審辨太辨大之端在深察名號名者大

理之首章也錄其首章之意以窺其中之事則是非可

知案他本知誤作之逆順自著其幾通於天地矣是非之正取

之逆順逆順之正取之名號名號之正取之天地天地

為名號之大義也古之聖人諱原註火而效天地謂之

號鳴而命施謂之名名之為言鳴與命也號之為言諱

而效也諱而效天地者為號鳴而命者為名名號異聲

而同本皆鳴號而達天意者也天不言使人發其意弗

為使人行其中名則聖人所發天意不可不深觀也受

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故號為天子者宜視天如父事

天以孝道也號為諸侯者宜謹視所俟案他本俟作候奉之天

子也案他本也作者號為大夫者宜厚其忠信敦其禮義使善

也案他本大誤作天於匹夫之義足以化也士者事也民者眼

各有分分中委曲曲有名名衆於號號其大全名也者

名其別離分散也號凡而署名詳而目目者徧辨其事

也凡者獨舉其大案他本無大字事也享鬼神者案他本無者字號一

曰祭祭之散名春曰祠夏曰祔秋曰嘗冬曰烝獵禽獸

者號一曰田田之散名春苗秋蒐冬狩夏獮無有不皆

中天意者物莫不有凡號號莫不有散名如是是故案他

本無事各順於名名各順於天天人之際合而為一同

而通理動而相益順而相受謂之德道詩曰維號斯言

有倫有迹此之謂也

深察王號之大意其中有五科皇科方科斥科黃科徃

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謂之王王者皇也王者方也王者

斥也王者黃也王者徃也是故王意不普大皇則道不

能正直而方道不能正直而方則德不能斥運周徧德

不斥運周徧則美不能黃美不能黃則四方不能徃四

方不能徃則案他本下有可字不全於王故曰天覆無外地載

兼愛風行令而一其威雨布施而均其德王術之謂也

深察君號之大意其中亦有五科元科原科權科溫科

羣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謂之君君者元也君者原也案他

本脫君者羣也君者溫也君者羣也是故君意不

比於元則動而失本動而失本則所為不立所為不立

則不效於原不效於原則自委舍自委舍則化不行用

權於變則失中適之宜失中適之宜則道不平德不溫

道不平德不溫則眾不親安眾不親安則離散不羣離

散不羣則不全於君名生於真非其真弗以為名名者

聖人之所以真物也名之為言真也故凡百譏有羣羣

者各反其真則羣羣者還昭昭耳欲審曲直莫如引繩

欲審是非莫如引名名之審於是非也猶繩之審於曲

直也詰其名實觀其離合則是非之情不可以相調

力但切誼言相加已今世關於性言之者不同胡不試反性之

名性之名非生與其生之自然之資謂之性性者質

也詰性之質於善之名能中之與既不能中矣而尚謂

之質善何哉性之名不得離質離質如毛則非性已不

可不察也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

秋毫之末故名實石則後其五言退鷁則先其六聖人

之謹於正名如此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五石六鷁

之辭是也枉原註枉疑枉如甚切觸也眾惡於內弗使得發於外者

心也故心之為名枉也人之受氣苟無惡者心何枉哉

吾以心之名得人之誠人之誠有貪有仁仁貪之氣兩

在於身身之名取諸天天兩有陰陽之施身亦兩有貪

仁之性天有陰陽禁身有情欲柢與天道一也是故陰

之行不得干春夏而月之魄常厭於日光乍全乍傷天

之禁陰如此安得不損其欲而較其情以應天天所禁

而身禁之故曰身猶天也禁天所禁非禁案他本天也無禁字

必知天性不乘於教終不能柢察實以為名無教之時

性禁天所禁非天也原性一本無上天字何據若是故性比於禾

善比於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為米案他本米也善誤作美

出性中而性未可全為善也善與米人之所繼天而成

於外非在天案他本在天所為之內也天之所為有所

至而止止之內謂之天性案他本之天性誤作天之性止之外謂之

人事事在性外而性不得不成德民之號取之賤也使

性而已善則何故以賤為號以賈者言案他本言字在者字上弗

扶將則案他本無則字顛陷猖狂安能善性有似目目臥幽而

賤待覺而後見當其未覺可謂有見質而不可謂見今

萬民之案他本誤以下文言無驗之說至故性有其質謹於正名各非四百六字移在此處

而未能覺譬如賤者待覺教之然後善當其未覺可謂

有質而不可謂善與目之賤而覺一槩之比也靜心徐

察之其言可見矣性如案他本如作而賤之未覺天所為也效

天所為為之起號故謂之民民之為言固猶案他本猶誤作有

賤也隨其名號以入其理則得之矣案他本矣作也是正名號

者於天地天地之所生謂之性情性情相與為一賤情

亦性也謂性已善奈其情何故聖人莫謂性善累其名

也身之有性情也若天之有陰陽也言人之質而無其

情猶言天之陽而無其陰也窮論者無時受也名性不

以上不以下以其中民案他本民誤作名之性如繭如卵卵待

覆而為繭繭待繅而為絲性待教而為善此之謂真天

天生民性有善質而未能善於是為之立王以善之此

天意也民受未能善之性於天而退受成性之教於王

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案他本下有善字性為任者案他本無者字也今

案其真質而謂民性已善者是失天意而去王任也萬

民之性苟性已善則王者受命尚何案他本何誤作可任矣案他本矣

作也其設民不正故棄重任而違大命非法案他本非法誤作吾

言也春秋之辭內事之待外者從外言之今萬民之性

待外教然後能善善當與教不當與性與性則多累而

不精自成功而無賢聖此世長者

案他本古

之所誤出也

非春秋爲辭之術也不法之

案他本此下誤接末行所始如之何十一字

無驗之說君子之所外何以爲哉或曰性有善端心有

善質尙安非善應之曰非也繭有絲而繭非絲也卵有

雛而卵非雛也比類率然有何疑焉天生民有六經言

性者不當異然其或曰性也善或曰性未善則所謂善

者各異意也性有善端動之愛父母善於禽獸則謂之

善此孟子之言循三綱五紀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愛

敦厚而好禮乃可謂善此聖人之善也是故孔子曰善

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有恒者斯可矣由是觀之聖人

之所謂善

案他本下有亦字

未易當也非善於禽獸則謂之善

也使動其端善於禽獸則可謂之善善奚爲弗見也夫

善於禽獸之未得爲善也猶知於

案他本知於作之有草木而不

得名知萬民之性善於禽獸而不得名善知之

案他本知之作

之名乃取之聖聖人之所命天下以爲正正朝夕者視

北辰正嫌疑者視聖人聖人以爲無王之世不教之名

民莫能當善善之難當如此而謂萬民之性皆能當之

過矣質於禽獸之性則萬民之性善矣質於人道之善

則民性弗及也萬民之性善於禽獸者許之聖人之所

案他本下有謂字

善者勿許吾質之命性者異孟子孟子下質

於禽獸之所爲故曰性已善吾上質於聖人之所善故

謂性未善善過性聖人過善春秋大元故謹於正名名

非所始如之何謂未善已善也

實性第三十六

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今謂性

案他本性誤作善

已善不幾

於無教而如其自然又不順於爲政之道矣且名者性

之實實者性之質也

案他本也誤作之

無教之時何處能善善

如米性如禾禾雖出米而禾未可謂米也性雖出善而

性未可謂善也米與善人之繼天而成於外也非在天

所爲之內也天所爲有所至而止止之內謂之天止之

外謂之王教王教在性外而性不得不遂故曰性有善

資

案他本質作質

而未能爲善也豈敢美辭其實然也天之所

爲止於繭麻與禾以麻爲布以繭爲絲以米爲飯以性

爲善此皆聖人所繼天而進也非情性質樸之能至也

故不可謂性正朝夕者視北辰正嫌疑者視聖人聖人

之所名天下以爲正今按聖人言中本無性善名而有

善人吾不得見之矣使萬民之性皆已案他本已作以能善善

人者何為不見也觀孔子言此之意以為善難當甚而

孟子以為萬民性皆能當之過矣聖人之性不可以名

性斗筭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中民之

性如繭如卵卵待覆二十日而後能為雛繭待繅以綰

湯而後能為絲性待漸於教訓而後能為善善教訓案他

本訓之所然也非質樸之所至能也故不謂性性者宜

知名矣無所待而起生而所自有也善所自有則教訓

已非性也是以米出於粟而粟不可謂米玉出於璞而

璞不可謂玉善出於性而性不可謂善其比多在物者

為然在性者以為不然何不通於類也卵之性未能作

雛也繭之性未能作絲也麻之性未能為縷也粟之性

未能為米也春秋別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必各因其

真真案他本脫下真字其義也真其情也乃以為名名實石則

後其五退飛則先其六此皆其真也聖人於言無所苟

而已矣性者天質之樸也善者王教之化也無其質則

王教不能化無其王教則質樸不能善質而不以善性
其名不正故不受也

諸侯第三十七

生育養長成而案他本脫而字更生終而復始其事所以利活

民者案他本下有而字無已天雖不言其欲贍足之意可見也

古案他本古誤作土之聖人見天意之厚於人也故南面而君

天下必以兼利之為其遠者目不能見其隱者耳不能

聞於是千里之外割地分民而建國案他本國誤作聞立君使

為天子視所不見聽所不聞朝者召而問之也諸侯之

為言猶諸侯也

五行對第三十八

河間獻王問溫城董君曰孝經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

何謂也對曰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

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為冬金為秋土為季夏火為夏木

為春春主生夏主長季夏主養秋主收冬主藏藏冬之

所成也是故父之所生其子長之父之所長其子養之

父之所養其子成之諸父所為其子皆奉承而續行之

不敢不致如父之意盡為入之道也故五行者五行也

由此觀之父授案他本下有之字子受之乃天之道也故曰夫
孝者天之經也此之謂也王曰善哉天經既聞得之矣

願聞地之義對曰地出雲爲雨起氣爲風風雨者地之

所爲案他本所爲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於天命若

從天氣者故曰天風天雨也莫曰地風地雨也勤勞在

地名一歸於天非至有義其孰能行此故下事上如地

事天也可謂大忠矣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貴於土土

之於四時無所命者不與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

名秋水名冬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

貴者也其義不可以加矣五聲案他本莫貴於宮五味

莫美於甘五色莫貴於黃此謂孝者地之義也王曰善

哉衣服容貌者所以說目也聲言應對者所以說耳也

好惡去就者所以說心也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恭則

目說矣言理應對遜則耳說矣好仁厚而惡淺薄就善

人而遠僻鄙則心說矣故曰行意可樂容止可觀此之

謂也

闕文第三十九

闕文第四十

春秋繁露卷十

春秋繁露卷十一

漢董仲舒撰

爲人者天第四十一

爲生不能爲人爲人者天也人之本於天天亦人之

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類天也人之形體化天數

而成人之血氣化天志而仁案他本仁作行人之德行化天理

而義人之好惡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

之受命化天之四時人生有喜怒哀樂之答春秋冬夏

之類也喜春之答也怒秋之答也樂夏之答也哀冬之

答也天之副在乎人人之情性有由天者矣故曰受由

天之號也爲人主也道莫明省身之天如天案他本無天字出

之也使其出也答天之出四時而必忠其受案他本受作愛也

則堯舜之治無以加是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爲亂故曰

非道不行非法不言此之謂也

傳曰惟天子受命於天天下受命於天子一國則受命

於君君命順則民有順命君命逆則民有逆命故曰一

人有慶萬民賴之此之謂也傳曰政有三端父子不親

則致其愛慈大臣不和則敬順其禮百姓不安則力其

孝弟孝弟者所以安百姓也力者勉行之身以化之天地之數不能獨以寒暑成歲必有春夏秋冬聖人之道不能獨以威勢成政必有教化故曰先之以博愛教本下有以仁也難得者君子不貴教以義也雖天子必有尊也教以孝也必有先也教以弟也此威勢之本無之不足獨恃而教化之功不大乎

傳曰天生之地載之聖人教之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體也心之所好體必安之君之所好案他本好作命民必從之故君民者貴孝弟而好禮義重仁廉而輕財利躬親職此於上而萬民聽生善於下矣故曰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此之謂也

。五行之義第四十二

天有五行一曰木二曰火三曰土四曰金五曰水木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終也土五行之中也此其天次之序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此其父子也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後土居中央此其父子之序相受而布是故木受水而火受木土受火而案他本無金受土水受金也諸授之者皆其父也受之者皆其

子也常因其父以使其子天之道也是故木已生而火養之金已死而水藏之火樂木而養以陽水克金而喪以陰土之事天竭其忠故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五行之為言案他本下有也字猶五行歟是故以得辭也聖人知之故多其愛而少嚴厚養生而謹送終就天之制也以子而迎成養如火之樂木也喪父如水之尅金也事君若土之敬天也可謂有行人矣五行之隨各如其序五行之官各致其能是故木居東方而主春氣火居南方而主夏氣金居西方而主秋氣水居北方而主冬氣是故木主生而金主殺火主暑而水主寒使人必以其序官人必以其能天之數也土居中央為之天潤土者天之股肱也其德茂美不可名以一時之事故五行而四時者土兼之也金木水火雖各職不因土方不立若酸醎辛苦之不因甘肥不能成味也甘者五味之本也土者五行之主也五行之主土氣也猶五味之有甘肥也不得不成是故聖人之行莫貴於忠土德之謂也人官之大者不名所職相其是矣天官之大者不名所生土是矣。

陽尊陰卑第四十三

天之大數畢於十旬旬天地之間十而畢舉旬生長之

功十而畢成十者天數之案他本數所止也古之聖人

因天數之所止以為數紀十如更始民世傳之而不

知省其所起知省其所起則見天數之所始見天數之

所始則知貴賤逆順所在知貴賤逆順所在則知天地

之情著聖人之寶出矣是故陽氣以正月始出於地生

育養長於上至其功必成也案他本而積十月人亦十

月而生合於天數也是故十月而成人亦十月而成合

於天道也故陽氣出於東北入於西北發於孟春畢於

孟冬而物莫不應是陽始出物亦始出陽方盛物亦方

盛陽初衰物亦初衰物隨陽而出入數隨陽而終始三

王之正隨陽而更起以此見之貴陽而賤陰也故數日

者據晝而不據夜數歲者據陽而不據陰不得達之義

是故春秋之於昏禮也達未宋公而不達宋公不宜稱

而達達陽而不達陰以天道制之也丈夫案他本夫雖

賤皆為陽婦人雖貴皆為陰陰之中亦相為陰陽之中

亦相為陽諸在上者皆為其下陽諸在下者各為其上

陰陰猶沈也何名何有皆并一於陽昌力而辭功故出

雲起雨必令從之下命之曰天雨不敢有所出上善

而下惡惡者受之善者不受夫喜怒哀樂之發與清煖

寒暑其實一類案他本也喜氣為煖而當春怒氣為清

而當秋樂氣為太陽而當夏哀氣為太陰案他本陰而

當冬四氣者天與人所同有也非人所能案他本畜也

故可節而不可止也節之而順止之而亂人生於案他

而天而取化於天喜氣取諸春樂氣取諸夏怒氣取諸

秋哀氣取諸冬四氣之心也四肢之答案他本各有處

如四時寒暑不可移若肢體肢體移易其處謂之壬人

寒暑移易其處謂之敗歲喜怒移易其處謂之亂世明

王正喜以當春正怒以當秋正樂以當夏正哀以當冬

上下法此以取天之道春氣愛秋氣嚴夏氣樂冬氣哀

愛氣以生物嚴氣以成功樂氣以養生哀氣以喪終天

之志也是故春氣暖者天之所以愛而生之秋氣清者

天之所以嚴而成之夏氣溫者天之所以樂而養之冬

氣寒者天之所以哀而藏之春主生夏主養冬主藏秋

主收生溉其樂以養死溉其哀以藏為人子者也故四

時之比父子之道天地之志君臣之義也陰陽理人之法也陰刑氣也陽德氣也陰始於秋陽始於春春之爲言猶僭僭也秋之爲言猶湫湫也僭僭者喜樂之貌也湫湫者憂悲之狀也是故春喜夏樂秋憂冬悲生死而衆生以夏養春以冬喪秋大人之志也是故先愛而後嚴樂生而哀終天之當也而人資諸天大德而小刑也是故人主近天之所近遠天之所遠大天之所大小天之所小是故天數右陽而不右陰務德而不務刑刑之不可任以成世也猶陰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謂之逆天非王道也

王道通三第四十四

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畫者天地與人也而連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與人之中以爲貫而參通之非王者孰能當是故王者唯天之施施其時而成之法其命而案他本循之諸人法其數而以起事治其道而以出法治其志而歸之於仁仁之美者在於天夫案他本仁也天覆育萬物既化而生之有養而成之夫夫作大功無已終而復始凡舉歸之以奉人察於天之意無

窮極之仁也人之受命於天也取仁於天而仁也是故人之受命天之尊父兄子弟之親有忠信慈惠之心有禮義廉讓之行有案他本是有作者非逆順之治文理燦然而厚知案他本廣大有而博惟人道爲可以參天天常以受利爲意案他本以養長案他本爲事春秋冬夏皆其用也王者亦常以愛利天下爲意以安樂世爲事好惡喜怒而備用也然而主好惡喜怒乃天下案他本春夏秋冬也其俱煖清寒暑而以變化成功也天出此物者時則歲美不時則歲惡人主出此四者義則世治不義則世亂是故治世與義歲同數亂世與惡歲同數以此見人理之副天道也天有寒有暑土若地義之至案本至也是故春秋君不名惡臣不名善善皆歸於君惡皆歸於臣臣之義比於地故爲人臣下案他本者視地之事天也爲人子者視土之事火也雖案他本居中誤作難央亦歲七案他本十二日之王傳於火以調和養長然而弗名者皆并功於火火得以盛不敢與父分功案他功美孝之至也是故孝子之行忠臣之義皆法於地也地事天也猶下之事上也地天之合也物無合會之義

是故推天地

案他本無地字

之精運陰陽之類以別順逆之理

安所加以不在上下在大小在強弱在賢不肖在善惡

惡之屬盡爲陰善之屬盡爲陽陽爲德陰爲刑刑反德

而順於德亦權之類也雖曰權皆在

案他本皆權成是在在皆權成是

故陽行於順陰行於逆逆行而順順行而逆者陰也是

故天以陰爲權以陽爲經陽出而南陰出而北經用於

盛權用於末以此見天之顯經隱權前德而後刑也故

曰陽天之德陰天之刑也陽氣煖而陰氣寒陽氣予而

陰氣奪陽氣仁而陰氣戾陽氣寬而陰氣急陽氣愛而

陰氣惡陽氣生而陰氣殺是故陽常居實位而行於盛

陰常居空虛而行於末天之好仁而近惡戾之變而遠

大德而小刑之意也先經而後權貴陽而賤陰也故陰

夏入居下不得任歲事冬出居上置之空處也養長之

時伏於下遠去之弗使得爲陽也無事之時起之空處

使

案他本使誤作備

之備次陳守閉塞也此見天之近陽而遠

陰天固有此然而無所之如其身而已矣人主立於生

殺之位與天共持變化之勢物莫不應天化天地之化

如四時所好之風出則爲煖氣而有生於俗所惡之風

出則爲清氣而有殺於俗喜則爲

案他本暑氣而有養

長也怒則爲寒氣而有閉塞也人主以好惡喜怒變習

俗案他本習俗俗作俗習

而天以煖清寒暑化草木喜樂時而當則

歲美不時而妄則歲惡天地人主一也然則人主之好

惡喜怒乃天之煖清寒暑也不可不審其處而出也當

暑而寒當寒而暑必爲惡歲矣

案他本矣作也

人主當喜而怒

當怒而喜必爲亂世矣是故人主之大守在於謹藏而

禁內使好惡喜怒必當義乃出若煖清寒暑之必當其

時乃發也人主掌此而無失

案他本下有而字

使乃好惡喜怒

未嘗差也如春秋冬夏之未嘗過也可謂參天矣深藏

此四者而勿使妄發可謂天矣。

天容第四十五

天之道有序而時有度而節變而有常及而有相奉微

而至遠蹕而至精一而少積蓄廣而實虛而盈聖人視

天而行是故其禁而審好惡喜怒之處也欲合諸天之

案他本無之字

非其時不出煖清寒暑也其告之以政令而化

風之清微也欲合諸天之顛倒其一而以成歲也其羞

淺末案他本淺末誤作滿末

華虛而貴敦厚忠信也欲合諸天之

默然不言而功德積成也其不阿黨偏私而美汎愛兼利也欲合諸天之所以成物者少霜而多露也其內自省以是而外顯不可以不時人主有喜怒不可以不時可亦為時時亦為義喜怒以類合其理一也故義不義者時之合類也而喜怒乃寒暑之別氣也

天辨在人第四十六

難者曰陰陽之會一歲再遇於南方者以中夏遇於北方者以中冬喪物之氣也則其會於是何如金木水火各奉其所主以從陰陽相與一力而并功其實非獨陰陽也然而陰陽因之以起助其所主故少陽因木而起助春之生也太陽因火而起助夏之養也少陰因金而起助秋之成也太陰因水而起助冬之藏也陰雖與水并氣而合冬其實不同故水獨有喪而陰不與焉是以陽陰會於中冬者非其案他本其作者喪也春愛志也夏樂志也秋嚴志也冬哀志也故愛而有嚴樂而有哀四時之則也喜怒之禍哀樂之義不獨在人亦在於天而春夏之陽秋冬之陰不獨在天亦在於人人無春氣何以博愛而容眾人無秋氣何以立嚴而成功人無夏氣何以

以盛養而樂生人無冬氣何以哀死而恤喪天無喜氣亦何以暖而春生育天無怒氣亦何以清而秋殺就天無樂氣亦何以竦案他本竦作疏陽而夏養長天無哀氣亦何以激陰而冬閉藏故曰天乃有喜怒哀樂之行人亦有春秋冬夏之氣者合類之謂也匹夫雖賤而可以見德刑之用矣是故陰陽之行終各六月遠近同度而所在異處陰之行春居東方秋居西方夏居空右冬居空左夏居空下冬居空上此陰之常處也陽之行春居上冬居下此陽之常處也陰終歲四移而陽常居實非親陽而疎陰任德而遠刑與天之志常直陰空處稍取之以為助故刑者德之奉案他本奉作輔陰者陽之助也陽者歲之主也天下之昆蟲隨陽而出入天下之草木隨陽而生落天下之三王隨陽而改正天下之尊卑隨陽而序位幼者居陽之所少老者居陽之所老貴者居陽之所盛賤者當陽之所衰藏者言其不得當陽而當陽者臣子也陽者君父是也故人主南面以陽為位也陽貴而陰賤天之刑也禮之尚右非尚陰也敬老陽而尊成功也

陰陽位第四十七

陽氣始出東北而南行就其位也西轉而北入藏其休

也陰氣始東南而案他本無而字北行亦就其位也西轉而南

入屏其服也是故陽以南方為位以北方為休陰以北

方為位以南方為休陽至其位而大暑熱陰至其位而

大寒凍陽至其休而入化於地陰至其伏而避德於下

是故夏出長於上冬入化於下者陽也夏入守虛地於

下冬出守虛位於上者陰也陽出實入實陰出空入空

天之任陽不任陰好德不好刑如是也故陰陽終歲各

一出

春秋繁露卷十二

漢 董 仲 舒 撰

陰陽終始第四十八

天之道終而復始故北方者天之所終始也陰陽之所

合別案他本合也冬至之後陰俛而西入陽仰而東出

出入之處常相反也多少調和之適當相順也有多而

無溢有少而無絕春夏陽多而陰少秋冬陽少而陰多

多少無常未嘗不分而相散也以出入相損益以多少

相溉濟也多勝少者倍案他本倍入者損案他本

益而出者益二天所起一案益二以下動而再倍常乘

反衡再登之勢以就同類與案以就以下之相報故其

氣相挾而以變化相輸也春秋之中案輸也以下陰陽

之氣俱相併也中春以生中秋以殺由案生中以下此

見之天之所起其氣積天之所廢其氣隨案他本故至

春少陽東出就木與之俱生至夏太陽南出就火與之

俱煖此非各就其類而與之相起與少陽就木太陽就

火火木案他本木相稱各就其正此非正其倫與至於

秋時少陰興而不得以秋從金從金而傷火功雖不得

春秋繁露卷十一

以從金亦以秋出於東方俛其處而適其事以成歲功此非權與陰之行固常居虛而不得居實至於冬而止空虛太陽乃得北就其類而與水起寒是故天之道有倫有經有權

陰陽義第四十九

天道之常一陰一陽陽者天之德也陰者天之刑也述陰陽終歲之行以觀天之所親而任成天之功猶謂之空空者之實也故清潔案他本潔誤作漂之於歲也若酸醎之於味也僅有而已矣聖人之治亦從而然天之少陰用於功太陰用於空人之少陰用於嚴而太陰用於喪喪亦空空亦喪也是故天之道以三時成生以一時喪死死之者謂百物枯落也喪之者謂陰氣悲哀也天亦有喜怒之氣哀樂之心與人相副以類合之天人一也春喜氣也故生秋怒氣也故殺夏樂氣也故養冬哀氣也故藏四者天人同有之有其理而一用之與天同者大治與天異者大亂故為人主之道莫明於在身之與天同者而用之使喜怒必當義乃出如寒暑之必當其時乃發也使德之厚於刑也如陽之多於陰也是故天之

行陰氣也少取以成秋其餘以歸之冬聖人之行陰氣也少取以立嚴其餘歸之喪喪亦人之冬氣故人之太陰不用於刑而用於喪天之太陰不用於物而用於空空亦為喪喪亦為空其實一也皆喪死亡之心也

陰陽出入上下第五十

天道大數相反之物也不得俱出陰陽是也春出陽而入陰秋出陰而入陽夏右陽而左陰冬右陰而左陽陰出則陽入陽入則陰出陰右則陽左陰左則陽右是故春俱南秋俱北而不同道夏交於前冬交於後而不同理並行而不相亂澆滑而各持分此之謂天之意而何以從事天之道初薄大冬陰陽各從一方來而移於後陰由東方來西陽由西方來東至於中冬之月相遇北方合而為一謂之曰至別而相去陰適右陽適左適左案他本脫下者其道順適右者其道逆逆氣左上順氣適左二字右下故下煖而上寒以此見天之冬右陰案他本陰誤作氣而左陽也上所右而下所左也冬月盡而陰陽俱南還陽南還出於寅陰南還入於戌此陰陽所始出地入地之見處也至於中春之月陽在正東陰在正西謂之春分

春分者陰陽相半也故晝夜均而寒暑平陰日損而隨陽陽日益而鴻故為煖案他本煖作燒熱初得大夏之月相遇南方合而為一謂之曰至別而相去陽適右陰適左適案他本左誤作右由下適右案他本右誤作左由上上暑而下寒以此見天之夏右陽而左陰也上其所右下其所左夏月盡而陰陽俱北還陽北還而入於申陰北還而入於辰此陰陽之所始出地入地之見處也至於中秋之月陽在正西陰在正東謂之秋分秋分者陰陽相半也故晝夜均而寒暑平陽日損而隨陰陰日益而鴻故至於季秋而始霜至於孟冬而始大寒下雪而物咸成大寒而物畢藏天地之功終矣

天道無二第五十一

天之常道相反之物也不得兩起故謂之一一而不一者天之行也陰與陽相反之物也故或出或入或右或左春俱南秋俱北夏交於前冬交於後並行而不同路交會而各代理此其文與天之道有一出一入一休一伏其度一也然而不同意陽之出常縣於前而任歲事陰之出常縣於後而守空虛陽之休也功已成於上而

伏於下陰之伏也不得近義而遠其處也天之任陽不任陰好德不好刑如是故陽出而前陰出而後尊德而卑刑之心見矣陽出而積於夏任德以歲事也陰出而積於冬錯刑於空處也小以此察之天無常於物而一於時時之所宜而一為之故開一塞一起一廢一而至畢時而止終有復始其一者一也是於天凡在陰位者皆惡亂善不得主名天之道也故常一而不滅天之道事無大小物無難易反天之道無成者是以目不能二視耳不能二聽一手不能二事一手畫方一手畫圓莫能成人為小易之物而終不能成反天之不可行如是是故案他本古誤作右之人物而書文止於一者謂之忠持二忠者謂之患患入之忠不一者也不一者故患之所由生也是故君子賤二而貴一人孰無善善不一故不足以立身治孰無常常不一故不足以致功詩云上帝臨汝無二爾心知天道者之言也

煖煖孰多第五十二

天之道出陽為煖以生之出陰為清以成之是故非薰也不能有育非案他本深誤漂案他本深誤也不能有熟歲之精也

知心而不省薰與栗孰多者用之必與天戾與天戾雖

勞不成是自正月至於十月而天之功畢計其間者案他

本無陰與陽 案他本陰與陽 各居幾何薰與栗其案他

者字 誤作具下 日孰多距物之初生至其畢成露與霜其下

孰倍故從中春生於秋氣温和調乃季秋九月陰乃

始多於陽天於是時出栗下霜出栗下霜而大案他本

降物固已皆成矣故九月者天之功大究於是月也十

月而悉畢故案其迹數其實清栗之日少少耳功已畢

成之後陰乃大出天之成功也少陰與而太陰不與少

陰在內而太陰在外故霜加物而雪加於案他本 空空

者宜地而已不逮物也功已畢成之後物未復生之前

太陰之所常出也雖曰陰亦以太陽資化其位而不知

所受之故聖王在上位天覆地載風令雨施兩施者布

德均也風令者言令直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

弗能知識而效天之所為云爾禹水湯旱非常經也適

遭世氣之變而陰陽失平堯視民如子民親堯如父母

尚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四海

之內闕密八音三年三年陽氣壓於陰陰氣大興此禹

所以有水名也桀天下之殘賊也湯天下之盛德也天
下除殘賊而得盛德大善者再是重陽也故湯有旱之
名皆適遭之變非禹湯之過母以適遭之變疑平生之
常則所守不失則正道益明

基義第五十三

凡物必有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必有前
必有後必有表必有裏有美必有惡有順必有逆有喜
必有怒有寒必有暑有晝必有夜此皆其合也陰者陽
之合夫者妻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物莫無合
而合各有陰陽兼於陰陰兼於陽夫兼於妻妻兼於
夫父兼於子子兼於父君兼於臣臣兼於君君臣父子
夫婦之義皆取諸陰陽之道君為陽臣為陰父為陽子
為陰夫為陽妻為陰陰道無所獨行其始也不得專起
其終也不得分功有所兼之義是故臣兼功於君子兼
功於父妻兼功於夫陰兼功於陽地兼功於天舉而上
者抑而下也有屏送而左也有引而右也有親而任也
有疎而遠也有欲日益也有欲日損也益而用而損其
妨有時損少而益多有時損多而益少而不至絕多

闕文第五十四

而不至溢陰陽二物終歲各壹出壹其出遠近同度而
不同意陽之出也常縣於前而任事陰之出也常縣於
後而守空處而見天之親陽而疎陰任德而不任刑也
是故仁義制度之數盡取之天天爲君而覆露之地爲
臣而持載之陽爲夫而生之陰爲婦而助之春爲父而
生之夏爲子而養之秋爲死而棺之冬爲痛而喪之王
道之三綱可求於天天出陽爲煖以生之地出陰爲清
以成之不煖不生不清不成然而計其多少之分則煖
暑居百而清寒居一德教其與刑罰猶此也故聖人多
其愛而少其嚴厚其德而簡其刑以此配天天之大數
必有十旬旬天地之數十而畢舉旬生長之功十而畢
成天之氣徐乍寒乍暑故寒不凍暑不渴以其有餘徐
來不暴卒也易曰履霜堅冰蓋言遜也然則上堅不踰
等果是天之所爲弗作而成也人之所爲亦當勿作而
極也凡有興者稍稍上之以遜順往使人心說而安之
無使人心案他本恐原註一而不使案他本而字
心作之怨作字故曰上誤衍作字君子以人治人謹能愿此之謂也聖人之道同諸天地
蕩諸四海變習易俗

春秋繁露卷十二

春秋繁露卷十三

漢 董 仲 舒 撰

四時之副第五十五

案此篇他本缺

天之道春煖以生夏暑以養秋涼以殺冬寒以藏煖暑清寒異氣而同功皆天之所以成歲也。聖人副天之所行以爲政故以慶副煖而當春以賞副暑而當夏以罰副涼而當秋以刑副寒而當冬慶賞罰刑異事而同功。皆王者之所以成德也。慶賞罰刑與春夏秋冬以類相應也。如合符故曰王者配天謂其道天有四時王有四政四政若四時通類也。天人所同有也。慶爲春賞爲夏罰爲秋刑爲冬。慶賞罰刑之不可不具也。如春夏秋冬不可不備也。慶賞罰刑當其處不可不發。若煖暑清寒當其時不可不出也。慶賞罰刑各有正處。如春夏秋冬各有時也。四政者不可以相干也。猶四時不可相干也。四政者不可以易處也。猶四時不可易處也。故慶賞罰刑有不行於其正處者。春秋譏也。

人副天數第五十六

案此篇首他本闕三百九十六字

天德施地德化人德義天氣上地氣下人氣在其間春

生夏長百物以興秋殺冬收百物以藏故莫精於氣莫富於地莫神於天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貴於人人受命乎天也故超然有以倚物疾莫能爲仁義唯人獨能爲仁義物疾莫能偶天地唯人獨能偶天地人有三百六十節偶天之數也形體骨肉偶地之厚也上有耳目聰明日月之象也體有空竅理脉川谷之象也心有哀樂喜怒神氣之類也觀人之體一何高物之甚而類於天也物旁折取天之陰陽以生活耳而人乃爛然有其文理是故凡物之形莫不伏從旁折天地而行人猶題直立端尚正正當之是故所取天地少者旁折之所取天地多者正當之此見人之絕於物而參天地是故人之身首筭音分員象天容也髮象星辰也耳目辰辰象日月也鼻口呼吸象風氣也胸中達知象神明也腹胞實虛象百物也百物者最近地故要以下地也天地之象以要爲帶頭以上者精神尊嚴明天類之狀也頭而下者豐厚卑辱土壤之比也足布而方地形之象也是故禮帶置紳必直其頸以別心也帶而上者盡爲陽帶而下者盡爲陰各其分陽天氣也陰地氣也

案他

本以上俱關

故陰陽之動使人足病喉痺起則地氣上為雲雨而象亦應之也天地之符陰陽之副常設於身身猶天也數與之相參故命與之相連也天以終歲之數成人之身故小節三百六十六副日數也大節十二分副月數也內有五藏副五行數也外有四肢副四時數也乍視乍睨副晝夜也乍剛乍柔副冬夏也乍哀乍樂副陰陽也心有計慮副度數也行有倫理副天地也此皆暗膚案他木者身與人俱生比而偶之身合于其可數也副數不可數者副類皆當同而副天一也是故陳其有形以著其無形者拘其可數者以此言道之亦宜以類相應猶其形也以數相中也

同類相動第五十七

今平地注水去燥就濕均薪施火去濕就燥百物其去所與異而從其所與同故氣同則會聲比則應其驗噉然也試調琴瑟而錯之鼓其宮則他宮應之鼓其商而他商應之五音比而自鳴非有神其數然也美事召美類惡事召惡類類之相應而起也如馬鳴則馬應之帝王之將興也其美祥亦先見其將亡也妖孽亦先見物

故以類相召也故以龍致雨以扇逐暑軍之所處以棘楚美惡皆有從來以為命莫知其處所天將陰雨人之病故為之先動是陰相應而起也天將欲陰雨又使人欲睡臥者陰氣也有憂亦使人臥者是陰相求也有喜者使人不欲臥者是陽相索也水得夜益長數分東風而酒湛溢病者至夜而疾益甚難至幾明皆鳴而相薄其氣益精故陽益陽而陰益陰陽陰之氣固可以類相益損也天有陰陽人亦有陰陽天地之陰氣起而人之陰氣應之而起人之陰氣起而天之陰氣亦宜應之而起其道一也明於此者欲致雨則動陰以起陰欲止雨則動陽以起陽故致雨非神案他本神也而疑於神者其理微妙也非獨陰陽之氣可以類進退也雖不祥禍福所從生亦由是也無非己先起之而物以類應之而動者也故聰明聖神內視反聽言為明聖內視反聽故獨明聖者知其本心皆在此耳故琴瑟報彈其宮他宮自鳴而應之此物之以類動者也其動以聲而無形人不見其動之形則謂之自鳴也又相動無形則謂之自然其實非自然也有使案他本下之然者矣物固有實

使之其使之無形尚書傳言周將興之時有大赤鳥銜穀之種而集王屋之上者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之見此以勸之也恐恃之

五行相勝第五十八

木者司農也司農為姦朋黨比周以蔽主明退匿賢士絕滅公卿教民奢侈賓客交通不勸田事博戲鬪雞走狗弄馬長幼無禮大小相虜並為寇賊橫恣絕理司徒誅之齊桓是也行霸任兵侵蔡蔡潰遂伐楚楚人降伏以安中國木者君之官也夫木者農也農者民也不順如叛則命司徒誅其率正矣故曰金勝木

火者司馬也司馬為讒反言易辭以譖愬人內離骨肉之親外疎忠臣賢聖旋亡讒邪曰昌魯上大夫季孫是也專權擅勢薄國威德反以怠惡譖愬其羣臣劫惑其君孔子為魯司寇據義行法季孫自消墮費郈城兵甲有差夫火者大朝有讒邪熒惑其君執法誅之執法者

水也故曰水勝火

案他本脫曰水勝火四字

土者君之官也其相司營司營案他本脫下為神主所司營二字為皆曰可主所言皆曰善調順主指聽從為比進主所

善以快主意陷主以邪導主不義大為宮室多為臺榭雕文刻鏤五色成光賦斂無度以奪民財多發徭役以奪民時作事無極以奪民力百姓愁苦叛去其國楚靈王是也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百姓罷弊而叛及案他本及反其身弒天子者君之官也君太奢侈過土失案他本失誤作大禮民叛矣其民叛其君窮矣故曰木勝土

金者司徒也司徒為賊內得於君外驕軍士專權擅勢誅殺無罪侵伐暴虐攻戰妄取令不行禁不止將率不親士卒不使兵弱地削令君有恥則司馬誅之楚殺其司徒得臣是也得臣數戰破敵內得於君驕蹇不卹其下卒不為使當敵而弱以危楚國司馬誅之金者司徒司徒弱不能使士眾則司馬誅之故曰火勝金

水者司寇也司寇為亂足恭小謹巧言令色聽諂受賂阿黨不平慢令急誅誅殺無罪則司營誅之營蕩是也為齊司寇太公封於齊問為案他本為作焉以治國之要營蕩對曰任仁義而已太公曰任仁義奈何營蕩對曰仁者愛人義者尊老太公曰愛人尊老奈何營蕩對曰愛人者有子不食其力尊老者妻長而夫拜之太公曰寡人

欲以仁義治齊今子以仁義亂齊寡人立而誅之以定齊國夫水者執法司寇也執法附黨不平依法刑人則司營誅之故曰土勝水

五刑相生第五十九

天地之氣合而爲一分爲陰陽判爲四時列爲五行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謂之五行五行者五官也比相生而間相勝也故謂治逆之則亂順之則法

東方者木農之本司農尙仁進經術之士道之以帝王之路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執規而生至溫潤下

案他本下誤作

不知地形肥饒美惡立事生則因地之宜召公是也親入南畝之中觀民墾草發濶耕種五穀積蓄有餘家給人足倉庫充實司馬食穀司馬本朝也本朝者火也故曰木生火

南方者火也本朝司馬尙智進賢聖之士上知天文其形兆未見其萌芽未生昭然獨見存亡之機得失之要治亂之源豫禁未然之前執矩而長至忠厚仁輔翼其君周公是也成王幼弱周公相誅管叔蔡叔以定天下天下既寧以安君官者司營司營者土也故曰火生土

中央者土君官也司營尙信卑身賤體夙興夜寐稱述往古以厲主

案他本主誤作生

意明見成敗微諫納善防滅其

惡絕原塞隙執繩而制四方至忠厚信以事

案他本以上脫事字在信字

禦以成大理者司徒也司徒者金也故曰土生金

西方者金大理司徒也司徒尙義臣死君而衆人死父

親有尊卑位有上下各死其事不踰矩執權而伐兵

不苟克取不苟得義而後行至廉而威質直剛毅子耳

是得字

疑是也伐有罪討不義是以百姓附親邊境安寧

寇賊不發已無獄訟則親安執法者司寇也司寇者水

也故曰金生水

北方者水執法司寇也司寇尙禮君臣有位長幼有序

朝廷有爵鄉黨以齒升降揖讓般伏拜謁折旋中矩立

而罄折拱則抱鼓執衡而藏至清廉平賂

案他本賂遺誤作賂

不受請謁不聽據法聽訟無有所阿孔子是也爲魯司

寇斷獄屯屯與衆共之不敢自專是死者不恨生者不

怨百工維時以成器械器械既成以給司農司農者田官也田官者木故曰水生木

五行逆順第六十

木者春生之性農之本也勸農事無奪民時使民歲不

過三日行什一之稅進經術之士誕羣禁出輕繫去稽

留除桎梏開閉閭通障塞恩及草木則樹木華美而朱

案他本朱作諸草生恩及鱗蟲則魚大為鱸鯨不見羣龍下如

人君出入不時走狗試馬馳騁不反宮室好婦樂飲酒

沈湎縱恣不顧政治事多發役以奪民時作謀增稅案他

本稅誤以奪民財民病疥搔温體足脰原註痛咎及於

木則茂木枯槁工匠之輪多傷敗毒水滄羣漉陂如魚

咎及鱗案他本無及鱗二字蟲則魚不為羣龍深藏鯨出見

火者夏成長本朝也舉良賢進茂才官得其能任得其

力賞有功封有德出貨財振困乏正封疆使四方恩及

於人案他本人作火則火順人而甘露降恩及羽蟲則飛鳥大

為黃鵠出見鳳凰翔如人君惑於讒邪內離骨肉外疎

忠臣至殺世子誅殺不辜逐忠臣以妾為妻棄法令婦

妾為政賜予不當則民病血壅腫目不明咎及於火則

大旱必有火災摘巢採殼咎及羽蟲則飛鳥不為冬應

不來梟鴟羣鳴鳳凰高翔

土者夏中成熟百種君之官循宮室之制謹夫婦之別

加親戚之恩恩及土則五穀成而嘉禾興恩及保蟲則

百姓親附城郭充實賢聖皆遷仙人降如人君好婦佚

妻妾過度犯親戚侮父兄欺罔百姓大為臺榭五色成

光雕文刻鏤則民病心腹宛黃舌爛痛咎及於土則五

穀不成暴虐妄誅咎及保蟲保蟲不為百姓叛去賢聖

放亡

金者秋殺氣之始也建立旗鼓杖案他本杖字誤把旄

鉞以誅賊殘禁暴虐安集故動眾與師必應義理出則

祠案他本祠兵入則振旅以開案他本開習之因案他

作於彼狩存不忘亡安不忘危修城郭繕墻垣審羣禁

飾兵甲警百官誅不法恩及於金石則涼風出恩及於

毛蟲則走獸大為麒麟至如人君好戰侵陵諸侯貪城

邑之路輕百姓之命則民病喉欬漱筋孿鼻仇塞咎及

於金則鑄化凝滯凍堅不成四面張網焚林而獵咎及

毛蟲則走獸不為白虎妄搏麒麟遠去

水者冬藏至陰也宗廟祭祀之始敬四時之祭禘祫昭

穆之序天子祭天諸侯祭土閉門闔大搜索斷刑罰執

當罪飭關梁禁外徒恩及於水則醴泉出恩及介蟲則

龜龜大為靈龜出如人君簡宗廟不禱祀廢祭祀執法

不順逆天時則病流腫水張痿痺孔竅不通咎及於水

霧氣冥冥必有大水水為民害咎及介蟲則龜深藏龜

龜响案他本响作响

治水五行第六十一

日冬至七十二日木用事其氣燥濁而清七十二日火

用事其氣慘陽而赤七案他本七誤作也十二日土用事其氣

濕案他本濕作温濁而黃七十二日金用事其氣慘淡而白七

十二日水用事其氣清寒而黑七十二日復得木木用

事則行柔惠誕羣禁至於立春出輕繫去稽留除桎梏

開門闔通障塞存幼孤矜寡獨無伐木火用事則正封

疆循田疇至于立夏舉賢良封有德賞有功出使四方

無縱火土用事則養長老存幼孤矜寡獨賜孝悌施恩

澤無興土功金用事則修城郭繕牆垣審羣禁飭甲兵

警百官誅不法存長老無焚金石水用事則閉門闔大

搜索斷刑罰執當罪飭關梁禁外案他本徒作徒無決池隄

春秋繁露卷十三

春秋繁露卷十四

漢 董 仲 舒 撰

治亂五行第六十二

火干木蟄蟲蚤出案他本下有蛇字雷蚤行 土干木胎天卵

輟鳥蟲多傷 金干木有兵 水干木春下霜 土干

火則多雷 金干火草木夷 水干火夏雹 木干火

則地動 金干木則五穀傷有殃 水干土夏寒雨霜

木干土倮蟲不為 火干土則大旱 水干金則魚

不為 木干金則草木再生 火干金則草木秋榮

土干金五穀不成 木干水冬蟄不藏 土干水則蟄

蟲冬出 火干水則星墜 金干水則冬大寒

五行變救第六十三

五行變至當救之以德施之天下則咎除不救以德不

出三年天當案他本當作雷雨石木有變春涸秋榮秋無秋字

木水春多雨此繇役衆賦斂重百姓貧窮叛去道多饑

人救者省繇役薄賦斂出倉穀賑困窮矣火有變冬温

夏寒此王者不明善者不賞惡者不紉不肖在位賢者

伏匿則寒暑失序而民疾疫救之者舉賢良賞有功封

有德土有憂大風至五穀傷此不信仁賢不敬父兄淫
 泆無度宮室榮案他本榮作多營救之者省宮室去雕文舉孝
 悌恤黎元金有變畢昂為回三覆有武多兵多盜寇此
案他本棄義貪財輕民命重貨賂百姓趣利多姦軌救
脫此字之者舉廉潔立正直隱武行文束甲械水有變冬濕多
 霧春夏雨雹此法令緩刑罰不行救之者憂囹圄案姦
 宄誅有罪芟五日

五行五事第六十四

王者與臣無禮貌不肅敬則木不曲直而夏多暴風風
 者木之氣也其音角也故應之以暴風王者言不從則
 金不從革而秋多霹靂霹靂者金氣也其音商也故應
 之以霹靂王者視不明則火不炎上而秋多電電者火
 氣也其音徵也故應之以電王者聽不聰則水不潤下
 而春夏多暴雨雨者水氣也其音羽也故應之以暴雨
 王者心不能容則稼穡不成而秋多雷雷者土之氣也
 其音宮也故應之以雷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
 曰聽五曰思何謂也夫五事者人之所受命於天也而
 王者案他本無者字所修而治民也故王者為民治則不可以

不明準繩不可以不正王者貌曰恭恭者敬也言曰從
 從者可從視曰明明者知賢不肖者分明黑白也聽曰
 聰聰者能聞事而審其意也思曰睿睿者言無不容恭
 作肅從作又明作哲聰案他本聰作聽作謀睿作聖何謂也恭
 作肅言王誠能內有恭敬之姿而天下莫不肅矣從作
 又言王者言可從明正從行而天下治矣明作哲哲者
 知也王者明則賢者進不肖者退天下知善而勸之知
 惡而恥之矣聰案他本聰作聽作謀謀者謀事也王者聰則聞
 事與臣下謀之故事無失謀矣睿作聖聖者設也王者
 心寬大無不容則聖能施設事各得其宜也
 王者能敬案他本敬誤作欲則春氣得故肅肅者主春春陽氣
 微萬物柔易移弱可化於時陰氣為賊故王者欽飲不
 以議陰事然後萬物遂生而木可案他本無可字曲直也春行
 秋政則草木彫行冬政則雪行夏政則殺春失政則原
有闕
 王者能治則義立義立則秋氣得故義者主秋秋氣始
 殺王者行小刑罰民不犯則禮義成於時陽氣為賊故
 王者輔以官牧之事然後萬物成熟秋草木不榮華金

從革也秋行春政則華行夏政則喬行冬政則落秋失政則春天風不解雷不發

王者能知則知善惡知善惡則夏氣得故哲者主夏夏陽氣始盛萬物兆長王者不揜明則道不退塞而夏至之後大暑隆萬物茂育懷任王者恐明不知賢不肖分明白黑於時寒為賊故王者輔以賞賜之事然後夏草木不霜火炎上也夏行春政則風行秋政則水行冬政則落夏失政則冬不凍冰五穀不藏大寒不解

王者無失謀然後冬氣得故謀者主冬冬陰氣始盛草木必死王者能聞事審謀慮之則不侵伐不侵伐且殺則死者不恨生者不怨冬日至之後大寒降萬物藏於下於時暑為賊故王者輔之以急斷之以事水潤下也冬行春案他本春誤作夏政則蒸行夏政則雷行秋政則旱冬失政則夏草木不實霜五穀疾枯

郊語第六十五

人之言醜去烟鴟羽去昧

原註一作昧一慈石取鐵頸原註一作真

金取火蠶耳絲於室而絃絕于堂禾實于野而粟缺于倉燕夷生于燕橋枳死于荆此十物者皆奇而可案他本而

可作怪非人所意也夫非人所意而然既已案他本有已作以有

之矣或者吉凶禍福利不利之所從生無有奇怪非人所意如是者乎此等可畏也孔子曰君子有三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彼豈無傷害於人如孔子徒畏之哉以此見天之不可不畏敬猶主上之不可不謹事不謹事主其禍來至顯不畏敬天其殃來至闇闇者不見其端若自然也故曰堂堂如天殃言不必立校默案本然而無聲潛而無形也由是觀之天殃與上罰所以別者闇與顯耳不然其來逮人殆無以異孔子同之

俱言可畏也天地神明之心與人事成敗之真固莫之能見也惟聖人能見之聖人者見人之所不見者也故聖人之言亦可畏也奈何而案他本廢郊禮郊禮者人所最甚重也廢聖人所最甚重而吉凶利害在於冥冥不可得見之中雖已多受其病何從知之故曰問聖人者問其所為而無問其所以為也問其所以為終弗能見不如勿問問為而為之所不為而勿為是與聖人同實也何過之有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舊章者先聖人之故文章也率由各有修從之也此言先聖人之故

案他本脫文章文章者雖不能深見而詳知其則猶不
也以下十八字知其美譽之功矣今郊事天之義此聖人故云云

春秋繁露卷十五

漢 董 仲 舒 撰

郊義第六十六

郊義春秋之法王者歲一祭天子郊四祭于宗廟宗廟
因于四時之易案他本易誤作房郊因于新歲之初聖人有以
起之其以祭不可不親也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
最尊也以最尊天之故故易始歲更紀卽以其初郊郊
必以正月上辛者言以所最尊首一歲之事每更紀者
以郊郊祭首之先貴之義尊天之道也

郊祭第六十七

春秋之義國有大喪者止宗廟之祭而不止郊祭不敢
以父母之喪廢事天地之禮也父母之喪至哀痛悲苦
也尚不敢廢郊也孰足以廢郊者故其在禮亦曰喪者
不祭惟祭天爲越喪而行事夫古之畏敬天而重天郊
如此甚也今羣臣學士不探察曰萬民多貧或頗饑寒
足郊乎是何言之誤天子父母事天而案他本而字誤
子孫畜萬民未徧飽無用祭天者是猶子孫未得食
無用食父母也言莫逆於是是其去禮遠也先貴而後

賤孰貴于天子天子號天之子也奈何受爲天子之號

而無天子之禮天子不可不祭天也無異人之不可以

不食父故古之聖王文章之最重者也前世王莫不從

重粟精奉之以事上天至於秦而獨闕案他本闕作曠然廢之

一何不率由舊章之大甚也天者百神之大君也事天

不備雖百神猶無益也何以言其然也祭而地是地字

神者春秋譏之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是其法也

故未見秦國致天案他本天作大福如周國也詩曰唯此文王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允懷多福多福者非謂人也事功

也謂天之所福也傳曰周國子多賢蕃案他本蕃誤作蕃殖至

于駢孕案他本孕誤作厚男者四四產而得八案他本八誤作人男皆

君子俊雄也今此天之所以興周國也非周國之所能

爲也今秦與周俱得爲天子而所以事天者異于周以

郊爲百神始始入歲首必以正月上辛日先享天乃敢

于地先貴之義也夫歲先之與歲弗行也相去遠矣天

下福若無可怪者然所以久弗行者案他本者作也非灼灼見

其當而故弗行也典禮之官常嫌疑莫案他本莫誤作其能昭

昭明其當也今切以爲其當與不當可內返於心而定

也堯謂舜曰天之歷數在爾躬言察身以知天也今身

有子孰不欲其有子禮也聖人正名名不虛生天子者

則天之子也以身度天獨何爲不欲其子之有子禮也

今爲其天子而闕然無祭于天天何必善之所聞曰天

下和平則災害不生今災害生見天下未和平也天下

所未和平者天子之教化不行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

順之覺者著也王者有明著之德行于世則四方莫不

響應風化善于彼矣故曰悅有慶賞嚴于刑罰疾于法

令

四祭第六十八

古者歲四祭四祭者因四時之所生熟而祭其先祖父

母也故春曰祠夏曰禘秋曰嘗冬曰蒸此言不失其時

以奉祭先祖也過時不祭則失爲天子之道也祠者以

正月始食韭也禘者以四月食麥也嘗者以七月嘗黍

稷也蒸者以十月進初稻也此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孝

子孝婦緣天之時因地之利已受命而王必先祭天乃

行王事文王之伐崇是也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

璋峩峩髦士攸宜此文王之郊也其下之辭曰溥彼涇

舟舁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文王之伐崇也上言奉璋下言伐崇以是見文王之先郊而後伐也文王受命則郊郊乃伐崇崇國之民方困於暴亂之君未得被聖人德澤而文王已知矣安在德澤未洽者不可以郊乎

郊祀第六十九

為人子而不事父者天下莫能以爲可今爲天之子而不事天何以異是是故天子每至歲首必先郊祭以享天乃敢爲地行子禮也每將興師必先郊祭以告天乃敢征伐行子道也文王受天命而王天下先郊乃敢行事而興師伐崇其詩曰芘芘棫樸薪之標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我戔鬣士攸宜此郊辭也其下曰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伐辭也其下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以此辭者見文王受命則郊郊乃伐崇伐崇之時民何處矣原註一乎乎

神不舉靡斯愛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早既太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莫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射下土寧丁我躬宣王自以爲不能乎后稷不中乎上帝故有此災有此災愈恐懼案他本愈在有此而謹事天天若不于是家是家案他本脫下安得立爲天子立爲天子者天子是家天子是家者天使是家天使是家者是家案他本無家字天之所予也案他本無也字天之所使也天已予之天已使之其間不可以接天何哉故春秋凡議郊未嘗議君德不成于郊也及案他本及不郊而祭山川失祭之叙案他本叙誤作後逆于禮故必議之以此觀之不祭天者乃不可祭小神也郊因先卜不吉不敢郊百神之祭不卜而郊獨卜郊祭最大也春秋譏喪祭不譏喪郊郊不辟喪喪尚不辟况他物郊祀案他本祀視曰皇皇上天案他本天作帝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庶物羣生言而已矣夫不自爲言而爲庶物羣生言以人心庶天無尤焉案他本焉作也天無尤焉而辭恭順宜可喜也右郊祀九句九句者陽數也

順命第七十

父者子之天也天者父之天也無天而生未之有也天者萬物之祖萬物非天不生獨陰不生獨陽不生陰陽

與天地參然後生故曰父之子也可尊母之子也可卑尊者取尊號卑者取卑號故德侔天地者皇天右而子

之號稱天子其次有五等之爵以尊之皆以國邑為號其無德於天地之間者州國人民甚者不得繫國邑皆

絕骨肉之屬離人倫謂之案他本謂盜作甚而巳無名姓案他本無字誤號氏于天地之間至賤乎賤者

也其案他本甚尊至德巍巍乎不可以加矣其案他本卑至賤冥冥其無下矣春秋列序位卑尊之陳累累乎可

得而觀也雖閭且愚莫不昭然地之菜茹瓜果藝之稻麥黍稷菜生穀熟永思吉日供具祭物齋戒沐浴潔清

致敬祀其先祖父母孝子孝婦不使時過已處之以愛敬行之以恭讓亦殆免于罪矣公子慶父罪亦不當繫

于國以親之故為之諱而諸母之國齊之仲孫去其公子之親也故有大罪不奉其天命者皆棄其天倫人于

天也以道受命其于人以言受命不若于道者天絕之不若于言者人絕之臣子大受命于君辭而出疆唯有

社稷國家之危猶得發辭而專安之盟是也天子受命于天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

受命于夫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雖謂受命于天亦可不天亦可天子不能奉天之命則廢而稱公王者之

後是也公侯不能奉天子之命則名絕而不得就位衛侯朝是也子不奉父命則有伯討之罪衛世子蒯聩是

也臣不奉君命雖善以叛言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是也妾不奉君之命則媵女先至者是也妻不奉夫之命

則絕夫不言及是也曰不奉順於天者其罪如此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其案他本無其字祭社稷宗廟

山川鬼神不以其道無災無害至於祭天不享其卜不從使其牛口案他本日傷鼯鼠食其角或言食牛或言

食而死或食而生或不食而自死或改卜而牛死或卜而食其角過有深淺薄厚而災有簡甚不可不察也猶

郊之變因其災而之變應而無為也見百事之變之所不知而自然者勝言與以此見其可畏專誅絕者其唯

案他本唯作爲天子臣殺君子殺父三十有餘諸其賤者則損以此觀之可畏者其唯天命大人乎亡國五十有餘皆

不事畏者也况不畏大人專誅之君之滅者何日之有哉魯宣遠案他本違誤作爲聖人之言變古易常而災立至聖人之言可不慎此三畏者異指而同致故聖人同之俱言其可畏也

郊事對第七十一

廷尉臣湯昧死言曰臣湯承制以郊事問故膠西相仲舒臣仲舒對曰所聞古者天子之禮莫重于郊郊常以正月上辛者所以先百神而最居前禮三年喪不祭其先而不敢廢郊郊重於宗廟天尊于人也王制曰祭天地之牛繭栗宗廟之牛握宸客之牛尺此言德滋美而牲滋微也春秋曰魯祭周公用白牡色白貴純也帝牲在滌三月牲貴肥潔而不食其大也凡養牲之道務在肥潔而已駒犢未能勝芻豢之食莫如令食其母便臣謹問仲舒魯祀周公用白牲非禮臣仲舒對曰禮也臣湯問曰周天子用騂剛羣公不毛周公諸公也何以得用純牲臣仲舒對曰武王崩成王幼案他本幼作立而在襁褓之中周公繼文武之業成二聖之功德漸天地澤被四海故成王賢而貴之詩云無德不報故成王使祭周公

以白牡上不得與天子同色下有異于諸侯仲舒愚以為報德之禮臣湯問仲舒天子祭天諸侯祭土魯何緣以祭郊臣仲舒對曰周公傳成王成王遂及聖功莫大於此周公聖人也有祭故成王令魯郊也臣湯問仲舒魯祭周公用白牲其如何用臣案他本臣誤作至仲舒對曰魯郊用純騂剛周色上赤魯以天子命郊故以騂臣湯問仲舒祠宗廟或以鶩當鳧鶩非鳧可用否仲舒對曰鶩非鳧鳧非鶩也臣聞孔子入太廟每事問慎之至也陛下察躬親齋戒沐浴以承宗廟甚敬謹奈何以鳧當鶩鶩當鳧名實不相應以承太廟不亦不稱乎臣仲舒愚以為不可臣犬馬齒衰賜案他本賜賜字脫骸骨伏陋巷案他本脫巷字陛下乃幸使九卿問以朝廷之事臣愚陋曾不足以承明詔奉大對臣仲舒昧死以聞

漢董仲舒撰

執費第七十二

凡執費天子用暢公侯用玉卿用羔大夫用鴈鴈乃有

類於長者長者在民上必施然有先後之隨必淑案他本淑

作然有行列之治故大夫以為案他本無為字費羔乃有其類

天者天之道任陽不任陰王者之道任德不任刑順天

也羔有角而不任設備而不用類好仁者執之不鳴殺

之不諦類死義者羔食於其母必跪而受之類知禮者

故羊之為言猶祥與故卿以為費玉有似君子子曰人

而不日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矣故匿病者

不得良醫羞問者聖人去之以為遠功而近有災是則

不有玉至清案他本清作親而不蔽其惡內有瑕穢必見之於

外故君子不隱其短不知則問不能則學取之玉也君

子比之玉玉潤而不汚是仁而至清潔也廉而不殺是

義而不害也堅而不習過而不濡視之如庸展之如石

狀如石搔而不可從燒案他本燒作饒潔白如素而不受汚玉

類備者故公侯以為費暢有似於聖人者純仁淳粹而

有知之貴也擇於身者盡為德音發於事者盡為潤澤
積美陽芬香以通之天暢亦取百香之心獨末之合之
為一而達其臭氣暢天子其淳粹無擇與聖人一也故
天子以為費而各以事上也觀費之意可以見其事

山川頌第七十三

山則龍從焉崔樞案他本崔樞隄案他本隄久不崩弛似夫仁

人志士孔子曰山川神祇立寶藏殖案他本殖器用資

曲直案他本直合大者可以為宮室臺榭小者可以為

舟輿浮漚大者無不中小者無不入持斧則斫折鎌則

艾生人立禽獸伏死人入多其功而不言是以君子取

譬也且積土成山無損也成其高案他本高無害也成其

大無虧也小其上案他本上泰其下久長安後世無有

去就儼然獨處惟山之意詩云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

赫師尹民具爾瞻此之謂也水則源泉混混云案他本云

同他本誤作止案他本晝夜不竭既似力者盈科後行既似

持平者循微案他本赴下不遺小間既似察者循溪谷

不迷或奏萬里而必至既似知者鄣防山而能清淨既

似知命者不清而入潔清而出既似善化者赴千仞之

壑石而不疑既似勇者物皆因原註或於火誤作大

而水獨勝之既似武者咸得案他本咸得之生失之而

死既似有德者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此之謂也

求雨第七十四

春早求雨令案他本縣邑以水日令民禱社家祀戶無

伐名木無斬山林暴巫聚蛇八日於邑東門之外為四

通之壇方八尺植蒼繪八其神共工祭之以生魚八元

酒具清酒膊脯擇巫之清潔辯言利辭者以祝祝齋三

日服蒼衣先再拜乃跪陳陳已復再拜乃起祝曰昊天

生案他本脫生字五穀以養人今五穀病旱恐不成敬案他本下有起

字進清酒膊脯再拜請雨雨幸大澍奉牲禱以甲乙日

為大蒼龍一長八丈居中央為小龍七各長四丈於東

方皆東鄉其間相去八尺小童八人皆齋三日服青衣

而舞之田嗇夫亦齋三日服青衣而立之諸里社通之

於閭外之溝取五蝦蟇錯置社案他本社中池方八尺

深二尺置水蝦蟇焉具清酒膊脯祝案他本祝齋三日

服案他本蒼衣拜跪陳祝如初取三歲雄雞三歲猪皆

燔之於四通神宇令閭邑里南門置水其外開北門具

老案他本具誤猥猪一置之于里北門之外市中案他

者誤作亦置一猥猪聞鼓聲皆燒猪尾取死人骨埋之開

山淵積薪而燔之決通道橋之壅塞不行者決瀆之幸

而得雨以猪一酒鹽黍財足以茅為席毋斷夏求雨令

邑以水日家人祀案他本祀作祀竈無舉土功更大浚井暴釜

案他本釜於壇曰杵於術七日為四通之壇於邑南門

外方七尺植赤繪七其神蚩尤祭之以赤雄雞七元酒

具清酒膊脯祝齋三日服赤衣拜跪陳祝如春辭以丙

丁日為大赤龍一長七丈居中央又為小龍六長各三

丈五尺於南方皆南鄉其間相去七尺壯者七人皆齋

三日服赤衣而舞之司空嗇夫亦齋三日服赤衣而立

之鑿而通之閭外之溝取五蝦蟇錯置里社之中池方

七尺深一尺酒脯案他本脯作膊祝齋衣赤衣拜跪陳祝如初

取三歲雄雞猥猪燔之四通神宇開陰閉陽如春季夏

禱山陵以助之令縣邑壹徙案他本徙市於邑南門之

外五日禁男子無得行入市家人祠中甯無興土功聚

巫市傍案他本傍為之結蓋為案他本蓋為四通之壇

於中央植黃繪五其神后搜祭之以母飽案他本開母飽二字五

元酒具清酒膊脯令名為祝齋三日衣黃皆如春祠以

戊巳日為大黃龍一長五丈居中央又為小龍四案他本四

作各長二丈五尺於南方皆南鄉其間相去五尺丈夫

五人齋三日服黃衣而舞之五人亦齋三日案本句五

脫衣黃衣而立之亦通社中於閭外溝取蝦蟇池方五

尺深一尺他皆如前神農求雨第十九日戊己不雨命

為黃龍又為大龍社者舞之季立之又曰東方小僮舞

之南方壯案他本壯者西方沾原註人北方原註下疑

人舞之秋暴巫至九日無舉火事煎金器家人祀門為

四通之壇於邑西門之外九尺植白繪九其神大昊祭

之桐案他本桐木魚九元酒具清酒膊脯白衣他如春

以庚辛日為大白龍一長九丈居中央為小龍八各長

四丈五尺於西方皆西向其間相去九尺鰥者九人皆

齋三日服白衣而舞之司馬案他本亦齋三日白衣

而立之蝦蟇池方九尺深一尺他皆如前冬儻龍六日

禱於名山以助之家人祀井無壅水為四通之壇於邑

北門之外方六尺植黑繪六其神元冥祭之以黑狗子

六元酒具清酒膊脯祝齋三日衣黑衣祝禮如春以壬

癸日為大黑龍一長六丈居中央為小龍案此下疑各

長三丈於北方皆北鄉其間相去六尺老者六人皆齋

三日衣黑衣而舞之尉亦齋三日服黑衣而立之蝦蟇

池如春四時皆以水為龍必取潔土為之結蓋龍成而

發之四時皆以庚子之日令吏民夫婦皆偶處凡求雨

之大體丈夫欲藏匿女子欲和而樂神書又曰開神案

本神誤山神淵積薪夜擊案他本擊鼓謀而燔之為其

旱案他本旱也誤作卑

止雨第七十五

雨太多令縣邑以土日塞水瀆絕道蓋井禁婦人不得

行入市令縣鄉里皆掃社下縣邑若丞令吏嗇夫三人

以上祝一人鄉嗇夫若吏三人以上祝一人里正父老

三人以上祝一人皆齋案以下他本闕三日各衣時衣

具豚一黍鹽美酒財足祭社擊鼓三日而祝先再拜乃

晚陳陳已復再拜乃起祝曰諾天生五穀以養人今淫

雨太多五穀不和敬進肥牲清酒以請社靈幸為止雨

除民所苦無使陰滅陽陰滅陽不順於天天之常意在

於利人人願止雨敢告于社鼓而無歌至罷乃止凡止

雨之大禮女子欲其藏而匿也丈夫欲其和而樂也開

陽而閉陰闔水而開火以朱絲繫社十周衣朱衣赤幘

言罷二十一年八月庚申朔丙午江都相仲舒告內史

中尉陰雨太久案以上為他本所闕別以第六王道篇

也犯始者省刑絕惡始也大夫盟于道涓刺大夫之職

政也諸侯會同賢為主賢實也春秋五十字錯簡後見

於恐傷五穀趣止雨止雨之禮廢陰起陽書十七縣八

十離鄉及都官吏千石以下夫婦在官者咸遣婦女子

不得至市市無諸原註一作詣井蓋之勿令泄鼓用牲於社

祝之日雨以太多五穀不和敬進肥牲以請社靈社靈

幸為止雨除民所苦無使陰滅陽陰滅陽不順於天天

意常案他本常誤作韋在於利民願止雨敢告鼓用牲于社皆

壹以辛亥之日書到即起縣社令長若丞尉官長各城

邑社嗇夫里吏正里人皆出至於社下舖而案他本舖而誤作顯

罷三日而止未至三日天大案他本無大字星亦止

祭義第七十六
五穀食物之性也天之所以為賜人也宗廟上案他本上誤作

宜矣宗廟之祭物之厚無上也春上豆實夏上尊實秋

上機案他本機作沉下同實冬上敦實豆實韭也春之始所生也

尊實原註一作麴也夏之所受初也機實黍也秋之所先

成也敦實稻也冬之所畢熟也始生故曰祠善其司案他

本司也夏約故曰祓貴所初初也先成故曰嘗嘗言甘

也畢熟故曰蒸蒸言衆也奉四時所受於天者而上之

為上祭貴天賜且尊宗廟也孔子受君賜則以祭况受

天賜乎一年之中天賜四至至則上之此宗廟所以歲

四祭也故君子未嘗不食新新天賜至必先薦之乃取

食之尊天敬宗廟之心也尊天美義也敬宗廟大禮也

聖人之所謹也案他本大禮也三字誤移在此句下不多而欲潔清不貪

數而欲恭敬君子之祭也恭親之致其中心之誠盡敬

潔之道以接至尊故鬼享之享之如此乃可謂之能祭

祭者察也以善逮鬼神之謂也善乃逮不可聞見者故

謂之察吾以名之所享故祭之不虛安所可察哉祭之

為言際也與察也祭然後能見不見見不見之見者案

不見之見者六字他本本之作之見者見不見然後知天命鬼神知天命鬼神然

後明祭之意明祭之意乃知重祭事案他本事作祀下同孔子曰

吾不與祭祭神如神在重祭事如事生故聖人於鬼神也畏之而不敢欺也信之而不獨任事之而不專恃恃其公報有德也幸其不私與人福也其見於詩曰嗟爾君子毋恒安息靜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正直者得福也不正者不得福此其法也以詩爲天下案他本法矣何謂不法哉其辭直而重有再歎之欲人省其意也而人尚不省何其忘哉孔子曰書之重辭之復鳴呼不可不察也其中必有美者焉此之謂也

循天之道第七十七

循天之道以養其身謂之道也天有兩和以成二中歲立其中用之無窮是北方之中用合陰而物始動於下南方之中用合陽而養始美於上其動於下者案他本其字誤在上不得東方之和不能生中春是也其養於上者不得西方之和不能成中秋是也然則天地之美惡案他本誤移不能成在兩和之處二中之所來歸而遂其爲也是故和案他本東方生而西方成東方和生案他本北方之所起前案他本而西方和成南方之所養長起之不至於和之所不能生養長之不至於和之所不能

成成於和生必和也始於中止必中也中者天下之所終始案他本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莫大於和而道莫正案他本正作止於中者天地之美達理也聖人之所保守也詩云不剛不柔布政優優此非中和之謂

歎是故能以中和理天下者其德大盛能以中和養其身者其壽極命男女之法法陰與陽陽氣起於北方至南方而盛盛極而合乎陰陰氣起乎中夏至中冬而盛盛極而合乎陽不盛不合是故十月而壹案他本無壹字俱盛終歲而乃再合天地久節以此爲常是故先法之內矣

養身以全使男子不堅壯不家室陰不極盛案他本極盛作盛極不相接是故身精明難衰而堅固壽考無忒此天地之道也天氣先盛壯而後施精故其精固地氣盛壯而後化故其化良是故陰陽之會冬合北方而物動於下夏合南方而物動於上上下之大動皆在日至之後爲寒則疑冰裂地爲熱則焦沙爛石氣之精至於於是故天地之化春氣生而百物皆出夏氣養而百物皆長秋氣殺而百物皆死冬氣收而百物皆藏是故惟天地之氣而精出入無形而物莫不應實之至君子法乎其所貴天

地之陰陽當男女人之男女當陰陽陰陽亦可以謂男

女男女亦可以謂陰陽天地之經生至東方之中而所

生大養至西方之中而所養大成一歲四起業而必於

中中之所為而必就於和故曰和其要也和者天之正

也陰陽之平案他本平誤作年也其氣案他本下有於字最良物之所

生也誠擇其和者以為大得天地之奉也天地之道雖

有不和者必歸之於和而所為有功雖有不中者必止

之於中而所為不失是故陽之行始於北方之中而止

於南方之中陰之行始於南方之中而止於北方之中

陰陽之道不同至於盛而皆止於中其所始起皆必於

中中者天地之大極也日月之所至而卻也長短之隆

不得過中天地之制也兼和與不和中與不中而時用

之盡以為功是故時無不時者天地之道也順天之道

節者天之制也陽者天之寬也陰者天之急也中者天

之用也和者天之功也舉天地之道而美於和是故物

生皆貴氣而迎養之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者也

謂行必終禮而心目喜常以陽得生其意也公孫之養

氣日裏藏原註三泰實則氣不通泰虛則氣不足熱勝

則氣寒疑此下泰勞則氣不入泰佚則氣宛至怒則

氣高喜則氣散憂則氣狂懼則氣懾凡此十者氣之害

也而皆生於不中和故君子怒則反中而自說以和喜

則反中而收之以正憂則反中而舒之以意懼則反中

而實之以精夫中和之不可反如此故君子道至而源

一作華而上凡氣從心心氣之君也何為而氣不隨也

是以天下之道者皆言內心其本也故仁人之所以多

壽者外無貪而內清淨心平和而不失中正取天地之

美以養其身是其且多且治鶴之所以壽者無宛氣於

中是故食冰猿之所以壽者好引其末是故氣四越天

氣常下案他本下施於地是故道者亦引氣於足天之

氣常動而不滯是故道者亦不宛氣苟不治雖滿不虛

是故君子養而和之節而法之去其羣泰取其衆和高

臺多陽廣室多陰遠天地之和也故人勿為適之而已

矣法人八尺四尺其中也官者中央之音也甘者中央

之味也四尺者中央之制也是故三王之禮味皆向甘

聲皆尚和處其身所以常自漸於天地之道其道同類

一氣之辨也法天者乃法人之辨天之道嚮秋冬而陰

來禱春夏而陰去是故古之人霜降而迎女冰泮而殺

內與陰俱近與陽遠也天地之氣不致盛滿不交陰陽

是故君子甚愛氣而游於房以體天也氣不傷於以盛

通而傷案他本於不時天并不與陰陽俱往來謂之不

時恣其欲而不顧天數謂之天并君子治身不敢違天

是故新牡十日而一游於房中年者倍新牡始衰者倍

中年中衰者倍始衰大衰者以月當新牡之日而上與

天地同節矣此其大畧也然而其要皆期於不極盛不

相遇疎春而曠夏謂不遠天地之數民皆知愛其衣食

而不愛其天氣天氣之於人重於衣食衣食盡尙猶有

間氣而立終故養生之大者乃在愛氣氣從神而成神

從意而出心之所之謂意意勞者神擾神擾者氣少氣

少者難久矣故君子閑欲止惡以平意平意以靜案他本

作淨神靜神以養原註一氣氣多而治則養身案他本

下同作愛人之大者得矣古之道士有言曰將欲無陵固守一德

此言神無離形則氣多內充而忍饑寒也知樂者生之

外泰也精神者生之內充也外泰不若內充而况外傷

乎忿恤憂案他本恨者生之傷也案他本也和說勸

誤作亡

善者生之養也君子慎小物而無大敗也行中正聲禱

榮氣意和平居處虞樂可謂養生矣凡養生者莫精於

氣故天下之君此物獨死可食者告其味之便於人也

其不食者告殺穢除害之不待秋也當物之大枯之時

羣物皆死如案他本此物獨生其可食者益食之天為

之利人獨代生之其不可食益畜之天愍州華之間故

生宿麥中案他本歲而熟之君子察物之異以求天意

大可見矣是故男女體其盛臭味取其勝居處就其和

勞佚居其中寒煖無失適饑飽無過平案他本欲惡度

理動靜順性命喜怒哀止於中憂懼反之正此中和常在

乎其身謂之大案他本得天地泰大案他本得天地泰

者其壽引而長不得天地泰者其壽傷而短短長之質

人之所由受於人也是故壽有短長養有得失及至其

未之大卒而必讎於此莫之得離故壽之為言猶讎也

天下之人雖衆不得不各讎其所生而壽夭與其所以

日自行可久之道者其壽讎於久自行不可久之道者

其壽亦讎於不久久與不久案他本脫與

生平之所行今如案他本後至不可得勝故曰壽者

如作如今

讎也然則人之所自行乃與其壽夭相益損也其自行

佚而壽長者命益之也其行端而壽短者命損之也以

天命之所損益疑人之所得失此大惑也是故天長之

而人傷之者其長損天短之而人養之者其短益夫

案他本豈獨立案他本豈獨立案他本豈獨立案他本

豈獨立案他本豈獨立案他本豈獨立案他本

春秋繁露卷十七

漢 董 仲 舒 撰

天地之行第七十八

天地之行美也是故春襲葛夏居密陰秋避殺風冬

本風冬誤避重溼就其和也衣欲常漂食欲常饑體欲

常勞而無長佚居多也凡天地之物乘以其泰而生厭

於其勝而死四時之變是也故冬之水氣東加於春而

木生乘其泰也春之生西至金而死厭於勝也生於木

者至金而死生於金者至火而死春之所生而不得過

秋秋之所生不得過夏天之數也飲食臭味每至一時

亦有所勝有所不勝之理不可不察也四時不同氣氣

各有所宜宜之所在其物代美視代美而代養之同時

美者雜食之是皆其所宜也故薺以冬美而芥以夏成

此可以見冬夏之所宜服矣冬水氣也薺甘味也乘於

水氣而美者甘勝寒也薺之為言濟與濟大水也夏火

氣也芥苦味也乘於火氣而成者苦勝暑也天無所言

而意以物物不與羣物同時而生死者必深察之是天

所告人也故薺成告之甘芥成告之苦也君子察物而

成告謹足以至薺不可食之時而盡遠甘物至芥成就也天獨所代之成者君子獨代之是冬夏之所宜也春秋雜物其和而冬夏代服其宜則當得天地之美四時和矣凡釋味之大體冬其時所之美而違天不遠矣是故當百物大生之時羣物皆生而難不惜其命所以救窮也推進光榮褒揚其善所以明也受命宣恩輔成君子所以助化也功成事就歸德於上所以致義也是故地明其理爲萬物母臣明其職爲一國宰母不可以不信宰不可以不忠母不信則草木傷其根宰不忠則姦臣危其君根傷則亡枝葉君危則亡其國故爲地者務暴其形爲臣者務著其情一國之君其猶一體之心也隱居深宮若心之藏於胸至貴無與敵案他本敵誤作逼若心之神無與雙也其官人上士高清明而下重濁若身之貴目而賤足也任羣臣無所親若四肢之各有職也內有四輔若心之有肝肺脾腎也外有百官若心之有形體孔竅也親聖近賢若神明皆聚於心也上下相承順若肢體相爲使也布恩施惠若元氣之流皮毛腠理也百姓皆得其所若流血氣和平形體無所苦也無爲致

太平若神氣無自通於淵也致黃龍鳳凰若神明之致玉女芝英也君明臣蒙其功若心之神體得以全臣賢君蒙其恩若形體之靜而心得以安上亂下被其患若耳目不聰明而手足爲傷也臣不忠而君滅亡若形體妄動而心之喪是故君臣之禮若心之與體心不可以不堅君不可以不賢體案他本體誤作體不可以不順臣不可以不忠心所以全者體之力也君所以安者臣之功也是以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蔽其形而見其光案他本光誤作九序列星而近至精考陰陽而降霜露高其位所以爲尊也下其施所以爲仁也藏其形所以爲神也見其光所以爲明也序列星所以相承也近至精所以爲剛也考陰陽所以成歲也降霜露所以生殺也爲人君者其法取案他本取作象象於天案他本下有也字故貴爵而臣國所以爲仁也深居隱處不見其體所以爲神也任賢使能觀聽四方所以爲明也量能授官賢愚有差所以相承也引賢自近以備股肱所以爲剛也考實事功次序殿最所以成世也有功者進無功者退所以賞罰也是故天執其道爲萬物主君執其常爲一國主天不可以不剛主不

可以不堅天不剛則列星亂其行主不堅則邪臣亂其

官星亂則亡其天臣亂則亡其君故為天者務剛其氣

為君者務堅其政剛堅然後陽道制命地卑案他本卑

其位而上其氣暴其形而著其情受其死而獻其生成

其事而歸其功卑其位所以事天也上其氣所以養陽

也暴其形所以為忠也著其情所以為信也受其死案他

本死所以藏終也獻其生所以助明也成其事所以助

位也歸其功所以致義也為人臣者其法取象於地故

朝夕進退奉職應對所以事貴也供設飲食候視疾

所以致養也委身致命事無專制所以致養也竭愚寫

情不飾其過所以為忠也伏節死義代四時也而人之

所治也安取久留當行之理而必待四時也此之謂聖

案他本非非作兆其中也人有喜怒哀樂猶天之有春秋冬夏

也喜怒哀樂之至其時而欲發也若春秋冬夏之至其

時而欲出案他本出也皆天氣之然也其宜直行而無

鬱滯一也天終歲乃一徧案他本徧此四者而人主終

日不知過此四之數其理故不可以相待且天之欲利

人非宜其欲利穀也除穢不待時况穢人乎

威德所生第七十九

天有和有德有平有威有相受之意有為政之理不可

不審也春者天之和也夏者天之德也秋者天之平也

冬者天之威也天之序必先和然後發德必先平然後

發威此可以見不和不可以發慶賞之德不平不可以

發刑罰之威又可以見德生於和威生於平也不和無

德不平無威天之道也起者以此見之矣我雖有所愉

而喜必先和心以求其當然後發慶賞以立其德雖有

所忿而怒必先平心以求其政然後發刑罰以立其威

能常若是者謂之天德行天德者謂之聖人為人主者

居至德之位操殺生之勢以變化民民之從主也如草

木之應四時也喜怒哀樂當寒暑威德當冬夏冬夏者威德

之合也寒暑者喜怒哀樂之偶也喜怒之有時而當發寒暑

亦有時而當出其理一也當喜而不喜猶當暑而不暑

當怒而不怒猶當寒而不寒也當德而不德猶當夏而

不夏也當威而不威猶當冬而不冬也喜怒威德之不

可以直處而發也如寒暑冬夏之不可不當其時而

出也故謹善惡之端何以效其然也春秋采善不遺小

撥惡不遺大諱而不隱罪而不忽以是非正理以褒貶
喜怒之發威德之處無不皆中其應可以參寒暑冬夏
之不失其時案他本下有而字已故曰聖人配天

如天之爲第八十

陰陽之氣在上天亦在人在人者爲好惡喜怒在天者
爲暖清寒暑出入上下左右前後平行而不止未嘗有
所稽留滯鬱也其在人者亦宜行而無留若四時之條
條然也夫喜怒哀樂之止動也此天之所爲人性命者
臨其時致上而欲發其應亦天應也與暖清寒暑之至
其時而亦發無異若留德而待春夏留刑而待秋冬也
此有順四時之名實逆於天地之經在人者亦天也奈
何其久留天氣使之鬱滯不得以其正周行也是故脫
天行殺朽寅而秋生麥告除穢而繼之也所以成功繼
乏以贍人也天之生有大經也而所周行者又有害功
也除而殺極者行急皆不待時也天之志也而聖人承
之以治是故春修仁而求善秋修義而求惡冬修刑而
致清夏修德而致寬此所以順天地體陰陽然而方求
善之時見惡而不釋方求惡之時見善亦立行方致清

之時見大善亦立舉之方致寬之時見大惡亦立去之
以效天地案他本地作子之方生之時有殺也方殺之時有生
也是故志意隨天地緩急倣陰陽然而人事之宜行者
無所鬱滯且怒於人順於天之道兼舉此謂執其中
天非以春生人以秋殺人也當生者曰生當死者曰死
非殺物之任擬神明亂世之所起亦博若是皆因天地
之化以成敗物乘陰陽之資以任其所爲故爲惡愆人
力而功傷名自過也天地之間有陰陽之氣常漸入者
若水常漸魚也所以異於水者可見與不可見耳其澹
澹也然則人之居天地之間其猶魚之離水一也其無
間若氣而淖於水水之比於氣也若泥之比於水也是
天地之間若虛而實人常漸是澹澹之中而以治亂之
氣與之流通相殺饌也故人氣調和而天地之化美殺
於惡而味敗此易之物也推物之類以易見難者其情
可得治亂之氣案他本氣作易邪正之風是殺天地之化者也
生於化而及殺化與運連案他本連作之也春秋舉世事之道
夫有書天之盡與不盡王者之任也詩云天難諶斯不
易維王此之謂也夫王者不可以不知天知天詩人之

所難也天意難見也其道難理是故明陽陰入出實虛之處所以觀天之志辨五行之本末順逆小大廣狹所以觀天道也天志人其道也義為人主者予奪生殺各當其義若四時列官置吏必以其能若五行好仁惡戾任德遠刑若陰陽此之謂能配天王者其道長萬物而王者長人人主之大天地之參也好惡之分陰陽之理也喜怒之發寒暑之比也官職之事五行之義也以此長天地之間蕩原註

天地陰陽第八十一

天地陰陽木火土金水九與人而十者天之數畢也故數者至十而止書者以十為終皆取之此聖人何其貴者起於天至於人而畢畢之外謂之物物者投所貴之端而不在其中以此見人之超然萬物之上而最為天下貴也人下長萬物上參天地故其治亂之故動靜順逆之氣乃損益陰陽之化而搖蕩四海之內物之難知者若神不可謂不然也今投地死傷而不騰相助投淖相動而近投水相動而愈遠由原註一作猶一此觀之夫物愈淖而愈易變動搖蕩也今氣化之淖非直水也而人主

以眾動之無已時是故常以治亂之氣與天地之化相殺而不治也世治而民和志平而氣正則天地之化精而萬物之美起世亂而民乖志癖而氣逆則天地之化傷氣生災害起是故治世之德潤草木澤流四海功過名者所以別物也親者重疎者輕尊者文卑者質近者詳遠者畧文辭不隱情明情不遺文人心從之而不逆古今通貫原註一作道一而不亂名之義也男女猶道也人生天人之分觀道命之異可以知禮之說矣見善者不能無好見不善者不能無惡好惡去就不能堅守故有人道人道者人之所由樂而不亂服而不厭者萬物載名而所生聖人因其象以命之然而可易也皆有義從也故正名以明義也物也者洪名也皆名也而物有和名此物也非失物故曰萬物動而不形者意也形而不易者德也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道也四海之內殺陰陽之氣與天地相雜是故人言既曰王者參天地矣苟參天地則是化矣豈獨天地之精哉王者亦參而殺之治則以正氣殺天地之化亂則以邪氣殺天地之化亂則

同者相益異者相損之數也無可疑者矣

天道施第八十二

天道施地道化人道義聖人見端而案他本而知本精

之至也得一而應萬類之治也動其本者不知靜其末

受其始者不能辭其終利者盜案他本盜誤之本也妄

者亂之始也夫受亂之始動盜之本而欲民之靜不可

得也故君子非禮而不言非禮而不動好色而無禮則

流飲食而無禮則爭流爭則亂故案他本故禮體情而

防亂者也民之情不能制其欲使之度禮目視正色耳

聽正聲口食正味身行正道非奪之情案他本情也所

以安其情也變謂之情雖持異物性亦然者故曰內也

變原註一之變謂之外故雖以情然不為性說故曰

外物之動性若神之不守也積習漸靡物之微者也其

入人不知習忘乃為常然若性不可察也純知輕思則

慮達節欲順行則偷得以諫爭儻靜為宅以禮義為道

則文德是故至誠遺物而不與變躬寬無爭而不以與

俗推衆強弗能入蝸蝻濁穢之中含得命施之理與萬

物遷徙而不自失者聖人之心也

繁露一書凡得四本皆有余高祖正義先生序文

始得寫本於里中亟傳而讀之舛誤至多恨無他

本可校已而得京師印本以為必佳而相去殊不

遠又竊疑竹林玉杯等名與其書不相關後見尚

書程公跋語亦以篇名為疑又以通典太平御覽

太平實字記所引繁露之書今書皆無之遂以為

非董氏本書且以其名謂必類小說家後自為一

編記雜事名演繁露行於世開禧三年今編修胡

君仲方架宰萍鄉得羅氏蘭堂本刻之縣庠考證

頗備凡程公所引三書之言皆在書中則知程公

所見者未廣遂謂為小說者非也然止於三十七

篇終不合崇文總目及歐陽文忠公所藏八十二

篇之數余老矣猶欲得一善本聞婺女潘同年叔

度景憲多收異書屬其子弟訪之始得此本果有

八十二篇是萍鄉本猶未及其半也喜不可言以

校印本各取所長悉加改定義通者兩存之轉寫

相訛又古語亦有不可強通者春秋會解一書年

所集案此句年字上仲方據其引繁露十三條今

皆具在余又據說文解字王字下引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許叔重在後漢和帝時今所引在王道通三第四十四篇中其餘傳中對越三仁之間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問之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三策中言天之仁愛人君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故王者任德教而不任刑之類今皆在其書中則其爲仲舒所著無疑且其文詞亦非後世所能到也左氏傳猶未行於世仲舒之言春秋多用公羊之說嗚呼漢承秦敝旁求儒雅士以經學專門者甚衆獨仲舒以純儒稱人但見其潛心大業非禮不行對策爲古今第一余竊謂惟仁人之對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又有言曰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此類非一是皆真得吾夫子之心法蓋深於春秋者也自揚子雲猶有愧於斯況其他乎其得此意之純者在近世惟范太史唐鑑爲庶幾焉褒貶評論惟是之從

不以成敗爲輕重也潘氏本楚莊王篇爲第一他本皆無之前後增多凡四十二篇而三篇闕焉惟玉杯竹林二篇之名未有以訂之更俟來哲仲方得此尤以爲前所未見相與校讎將寄江右漕臺長兄秘閣公刻之而謂余記其後嘉定三年中伏日四明樓鑰書於攻媿齋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0535740



8
P3
12